

七国考 (明)董说 撰

钦定四库全书

史部十三

七国考

政书类一

通制之属

提要

(臣)等谨案七国考十四卷明董说撰说字雨若乌程人所著有易发吴兴备志诸书已别著录是编载秦齐楚赵韩魏燕七国制度分职官食货都邑宫室国名羣礼音乐器服杂记丧制兵制刑法灾异琐征等十四门皆采掇诸书以相左证畧如两汉会要之体大致以战国策史记为本而以诸子杂史补其遗缺其所援引如刘向列仙传张华感应类从志子华子符子王嘉拾遗记之类或文士之寓言或小说之杂记皆据为典要而月令所载太尉大酋之属注者明曰秦官乃反遗漏未免去取不伦又既以七国为名自应始自分晋以后而秦之寺人上引车辚楚之两广远征左传则于断限有乖新序载魏王欲为中天之台许绾谏止未必实有其事即有之亦议而未行而魏宫室门中乃出一中天台庄子所载丽譙乃城阙之通名非魏所独有乃于魏宫室中标一目曰丽譙琴操载韩杀聂政之父乃古来之常刑非韩所刲乃于韩刑法中标一目曰杀亦嫌于随意撻掇苟盈卷帙至于秦水心剑事本见续齐谐记乃云白帖秦舍晋侯于灵台本见左传乃云列女传亦往往不得其出典观其前后无序跋而齐职官门注封君后妃附乃祇有封君而无后妃殆说未成之稿偶为后人传录欤然春秋以前之制度有经传可稽秦汉以下之故事有史志可考惟七雄云扰策士纵横中间一二百年典章制作实荡然不可复征说能参考诸书排比钩贯尚一一各得其崖畧俾考古者有征焉虽间伤芜漫固不妨过而存之矣

乾隆四十三年七月恭校上

总纂官 (臣)纪昀 (臣)陆锡熊 (臣)孙士毅

总校官 (臣)陆费墀

●七国考目录

卷一

职官

卷二

食货

卷三

都邑

卷四

宫室

卷五

国名

卷六

羣礼

卷七

音乐

卷八

器服

卷九

杂祀

卷十

丧制

卷十一

兵制

卷十二

刑法

卷十三

灾异

卷十四琐征

●钦定四库全书

七国考卷一

（明）董说 撰

○秦职官【封君后妃附】

相

国策卫鞅亡入秦孝公以为相史记惠文王十年张仪相秦更元七年乐池相秦按礼诸侯有上大夫卿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凡五等诸侯之大夫不世爵禄公孤国一人大国三卿皆命于天子次国三卿二卿命于天子一卿命于其君小国三卿一卿命于天子二卿命于其君每国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大国之卿不过三命下卿再命小国之卿与大夫一命次国之上卿位当大国之中中当其下下当其上大夫小国之上卿位当大国之下卿中当其上大夫下当其下大夫至于周衰诸侯失制号令自己其名不一正卿当国皆谓之相楚谓之相亦谓之令尹荀子曰孙叔敖曰吾三相而心愈卑淮南子曰蘧伯玉为相又子产为郑国相孔子摄行鲁相事公仪休为鲁相战国又不可胜数矣

左右丞相

史记秦武王二年初置丞相樗里疾甘茂为左右丞相茂为左疾为右庄襄王又以吕不韦为丞相按物原云诸臣称丞自秦献公置丞相始是献公之时已置丞相武王特加左右之名耳杜氏通典曰丞相相国皆秦官金印紫绶掌丞天子助理万几曰丞相荀悦曰秦本次国命卿二人是以置左右丞相无三公官汉官仪云相国丞相皆六国时官余按二世已诛李斯乃拜赵高为中丞相是二世时又有中丞相矣

相国

杜预曰始皇始置相国余按范睢传秦昭王加赐相国应侯食物日益厚是昭王时有相国又庄襄王元年东周君与诸侯谋秦秦使相国吕不韦诛之见秦纪

师

商君傅太子犯法卫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将法太子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师公孙贾

傅

详见师

上卿

国策秦王大说姚贾封千户以为上卿又秦封甘罗为上卿

亚卿

晋公子雍仕秦为亚卿见左传

客卿

史记昭襄王三十六年客卿灶攻齐取刚寿

上大夫

虞氏春秋秦缪公赎百里奚于楚欲爵之百里奚曰臣不及臣之友臣之友曰蹇叔是察于王道于是缪公使人厚币迎蹇叔以为上大夫

右大夫

左传楚子囊乞旅于秦秦右大夫詹帅师从楚子又秦右大夫说

中大夫令

史记秦始皇九年中大夫令齐等二十人皆梟首正义曰中大夫令秦官也齐名也

五校大夫

秦昭王使五校大夫王陵将而伐赵见国策

将军

穰侯传昭王以冉为将军

护军将军

汉书百官公卿表云护军将军从秦官舍人李斯为之

国尉

白起传白起迁为国尉正义曰言太尉通鉴秦尉错错伐魏襄城注尉国尉也月令

云立夏命太尉赞桀俊注太尉秦官按尚书中候舜为尧太尉故徐陵碑云舜为太尉于是九泽载疏禹作司空然后百川咸导

廷尉

李斯传秦王除逐客之令复李斯官卒用其计谋官至廷尉二十余年竟并天下据此秦并天下以前有廷尉

都尉

通鉴始皇二十二年楚大败李信入两壁杀七都尉注此郡都尉将兵从伐楚者也又秦使都尉墨等从石牛道伐蜀

中尉

华阳国志蜀王伐苴侯苴侯奔巴求救于秦秦惠王方欲谋楚羣臣议曰夫蜀西僻之国戎狄为邻不如伐楚司马错中尉田真黄曰蜀有桀纣之乱其国富饶得其布帛金银足给军用水通于楚有巴之劲卒浮大船舶以东向楚楚地可得

军尉

应劭汉注云秦惠文王置军尉又国策有尉注有尉军尉也

卫尉

史记秦始九年卫尉竭内史肆佐弋竭中大夫令齐等二十人皆梟首汉书百官表曰卫尉秦官

秩官史

史记秦襄公十三年初有秩史以纪事

御史

刘歆略云战国秦赵皆立御史又秦御史见廉颇蔺相如传按周礼有御史掌邦国都鄙及万民之治令以赞冢宰凡治者受法令焉掌赞书

内史

史记戎王使由余于秦缪公退而问内史廖汉书百官表内史周官又应侯谓昭王曰其令邑中自斗食以上至尉内史有非相国之人者乎注尉内史秦二官名

长史

李斯传秦王拜斯为长史

大良造

史记惠文王五年阴晋人犀首为大良造昭襄王十五年大良造白起攻魏国策右行秦谓大梁造注秦官也以良作梁

庶长

史记惠文王更元七年韩赵魏燕齐帅匈奴共攻秦秦使庶长疾与战修鱼虜其将申差余按秦爵二十等有左庶长右庶长此庶长当别是一官如有五大夫官大夫又有大夫也左传秦庶长鲍庶长武帅师伐晋以救郑又亢仓子秦景主将视强兵于天下使

庶长鲍戎必致命亢仓子余按春秋时有秦景公即景主也盖秦在春秋时即有庶长之官

太守

风俗通秦昭王使陈冰为蜀郡太守史记昭襄王十三年任鄙为汉中守汉书百官表云郡守秦官

县官

史记秦王收穰侯之印使归陶因使县官给车牛以从玉海云周官有县正春秋时县大而郡小县邑之长曰宰曰尹曰公曰大夫其职一也战国郡大而县小矣故甘茂谓秦武王曰宜阳大县名曰县其实郡也

令

商君传秦集小都乡邑聚为县置令丞

丞

详见令

常侍郎

物原云诸官称郎自秦武王置常侍郎始李斯传李斯求为吕不韦舍人不韦贤之任以为郎

郎中

国策段产谓新城君曰今臣处郎中能无议君于王不能使人无议臣于君荆轲传秦有郎中又韩非子秦惠王爱公孙衍郎中皆曰兵秋起攻韩犀首为将于是日也郎中尽知之

执法

国策秦自四境之内执法以下执法殿中法官

谒者

史记秦昭王使谒者王稽于魏汉明帝诏曰昔燕太子使荆轲劫始皇变起两楹之间其后谒者持匕首剑刺腋高祖偃武行文故易之以板

中车府令

蒙恬传赵高昆弟数人皆生隐宫其母被刑僂世世卑贱秦王闻高强力通于狱法举以为中车府令传言秦王知未并天下之前也

右行

国策石行秦谓大梁造曰欲决霸王之名不如脩两周辨智之士注云石行一作右行右行秦官也

佐弋

详见卫尉汉书百官表曰秦时少府有佐弋汉武帝改为佽飞掌射弋者

主簿

风俗通曰秦昭王时蜀守李冰与江神斗主簿刺杀江神按玉海云主簿汉晋有之不言秦官应麟失考也

主鱼吏

刘向列仙传赤须子丰人也丰中传世见之云秦穆公时主鱼吏也

里正

韩非子秦昭王有病百姓里出一牛而家为祷王訾其里正与五老屯二甲里正者司乡邑者也

主铁官

司马迁传司马蕲孙昌为秦主铁官按杨升庵外集纪秦官名有工官盐官铁官铜官锦官服官羞官尊官渴官林官畴官湖官陂官楼船官发弩官均输官橘官苑官涯浦官皆秦官名而汉因之杂见于诸传百官表不悉载者微乎微者也余意秦并天下之后所置故铁官外不具录

市官

华阳国志张仪与张若城成都置盐铁市官并长丞

寺人

秦风未见君子寺人之令郑笺云欲见国君者先令寺人使传告之时秦仲又始有此官传云寺人内小臣也正义曰天官序官云内小臣奄上士四人寺人王之正内五人则天子之官内小臣与寺人别官也燕礼诸侯之礼也经云献左右正与内小臣是诸侯之官有寺人也

着人

秦别纪云缪公享国三十九年天子致伯塋雍缪公学着人索隱曰着音贮又音宁着即宁也门屏之间曰宁谓学于宁屏门之人故诗云俟我于着乎而也杨慎曰三代之君必学于耆德以为师保而缪公乃学于宁人以刑余为周召以法律为诗书又不待始皇胡亥矣则景监得以荐商鞅赵高得以杀扶蕪终于亡秦着人之祸也

侍医

史记荆轲逐秦王而卒惶急无以击轲而以手共搏之是时侍医夏无且以其所奉药囊提荆轲也

掌卜

左传秦伯伐晋卜徒父筮之吉杜预曰徒父秦之掌龟卜者

大祝

集仙传注萧史为秦大祝

宗祝

秦诅楚文云又秦嗣王敢用吉玉瑄璧使其宗祝邵馨布愍告于不显大沉久湫按周礼有大祝小祝器祝诅祝宗祝疑诅祝之类也

舍人

史记秦始初即位李斯为舍人注主廐内小吏名或曰侍从宾客谓之舍人也
行人

道书注秦昭王时行人张固至楚按左传文公十二年秦行人夜戒晋师

中庶子

中庶子蒙嘉秦王宠臣见刺客传

少庶子

国策甘罗为文信侯少庶子盖家臣也

彻侯【二十】

商君为秦制爵二十等以赏功劳彻侯二十关内侯十九大庶长十八驷车庶长十七大上造十六少上造十五右更十四中更十三左更十二右庶长十一左庶长十五大夫九公乘八公大夫七官大夫六大夫五不更四簪褭三上造公士一详应劭汉仪后汉志云彻侯金印紫绶功大者食县小者食乡亭得臣其所食吏民后避汉武帝讳改曰通侯或曰列侯

关内侯【十九】

颜师古曰言有侯号而居京畿无国邑也荀绰百官表注曰时六国未平将相皆居关中故以为号按吕览春秋齐景公时已有关内侯又懒真子云仆仕于关中尝见一方寸古印印文云關外侯印然疑古有關内侯不闻有關外侯后于魏志见之建安二十三年始置名位侯十二级以赏军功關外侯乃其一也

大庶长【十八】

刘昭曰自左庶长以上至大庶长皆将军也所将庶人更卒故以为大庶长即大将军也左右庶长即左右偏裨也

驷车庶长【十七】

言乘驷马之车而为众庶之长

大上造【十六】

大上造少上造皆言主上造之士

少上造【十五】

详上

右更【十四】

言主领更卒部其役使

中更【十三】

昭襄王三十八年中更胡伤攻阙与

左更【十二】

昭襄王时有左更白起及左更错

右庶长【十一】

言为众列之长

左庶长【十】

孝公拜鞅为左庶长秦旧有此官

五大夫【九】

五大夫大夫之尊者也刘昭曰自公士至大夫皆军吏也昭襄王十三年五大夫礼出亡奔四十五年五大夫贲攻韩取十城叶阳四十八年五大夫陵攻赵邯鄲至始皇封松为五大夫

公乘【八】

言得乘公家之车也傅子云临战得乘公交车故曰公乘

公大夫【七】

汉旧仪云公大夫领行伍兵汉书高帝纪曰其七大夫以上皆令食邑师古注云七大夫公大夫也爵第七故谓之七大夫

官大夫【六】

官大夫亦谓之国大夫

大夫【五】

傅子云大夫者在车右也左传楚人灭江秦伯为之降服出次不举过数大夫谏又穀梁疏云秦无大夫秦处西戎罕接诸夏缪公始有大夫

不更【四】

不更者言不预更率之事汉旧仪云不更主一车四马秦桓公时已有不更女父见左传

簪褭【三】

以组带马曰褭簪褭者言飭此马傅子云驾车马者其形如簪故曰簪褭

上造【二】

造成也言有成命于上

公士【一】

言有爵命异于士卒 史记秦始四年百姓内粟千石拜爵一级按纳粟拜爵始此

商君【以下附】

史记孝公以卫鞅为相封之于商号曰商君竹书纪年云周显王二十八年秦封卫鞅于郿改名曰尚胡应麟曰史无封尚之文尚恐商字之误

泾阳君

范雎曰太后擅行不顾穰侯出使不报泾阳华阳击断无讳昭襄王同母弟二曰显高陵君也曰悝泾阳君也

华阳君 新城君

宣太后二弟冉同母半戎异母半戎封为华阳君又号新城君国策注云新城君半戎也

高陵君

详见泾阳君

严君

史记昭襄王元年严君疾为相正义曰盖封蜀郡严道县因号严君疾樗里子名也武安君

昭襄王十三年左更白起攻新城十四年左更白起攻韩魏于伊阙十五年大良造白起攻魏二十七年白起攻赵二十八年大良造白起攻楚楚王走周君来白起为武安君

长安君

始皇弟长安君将兵击赵在始皇八年见汉书五行志

安国君

昭襄王四十二年安国君为太子

阳泉君

吕不韦见秦质异人奇之为说秦王后弟阳泉君以上并见史记王符曰战国之制将相权臣必以亲家皇后兄弟主婿外孙年虽童妙未脱桎梏由籍此官职功不加民泽不被下而取侯多受茅土又不得治民效能以报百姓虚实重禄素餐尸位而但事淫侈坐作骄奢破败而不及传世者也子产有言未能操刀而使之割其伤实多是故也

昌平君

史记嫪毐为乱王使昌平君昌文君发卒攻毐

昌文君

详见昌平君

武信君

秦惠王封仪五邑号曰武信君见传

刚成君

国策文信侯欲攻赵以广河间使刚成君蔡泽事燕蔡泽传云号为刚成君与国策异余按战国封君有二一以封地为号如秦之华阳泾阳新城阳泉齐之安平楚之彭城襄城魏之平都中山之类是也一特立名号如秦之刚成武信齐之孟尝楚之春申春申【传注云四君封邑检皆不获唯平原有地又非赵境并盖号谥而孟尝是谥然余按孟尝亦非谥乃号耳】赵之马服信平武襄长安之类是也

南郑公

北史李氏之先出自帝颛顼高阳氏周时李耳字伯阳为柱下史子孙散居诸国或在赵或在秦在秦者名兴族为将军生子伯佑建功北狄封南郑公

穰侯

昭王时封魏冉于穰复益封陶号曰穰侯见穰侯传

蜀侯

华阳国志秦惠王封子通为蜀侯七年复封子恇为蜀侯十五年封恇子绾为蜀侯应侯

史记范雎封为应侯秦王谓范雎曰昔者齐桓公得管仲时以为父今吾得子亦以为父

文信侯

异人既以不韦计得立以不韦为相号曰文信侯食蓝田十二县

长信侯

秦封嫪毐为长信侯上并见史记 右封君

王后 夫人 美人 良人 八子 七子 长使 少使

应劭云秦自惠文王后嫡称王后次称夫人又有美人良人八子七子长使少使之号美人爵视二千石比少上造八子视千石比中更史记昭襄王母芊八子是也

右后妃爵秩

○田齐职官【封君后妃附】

相

国策邹忌为齐相

司马

齐王建入朝于秦雍门司马前谏见国策余按齐桓公时置王子成为大司马景公以穰苴为司马盖春秋列国皆置司马也

师

通鉴孙臆以刑徒阴见说齐使者齐使者窃载与之齐田忌善而客待之进于威王威王问兵法遂以为师

傅

吕氏春秋齐宣王使淳于髡傅太子

太傅

国策齐逐孟尝君梁使三反孟尝君固辞不受王闻之遣太傅赍黄金千斤文车二驷服剑一书谢孟尝君注太傅本周官当是齐之大臣

御史

史记齐威王置酒后宫问淳于髡曰先生能饮几何而醉对曰赐酒大王之前执法在前御史在后髡恐惧不过一斗径醉矣按战国并置御史

太史

史记淖齿杀闵王于鼓里太子法章乃解衣免服逃去为太史家灌园太史后氏女

知其贵人也善事之注后姓也太史官名以其姓后不可曰后故曰君王后也左传疏云天子则内史主之外史佐之诸侯亦不异但春秋之时不能依礼诸侯史官多有废阙或不置内史其策命之事多是太史右师王驩为齐

右师

见孟子余按赵有左师古人吉礼尚左唯丧礼军礼尚右左阳右阴故丧礼右也人左臂力少右臂力多故军礼右也秦汉及前元之世丞相将军以下官俱先右而后左秦于金石文及本纪称右丞相去疾左丞相斯可证

士师

刘向孟子注士师田齐狱官余按先齐景公时有士师见晏子春秋

祭酒

荀卿三为齐祭酒见刘向目录按史记注云三为祭酒者谓荀卿出入前后三度处列大夫康庄之位而皆为其所尊故云三为祭酒汉书注应劭云礼饮酒必祭示有先也故称祭酒尊之也如淳云祭祠时唯尊长者以酒沃酹

博士

五经异义曰战国时齐置博士之官班固亦云六国时往往有博士掌通古今

卿

孟子为卿于齐淳于髡曰夫子在三卿之中

上卿

说苑淳于髡立为上卿

客卿

苏秦传苏秦详为得罪于燕而亡走齐齐王以为客卿

大夫

册府元龟鲁谓之宰仲尼为中都宰是也齐谓之大夫齐威王封即墨大夫烹阿大夫是也

上大夫

齐宣王喜文学游说之士如驺衍淳于髡之徒七十六人皆赐列第为上大夫见史记刘向荀子目录曰方齐威王之时聚天下贤士于稷下尊宠之若邹衍田骈淳于髡之属甚众号曰列大夫咸作书刺世是时荀卿年十五始来游学至齐襄王时荀卿最为老师齐尚修列大夫之缺余按列大夫即赐列第为上大夫也或曰齐有上大夫又有列大夫非

中大夫

韩子云齐中大夫有夷射者

上将军

说苑田单为齐上将军史记作将军

駙駕

韩子造父为齐王駙駕

執法

详见御史

掌書

吕氏春秋春子諫大室宣王召掌書曰書之蓋史官也刘向作召尚書書之干宝周礼注曰言司者总其柄言師者訓其徒言職者主其業言衡者平其政言掌者主其事言氏者世其官言人者終其身

郎中

韩子齐威王时有郎中

諸侯主客

滑稽传齐王罢长夜之饮以髡为諸侯主客正义曰今鴻臚卿也按周礼有掌客掌四方賓客主即掌也

謁者

国策先生王斗造門欲見齐宣王宣王使謁者延入注謁者掌賓讚受事延引也

五官

靖郭君謂齐王曰五官之計不可不日听也而数覽見国策鮑彪曰曲礼司徒司马司空司士司寇典司五众計其事之凡也正曰按记曾子问諸侯出命国家五官而后行高曰五官齐之計簿書者或作五大夫非也按楚亦有五官

守

山东志盼子战国时人齐威王使守高唐赵人不敢东渔于河

令

杂事篇云齐田单为即墨令

靖郭君【以下附】

国策靖郭君將城薛旧注田嬰謚正曰此据史文索隱曰靖郭当是封邑之号汉齐王舅父驷钧封靖郭侯也按战国臣死无謚索隱为是耳靖郭君又名薛公

孟尝君

见国策田嬰子田文也

安平君

貂勃惡田单曰安平君小人也注安平在青州临淄县东单初起安平故以为号

成侯

成侯邹忌为齐相高诱注成齐邑按田齐世家驺忌子以鼓琴見威王三月而受相印居朞年封以下邳号曰成侯則成侯为号矣

○楚職官【封君附】

令尹

史记郑敖三年以其季父康王弟圉为令尹考烈王以左徒为令尹封于吴号春申君应劭曰令尹楚相也陈轸所谓冠国之上又国策陈轸曰令尹贵矣王非置两令尹也以此见楚令尹爵位最高傅逊氏曰春秋诸国惟楚英贤最多而为令尹执国政者皆其公族少有僨事旋即诛死所以强大累世而威畧无下移固其君之强明亦其传国用人之制独善也

小令尹

国策为公仲谓白寿曰今公与楚解中封小令尹以桂阳【一作杜阳】

柱国

史记懷王六年楚使柱国昭阳将兵攻魏

上柱国

国策楚国之法破军杀将者其官为上柱国封上爵执珪又上柱国子良入见通典云柱国上柱国皆楚之宠官宛委余编云上柱国楚为勳官在令尹下诸卿上其后隋为从一品阶官在唐则为四品以阶官皆不甚尊

相国

国策周共太子死有五庶子皆爱之而无适立也司马翦谓楚王曰何不封公子咎而为之请太子左成谓司马翦曰周君不听是公之智困而交絶于周也不如谓周君曰孰欲立也微告翦翦令楚王资之以地公若欲为太子因令人谓相国御展子廡夫空曰王类欲令若为之此健士也居中不便于相国相国令之为太子注相国楚官楚有相国柱国又楚置相玺

将军

史记楚成王三十九年伐宋宋告急于晋晋救宋成王罢归将军子玉请战楚共王十六年共王召将军子反

上将军

说苑田齐去齐奔楚楚郊迎至舍问曰楚万乘之国也齐亦万乘之国也常欲相并为之奈何对曰易知耳齐使申繻将则楚发五万人使上将军将之至禽将首而反耳

大将军

史记楚怀王十七年秦大败我军斩甲士八万虜我大将军屈匄裨将军逢侯丑等七十余人

裨将军

详上

太宰

左传楚灵王即位蕞罢为令尹蕞启疆为太宰先是伯州犁为太宰被杀

少宰

左宣十二年楚少宰如晋师注少宰官名

太师

史记穆王以其太子宫予潘崇使为太师掌国事

少师

说苑楚庄王之时太子车立于茅门之内少师庆逐之太子怒入谒王曰少师逐臣之车王曰舍之老君在前而不踰少君在后而不豫是国之宝臣也

太子太傅

史记平王时伍奢为太子太傅无忌为少傅【左传作奢为太子建师费无极为少师】荀绰晋百官表曰太子太傅唐虞官

太子少傅

详上

保

楚文王不治政保申谏曰先王卜以臣为保吉云云见吕氏春秋又楚语锺仪曰其为太子也师保奉之以朝于婴齐而夕于侧也

司马

史记楚灵王十二年吴越兵立子比为王公子子皙为令尹弃疾为司马

大司马

国策遣昭常为大司马令往守东地又左传公子围杀大司马蔣掩而取其室申无宇曰王子必不免善人国之主也王子相楚国将善是封殖而虐之是祸国也且司马令尹之偏而王之四体也

右司马

左传楚公子申为右司马

左司马

韩诗外传楚使申鸣为左司马又国策齐韩魏共伐燕燕使太子请救于楚楚使景阳将而击之暮舍使左右司马各营壁地又左传载楚子田孟诸宋公为右孟郑伯为左孟期思公复遂为右司马子朱及文之无畏为左司马

司徒

左传楚令尹蔣艾猎城沂使封人虑事以授司徒量功命日

司败

左传子西曰臣免于死又有谗言谓臣将逃臣归死于司败也杜预曰陈楚名司寇为司败

司宫

左传楚子朝其大夫曰晋吾仇敌也苟得志焉无恤其它今其来者上卿大夫若吾以韩起为阍以羊舌肸为司宫足以辱晋我亦得志矣注司宫谓加宫刑使为司宫之官

也

莫敖

左传有莫敖屈瑕注莫敖楚官名又国策威王问于莫敖子华自从先君文王以至不穀之身亦有不为爵劝不为禄勉以忧社稷者乎按楚改司空为莫敖

新造整

国策芻冒勃苏曰臣非异楚使新造整鲍彪曰楚官 余按战国官号之奇者如新造整犀首是也姓名之奇者如董之繁菁及苦成帝是也

大夫

登徒子好色赋大夫登徒子侍于楚王又懷王时上官大夫按穀梁传云楚无大夫疏云无大夫凡有三等之例曹无大夫者本非微国后削小耳莒则是东夷夺微国也楚则蛮夷之国僭号称王其卿不命于天子故不得同中国之例也册府元龟云楚命大夫为公余意楚公尹之外又有大夫之官但列国大夫皆尊爵楚不过备官耳

上大夫

齐桓公七子奔楚楚以为上大夫见史记

五大夫

吕氏春秋荆文王曰菟嘻数犯我以义违我以礼与处则不安旷之而不穀得焉不以吾身爵之后世有圣人将以非不穀于是爵之五大夫

三闾大夫

离骚注屈原名平与楚同姓仕于楚王为三闾大夫三闾之职掌王族三姓曰昭屈景屈原序其谱属率其贤良以厉国士入则与王图议政事决定嫌疑出则监羣下应对诸侯按战国策楚有昭奚恤元和姓纂云楚武王子食采于屈因氏焉屈重屈荡屈平屈建并其后又云景氏有景差至汉皆徙关中

公

杜预曰楚僭号县令皆称公叶公诸梁申公斗班之类是也册府元龟云鲁谓之宰齐谓之大夫楚谓之尹亦谓之公公爵在侯伯之上楚僭天子之号故命大夫为公也又铜龙志云郑公潭者乃楚之郑乡守邑大夫僭称公故世以为郑公潭耳汉书孟康注云楚旧僭称王其县宰为公陈涉为楚王沛公起应涉故从楚制称曰公

卿

楚武王子瑕受屈为卿因以为氏见离骚注

上卿

樵周三巴记云周末巴国有乱巴国将军曼子请师于楚许以三城楚王与师曼子既平巴国既而楚遣使请城曼子曰吾城许予之君矣持头往谢楚王城不可得乃自刎以头与楚王楚王曰吾得臣若巴曼子何以城为乃以上卿礼葬曼子头

执珪

文选注楚爵功臣赐以圭谓之执圭比附庸国策注楚国之法破军杀将其官为上柱国封上爵执珪者谓既为上柱国之官又虚受执珪之爵也余按上柱国执珪皆楚官名封上爵执珪即今尚书加宫保之比文选注未明国策楚尝与秦构难战于汉中通侯执珪死者七十余人注通侯执珪皆楚官又楚襄王以执珪授庄辛淮南子云饮非爵为执珪又云子发攻蔡踰之宣王郊迎列田百顷而封之执珪又云吴起为楚减爵禄之令而功臣畔矣徐注减爵减执珪之类

通侯

详见执珪

三旌

庄子楚昭王延屠羊说以三旌之位注三旌三公位也司马本作三珪谓诸侯之三卿皆执珪者韩诗外传作昭王请屠羊说为三公一官尔或称三公或称三旌或称三珪也屈原大招三圭重侯听类神只王逸云三圭谓公侯伯也

五官

国策楚昭王反郢五官失法蒙穀献典五官得法刘歆云楚之五官者五卿也或云如秦五大夫一人官之者也

太史

张华感应类从志云有苍云围轸轸楚之分野是不善之征楚太史唐勒乃夜以葭灰遗于地乃更灭拂之其苍云为之半灭春秋文耀钩作唐举详见灾异考

左史

国语左史倚相王应麟玉海云左史楚之史官也韩诗外传楚史援笔而书之于策

左徒

史记顷襄王二十七年使左徒侍太子于秦考烈王立以左徒为令尹封于吴盖黄歇初为左徒官也又屈原为怀王左徒正义曰盖今左右拾遗之类

右领

左传子穀曰右领差车与左史老皆相令尹司马以伐陈注右领官名

令

史记楚以荀卿为兰陵令又非尹文为江南令见春秋翼

典令

国策史疾谓楚王曰今王之国有柱国令尹司马典令其任官置吏必曰廉洁胜任今盗贼公行而弗能禁也此乌不为乌鹄不为鹄也

市令

史记庄王以为币轻更以小为大百姓不悦市令言之相相言之王

市长

真仙通鉴云宋来子楚庄公时市长

尹

左传楚武王克权使斗缙尹之以叛围而杀之迁权于那处使阎敖尹之

亚尹

亢仓子荆君熊圉问水旱理乱亢仓子曰水旱由天理乱由人若人事和理虽有水旱无能为害尧汤是也故周之秩官云人强胜天若人事壞乱纵无水旱日益崩离且桀纣之灭岂惟水旱荆君北面遵循稽首曰天不弃不穀及此言也乃以和璧十朋为亢仓子寿拜为亚尹曰庶吾国有瘳乎

王尹

左传楚莠尹然王尹麋帅师救潜孔颖達疏曰楚官多以尹为名知二尹是官名耳其莠王之义不可知也服虔曰王尹主宫内之政余按今本王作工然楚自有工尹此当是王尹也

右尹

史记灵王闻太子禄之死自投车而下曰人之爱子亦如是乎侍者曰甚是王曰余杀人之子多矣能无及此乎右尹曰请待于郊以听国人又左传有右尹子辛右尹子革通志氏族略有右尹氏

左尹

左传楚左尹郢宛工尹寿帅师至于潜吴师不能退通志有左尹氏云楚左尹郢宛之后项羽本纪云楚左尹项伯者项羽季父也盖仍楚旧又广陵人召平矫陈王命拜项梁为楚王上柱国懷王以吕青为令尹

工尹

见上又左传工尹路请曰君王命剥圭以为戚秘敢请命王入视之析父谓子革吾子楚国之望也今与王言如响国其若之何檀弓有工尹商阳注工尹楚官名

寝尹

左传注栢举之役寝尹由于以背受戈莠尹左传楚

莠尹

然王尹麋帅师救潜杜预曰二尹楚官然麋其名通志作季尹

蓝尹

通志氏族畧云蓝尹氏楚大夫蓝尹臈之后也楚书云蓝尹陵尹分掌山泽位在朝廷

监马尹

刘向云楚有监马尹官廐尹楚有监马尹大心

宫廐尹

详上左传公子围弑王宫廐尹子哲出奔郑

中廐尹

左传楚郟宛之难国言未已进胙者莫不谤令尹沈尹戌言于子常曰夫左尹与中廐尹莫知其罪而子杀之以兴谤讟杜预曰左尹郟宛也中廐尹阳令终

半尹

史记灵王饥不能起半尹申无宇之子申亥曰吾父再犯王命王弗诛恩孰大哉乃求王奉之以归

环列之尹

左传楚穆王立以其为太子之室与潘崇使为太师且掌环列之尹注环列之尹宫卫之官

清尹

通志楚有清尹弗忌清尹楚官号也

陵尹

通志氏族畧陵尹氏楚大夫陵尹喜陵尹招之后陵尹楚官

箴尹

左传有箴尹克黄玉海云楚有箴尹之官又楚有箴尹固见定公四年箴一作针连尹

左传楚公子午为令尹公子罢戎为右尹蒍子冯为大司马公子橐师为右司马公子成为左司马屈到为莫敖公子追舒为箴尹屈荡为连尹养由基为宫廐尹以靖国人君子谓楚于是乎能官人又楚连尹襄老

县尹

左传穿封戍囚皇颡公子围与之争之正于伯州犁伯州犁曰请问于囚乃立囚伯州犁曰所争君子也其何不知上其手曰夫子为王子围寡君之贵介弟也下其手曰此子为穿封戍方城外之县尹也谁获子

噐尹

左传楚子狩于州来次于颍尾使荡侯潘子司马督噐尹午陵尹喜帅师围徐以惧吴

郊尹

左传楚子夺成然邑而使为郊尹许氏说文曰邑外谓之郊郊外谓之野野外谓之林林外谓之甸

玉尹

新序荆人卞和奉玉璞而献之楚武王武王使玉尹相之玉尹掌玉之官也

卜尹

史记楚平王谓观从恣尔所欲欲为卜尹王许之贾逵曰卜尹卜师大夫官故卜尹亦曰卜大夫也

乐尹

左传楚子入于郢将嫁季芊季芊辞曰所以为女子远丈夫也鍾建负我矣以妻鍾建以为乐尹楚子昭王也乐尹乐大夫也

门尹

左传石乞尹门注为楚门尹也

乐师

左传郑文夫人芊氏姜氏劳楚子于柯泽楚子使师縉示之俘馘杜预曰师縉楚乐师也又楚有乐师扈子作穷劫之曲见吴越春秋

乐长

焦竑云予得汉延熹中碑云优孟楚之乐长史记所谓乐人优孟者也

泠人

左传晋侯观于军府见鍾仪问之曰南冠而縶者谁也有司对曰郑人所献楚囚也使税之召而吊之再拜稽首问其族曰泠人也注泠人乐官名古泠氏世掌官因以为号泠音伶

封人

详见司徒

鍚人

史记楚灵王独傍徨山中野人莫敢入王行遇其故鍚人韦昭曰今之中鍚

工正

左传蒍贾为工正

军正

列子鲁施氏之子好兵楚王以为军正

廷理

韩诗外传楚昭王有士曰石奢其为人也公而好直王使为廷理说苑楚令尹子文之族有干法者廷理拘之闻其令尹之族也而释之子文召廷理而责之曰凡立廷理者将以司犯王命而察触国法也或作廷尉

郎中

国策朱英谓春申君曰君先仕君为郎中君王崩李园入臣请为君撞其胸杀之

正仆

左传昭十三年陈蔡入楚蔡公使湏务牟与史鞅先入因正仆人杀太子禄及公子罢敌注湏务牟史鞅楚大夫蔡公之党也正仆太子之近官

谒者

国策苏秦谓楚王曰谒者难得见如鬼王难得见如帝

阍

详司宫即司门之官也职比大阍较卑

大阍

左传巴人伐楚楚子御之大败于津还鬻拳弗纳遂伐黄败黄师于蹇陵还及湫有疾夏六月庚申卒鬻拳葬诸夕室亦自杀也而葬于经皇初鬻拳强谏楚子楚子弗从临之以兵惧而从之鬻拳曰吾惧之以兵罪莫大焉遂自刎也楚人以为大阍谓之大伯使其后掌之杜预曰大阍若今城门校尉官

御士

左传子南之子弃疾为王御士注云御士御王车者之官也周亦有御士

太官

史记楚庄王有爱马衣以文绣置华屋下席以露床啖以枣脯马死欲以大夫礼葬之乐人优孟入殿门大哭曰请以君礼葬之以雕玉为棺文梓为椁豫章为题湊发甲卒为圻老弱负土诸侯闻之皆知大王贱人而贵马也王曰为之奈何请为王言六畜之葬以笼灶为之椁铜■〈金 历〉为之棺齐以姜桂荐以木兰衣之以火光葬人腹中王乃以马属太官无令天下知闻也

铜官

图书记云楚设铜官铸钱洲上遂名铜官按一统志铜官渚在湖广长沙府城北六十里有洲旧传楚铸钱处即铜官洲也

太卜

屈原卜居云屈原既放三年不得复见竭智尽忠蔽障于谗心烦意乱不知所从乃往见太卜郑詹尹曰余有所疑愿因先生决之注太卜楚掌卜者之官按周礼有太卜

嗇夫

楚有嗇夫空详见相国

主酒吏

许慎淮南注楚会诸侯鲁赵皆献酒于楚王主酒吏求酒于赵赵不与吏怒乃以赵厚酒易鲁薄者奏之楚王以赵酒薄遂围邯郸也

庖宰 监食

贾子云楚惠王食寒菹而得蛭因遂吞之腹有疾而不能食令尹入问曰王安得此疾王曰吾食寒菹而得蛭念谴而不行其罪乎是法废而威不立也非所闻也谴而行诛则庖宰监食者法皆当死心又弗忍也故吾恐蛭之见遂吞之

关吏

吴越春秋子胥到昭关关吏欲执之伍员因诈曰上所以索我者美珠也今我已亡矣将去取之关吏因舍之按周礼有司门司关

堂溪氏【以下附】

史记吴夫概败楚楚封之堂溪号为堂溪氏或作堂溪公

白公

楚惠王二年子西召故平王太子建之子胜于吴以为巢大夫号曰白公服虔曰白
邑名楚邑杜预曰汝阴襄信县西南有白亭

春申君

考烈王以黄歇为令尹封于吴号春申君

彭城君

昭奚恤与彭城君议于王前注彭城属楚以上并见史记

襄城君

说苑有襄城君

鄂君

楚辞后语越人歌者楚王之弟鄂君泛舟于新波之中榜柁越人拥棹而歌

鄢陵君 寿陵君

国策庄辛谓楚襄王曰君王左州侯右夏侯辇从鄢陵君与寿陵君

安陵君

江乙说于安陵君注云失其姓盖楚之幸臣

阳陵君

庄辛说襄王襄王闻之颜色变作身体战栗于是乃以执珪授之为阳陵君与淮北
之地

临武君

天下合从赵使魏加见楚春申君曰君有将乎曰有之仆将欲将临武君魏加曰临
武君尝为秦孽不可以拒秦之将也以上并见国策

阳文君

史记黄歇为楚太子计曰阳文君子二人在中王若卒大命太子不在阳文君子必
立为后太子不得奉宗庙矣不如亡秦

州侯 夏侯

详见鄢陵君

陵阳侯

荆王封卞和为陵阳侯见谢诗注

○赵职官【封君附】

丞相

国策希寫见建信君建信君曰秦使人来仕仆官之丞相爵五大夫注秦武王二年
初置丞相秦爵五大夫第九据此则赵亦有之战国改置递相效也按魏亦有丞相见魏
职官

相国赵

武灵王传国于少子何肥义为相国见赵世家应劭曰相国之名始此秦汉因之又

赵惠文王以相国印授乐毅

假相国

廉颇传赵以尉文封廉颇为信平君为假相国又赵世家孝成王十七年假相大将武襄君攻燕注假相假名相也余按项羽斩宋义头自立为假上将军韩信破齐遣使立为假王其端有自起

守相

国策文信侯出走与司空马之赵赵以为守相注守假官也

代相

见后官帅将

柱国

翟章从梁从甚善赵王王三延之以相不受田驷谓柱国韩向曰臣请为君刺之注云柱国楚官盖赵亦有

左师

国策左师触谿愿见太后注春秋之时宋有左右师上卿也赵以触谿为左师冗散之官以优老臣齐有右师王驩

师

史记赵烈侯好音将赐歌者田万畝相国公仲连乃进牛畜荀欣徐越牛畜侍烈侯以仁义约以王道荀欣选练举贤徐越节财俭用烈侯悦使使谓相国曰歌者之田且止官牛畜为师荀欣为中尉徐越为内史或曰师即右师之官也

傅

国策武灵王二十五年使周绍为王子傅

司寇

公子成为相号安平君李兑为司寇见史记胡三省云司寇周六卿之一也

左司马

张孟谈告赵襄子曰左司马见使于国家安社稷不避死以成其忠注左司马张孟谈自谓也见国策余按赵必有左右司马

上卿

韩诗外传赵以孙子为上卿史记赵惠文王十六年廉颇为赵将伐齐大破之取晋阳拜为上卿藺相如传赵王以相如功大拜为上卿位在廉颇之右【王劭按董勋答礼曰职高者名录在上于人为右职卑者名录在下于人为左】

客卿

春秋后语东里子赵之客卿也

大夫

史记赵武灵王立何为王大夫悉为臣

上大夫

相如既归赵王以为贤大夫使不辱于诸侯拜相如为上大夫见史记

中大夫

韩非子王登为中牟令上言于襄主曰中牟有士曰中章胥己者其身甚修其学甚博君何不举之主曰子见之我将为中大夫按左传晋有中大夫

五大夫

详见丞相

夢大夫

右夢书引赵史记云赵简子病五日不知人扁鹊视之曰不出三日必寤寤必有言也居二日半简子寤语大夫曰我之帝所甚乐与百神游于钧天广乐九奏万舞不类三代之乐其声动人心有一熊一罴来欲援我帝命我射之死帝赐我二笥皆有副吾见儿在帝侧帝属我一翟犬曰及而子之壮也以赐之夢大夫董安于受言而书藏之于府按赵世家无夢大夫三字

国尉

史记赵以许历为国尉

都尉

新序秦赵战于长平赵不胜亡一都尉应劭曰自上安下曰尉武官悉以为称胡三省通鉴注曰战国之时有国尉有都尉

中尉

详见师

尉文

史记孝成王十五年以尉文封相国廉颇为信平君注尉文官名谓以尉文所食之地以封廉颇也或作邑名又作尉官文名俱非是

将军

史记幽缪王七年秦人攻赵赵大将李牧将军司马尚击之

大将军

文选注李牧为赵大将军又史记云赵王与大将军廉颇谋大臣谋按左传晋阎没女寛谓魏献子曰岂将军食之而有不足又家语卫将军文子问于子贡自战国置大将军周末又置前后左右将军

官帅将

汉书冯奉世传冯奉世字子明上党潞人也徙杜陵其先冯亭为韩上党守秦攻上党絶太行道韩不能守冯亭乃入上党城守于赵赵封冯亭为华阳君与赵将括拒秦战死于长平宗族繇是分散或留潞或在赵在赵者为官帅将官帅将子为代相师古曰帅音所类反字或作师

中候

赵奢传军中候有一人言急救武安赵奢立斩之

内史

详见师汉书百官表云少府内史周官秦因之掌治京师

御史

张仪说赵王曰敝邑秦王使臣献书于大王御史应劭曰御史立于陛下者犹云陛下旧注御史周宗伯属官秦因之赵亦有此官补曰御史周官以中士下士为之特小臣之传命者余按廉颇蔺相如传相如顾赵御史曰某年某月赵王使秦王鼓缶是又纪事之官矣

尹史

赵有尹史见月生齿齧毕大星占有兵变详见灾异考

筮史

史记孝成王梦乘飞龙上天不至而坠明日召筮史敢占之注筮史官敢名也周礼有■〈筮八石，上中下〉人■〈筮八石，上中下〉古筮字

代史

竹书纪年慎靓王十三年邯鄲命将军大夫适子代史皆貂服代史不知何官姑附于此

郎中

国策秦召春平君因而留之泄钧谓文信侯曰春平侯者赵王甚爱之而郎中妬之应劭曰郎中赵官名

中庶子

诗传曰扁鹊过赵赵王太子暴疾而死鹊造宫门曰吾闻国中卒有壤土之事得无有急乎中庶子之好言方者应之曰然王太子暴疾而死按扁鹊传作虢太子不审孰是姑存之

行人

国策冯忌请见赵王行人见之注行人赵官又赵简子时有行人烛过见韩非子

宰人

庄子说剑云宰人上食王三环之王者赵文王也又史记赵襄子请代王使厨人操铜料以食代王及从者行斟阴令宰人各以料击杀代王注宰人赵之卑官余按宰人即周庖人之类

令

详见中大夫

家令

古今注云罗敷为邑人千乘王氏妻王氏后为赵王家令家令疑官名

宦者令

杜氏通典云天文有宦者四星在帝座之西周官有宫正宫伯宫人内宰阍人寺人战国时有宦者令注云赵有宦者令缪贤是也

博闻师

史记武灵王少未能听政立博闻师三人左右司过二人应劭曰博闻师赵谏官余按司过乃谏官耳博闻师当是僚顾问者

司过

详见博闻师按汤有司直之臣周礼有司谏中士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

司日

刘向录云赵武灵王立司日出纳王命余按国语赵简子田于蝼史黯闻之以犬待于门简子见之曰何为曰有所为得犬欲试之兹圉简子曰何为不告对曰君行臣不从不顺主将适蝼而麓不闻臣敢烦当日注当日简子当日之官武灵司日疑即此官也

太卜

国策赵取周之祭地周君患之告于郑朝郑朝曰君勿患也臣请以三十金复取之周君予之郑朝献之赵太卜因告以祭地事及王病使卜之太卜谴之曰周之祭地为祟赵乃还之

典门

子华子云子华子违赵赵简子悦烛过典广门之左简子召而语之以其故余按古有典门之官吕氏春秋又云赵简子时阳城胥渠处广门之官

黑衣

国策左师触谿曰老臣贱息舒祺最少不肖而臣衰窃爱怜之愿得补黑衣之缺以卫王宫注黑衣卫士之服也沈约史记注云黑衣赵官名战国时官制纷乱如魏之犀首齐祭酒皆缘事起名不仍周旧赵卫宫之官衣黑衣遂名黑衣也

驂乘

少室周为赵襄王驂乘见孟子注

笔吏

吕覽章句赵简子以周舍为笔吏

津吏

列女传赵简子南击荆至河津津吏醉卧不能渡

传舍吏

春秋后语秦急围邯鄲邯鄲且欲降传舍吏子李同说平原君曰今邯鄲之民析骨而炊易子而食可谓急矣而君之后宫以百数婢妾被绮縠余粱肉而民敝衣不完糟糠不厌君器物钟鼓自若使秦破赵安得而有此哉

田部吏

史记赵奢者赵之田部吏也收租税而平原君家不肯出赵奢以法治之

奉阳君【以下附】

苏秦说赵肃侯曰奉阳君妬大王不得任事注肃侯令其弟成相号奉阳君

安阳君

惠文王四年朝羣臣安阳君亦来朝

平阳君

惠文王二十七年封赵豹为平阳君

华阳君

白起传赵封冯亭为华阳君

武阳君

孝成王十一年武阳君郑安平死徐广曰故秦将降赵也

武襄君

孝成王十六年以乐乘为武襄君正义曰襄举也上也言乐乘功最高也

武安君

幽缪王三年秦政攻赤丽宜安李牧率师与战肥下却之封牧为武安君又苏秦传赵封苏秦为武安君以上见史记

建信君

国策建信君贵于赵或谓建信君君之所以事王者色也建信君无考

平都君

国策赵惠文王三十年相平都君田单谓赵奢曰吾非不悦将军之兵也

庐陵君

冯忌为庐陵君谓赵王曰庐陵君孝成王母弟见赵记

代成君

赵世家襄子平代遂以代封鲁伯子周为代成君

长安君

赵世家孝成王三年王新立太后用事秦急攻之赵氏求救于齐齐曰必以长安君为质正义曰长安君者以长安善故名也

信平君

史记孝成王十五年以尉文封相国廉颇为信平君正义曰信平廉颇号也言笃信而廉平也

马服君

惠文王二十九年赵使赵奢将击秦大破秦军阙与下赐号为马服君见史记【说在赵兵制中】崔浩云马服赵官名误陈余遗章郟书曰白起为秦将南征鄢郢北坑马服往赵奢子括代号马服

望诸君

乐毅传毅知燕惠王之不善畏诛遂西奔赵赵封乐毅于观津号曰望诸君

平原君

平原君赵胜见国策

春平君

悼襄王时秦召春平君泄钧为之说文信侯注春平君赵太子也

李侯

平原传秦围邯郸急传舍吏子李谈说平原君得敢死士三千人与赴秦军秦兵遂罢李谈战死赵封其父为李侯徐广曰河内成皋有李城正义曰懷州温县本李城李谈父所封

○魏职官【封君附】

丞相

史记苏代曰太子自相是三人者皆以太子为非常相也皆务以国事魏欲得丞相玺也注魏置丞相余按太子自相亦奇

师

通鉴魏文侯以卜子夏田子方为师虞夏商皆有师保凝丞师古官也

傅

史记翟璜曰君之子无傅臣进屈侯鮒胡三省云傅者傅之以德义因以为官名

司徒

芒卯谓秦王曰王能使臣为魏之司徒则臣能使魏献长平王屋洛林之地也见国策按左传晋以僖侯废司徒注僖侯名司徒故废司徒为中军魏有司徒知三晋之官非晋旧也

犀首

春秋后语魏以犀首官公孙衍刘向别录云犀首大梁官名公孙衍尝为是官因号犀首盖以官号也司马彪曰犀首魏官若今虎牙将军

将军

魏有将军王敖见刘向孟子注

上将军

国策迎孟尝君为上将军魏世家令太子申为上将军信陵君传魏王以上将军印授公子

客将军

国策秦围赵之邯郸魏安厘王使将军晋鄙救赵畏秦止于荡阳不进魏王使客将军辛垣衍间入邯郸应劭曰魏有客将军官

五乘将军

韩子秦韩攻魏昭卯西说而秦韩罢齐荆攻魏昭卯东说而齐荆罢魏襄王养之以五乘将军卯曰伯夷以将军葬于首阳之下而天下曰夫以伯夷之贤与其称仁而以将军葬是手足不掩也按将军周末官此言伯夷以将军葬无考注五乘将军谓养之以五乘为将军也余谓注非也当是五乘之将军古者兵车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五乘凡三百七十五人

公乘

说苑魏文侯时有公乘不仁公乘疑官名晋有公乘之官是也

大夫

孔丛子秦兵攻赵魏大夫以为于魏便国策魏武侯与诸大夫浮于西河

上大夫

尹子文魏王赐献玉者千金长食上大夫之禄

中大夫

史记魏人范雎从中大夫须贾使于齐注战国之时仍周制置上中下三大夫隋书百官志曰周监二代沿革不同其道既文置官弥广逮于战国戎马交驰虽时有变革然犹仍周制

国大夫

韩非子吴起下令大夫曰明日且攻亭有能先登者仕之国大夫赐之上田宅吕氏春秋云吴起治西河欲谕其信于民夜日置表于南门之外令于邑中曰明日有人僨南门之外者仕长大夫明日日晏矣莫有僨表者民相谓曰此必不信有一人曰试往僨表来谒吴起吴起自见而出仕之长大夫异文而同实也

五大夫

国策信陵君使人谓安陵君曰君其遣缩高吾将仕之以五大夫使为持节尉【或作执节尉】吕氏云谓兼持节尉也

关内侯

为窦屡谓魏王曰王不若与窦屡关内侯见国策

上卿

新序魏文侯召翟黄入复为上卿

持节尉

详见五大夫注持节尉尉之持节者按周礼有掌节

御史

国策安邑之御史死注六国已遣御史监郡不自秦始也

守

魏文侯问于解狐曰寡人将置西河之守见说苑又吴起为苑守令西门豹为邺

令

见淮南子乐人桓谭新论云汉文帝得魏文侯时

乐人

窦公百八十岁文帝奇之问何服食而至此对曰年十三失明父母教以鼓琴日以为常无所服饵

虞人

魏文侯与虞人期猎见国策注虞人掌山泽之官按周礼有山虞泽虞

舍人

说苑魏文侯封太子击于中山三年使不往来舍人赵仓奉使

御庶子

国策魏公叔痤病惠王往问之曰公叔病即不可讳将奈社稷何痤对曰痤有御庶子公孙鞅愿王以国事听之也史记作中庶子注云此公族官别于国官及太子官或以为御庶子痤之家臣如甘罗为文信侯少庶子也白帖作公叔之少子误矣礼记曰古者周天子有庶子之官职诸侯卿大夫之庶子掌其戒令与其教理别其等正其位胡三省曰自战国以来大夫之家有中庶子舍人青丝编曰中庶子魏官时公叔痤相魏中庶子其属官也故曰痤有中庶子公孙鞅

博士

汉书贾山传贾山颍川人也祖父祛故魏王时博士弟子也师古曰六国时魏也

主书

吕氏春秋魏攻中山乐羊将已得中山还反报文侯有贵功之色文侯知之命主书曰羣臣宾客所献书者操以进之主书举两筐以进令将军视之

信安君【以下附】

国策秦召魏相信安君注史不书无考

平都君

长平之役平都君说魏王

隐陵君

详见宫室考

安陵君

国策信陵君使人谓安陵君按征羌侯国有安陵亭

信陵君

信陵君杀晋鄙救邯郸破秦人存魏国见史记曹子建七启云若夫田文无忌之传乃上古之俊公子也皆飞仁扬义腾跃道艺游心无方抗志云际挥袂则九野生风慷慨则气盛虹蜺

寗陵君

魏豹传魏豹者故魏诸公子也其兄魏咎故魏时封为寗陵君秦灭魏迁咎为家

中山君

魏文侯封击为中山君见韩诗外传及说苑

龙阳君

国策魏王与龙阳君共船而钓胡元瑞笔丛云魏安厘王幸姬号龙阳君见名疑今以为男子非是余按古来美人谅亦有称龙阳者非男子矣妇人封君至隐怪也天下守笈注童而习之不知其非诬女为男号为幸臣封君之奇反聋瞽焉譬如晦夜不见星斗独有云雾

除寤侯

续春秋云魏龐涓为除寤侯

○韩职官【封君附】

相国

国策谓韩相国曰人之善扁鹊者为有臃肿也史记韩懿侯八年申不害相韩修术行道国内以治诸侯不来侵伐

司空

吕氏春秋韩氏城期十五日而成段乔为司空有一县后二日段乔执其吏而囚之囚者之子走告封人子高曰惟先生能活臣父之死孔安国曰司空主空土以居人按空穴也古者穴居一曰司空地官虽空处皆得司也言自地已上无不司

太守

韩氏上党守冯亭使者至曰愿以上党入之赵赵使平原君往受地以万户都三封其太守为华阳君以千户都三封其县令为侯见通鉴正义曰尔时未合言太守至汉景帝时始置太守此言太守衍字也余按国策中太守数见正义说

县令

详见太守

封人

详见司空

客卿

客卿为韩谓秦王见国策注云韩重客卿位在相国之下一等

大夫

琴经疏聂伯为韩大夫出使于秦作怨离之曲别老母稚妻也

中庶子

国策韩公叔与几瑟争国中庶子强谓太子曰不若及齐师未入急击公叔

典冠

韩非子韩昭侯醉而寝典冠者见君之寒也故加衣于君之上觉而问左右曰谁加衣者左右对曰典冠君因罪典衣与典冠其罪典衣以为失其事也其罪典冠以为越其

职也

廩吏

韩子韩昭侯之时廩吏窃黍种

○燕职官【封君禄制附】

相国

国策秦客卿谓穰侯君欲成之何不使人谓燕相国又韩非子郢人有遗燕相国书史记苏秦之在燕与其相子之为婚又燕王喜命相栗腹约欢赵赵世家作燕王令丞相栗腹约驩

上卿

苏代说燕昭王王曰吾请拜子为上卿又太子丹尊荆轲为上卿并见史记

亚卿

乐毅传乐毅为魏昭王使于燕燕王以客礼待之乐毅辞让遂委质为臣燕昭王以为亚卿

大夫

王喜时有大夫将渠详见兵制考

太傅

史记燕太子丹质于秦亡归见秦且灭六国兵已临易水太子丹患之谓其太傅鞠武曰燕秦不两立

将军

史记燕哱让位子之国大乱将军市被与太子平谋将攻子之

上将军

典略燕以乐毅为上将军

御书

苏代自齐献书于燕王曰臣之行也固知有口事故献御书而行应劭曰御书犹尚书也余按赵亦有御史盖谒者之官

右御

韩非子右御冶工见外储说

境吏

国策张丑为质于燕燕王欲杀之走且出境境吏得丑

豕宰

符子朔人献燕昭王以大豕曰养奚若使曰豕也非大圉不居非人便不珍今年百二十矣人谓豕仙王乃命豕宰养之十五年大如沙獐足如不胜其体王异之命衡官桥而量之折桥豕不量又命水官舟而量之其重千钧其巨无用燕相谓王曰奚不烹之王乃命宰夫膳之

衡官

详上按周礼有林衡川衡

水官

详豕宰

宰夫

详豕宰周宰夫之职掌治朝之法以正王及三公六卿大夫羣吏之位掌其禁令燕之宰夫乃膳人矣自春秋以来皆然

女伶官

拾遗记燕昭王时广延国献善舞者二人容冶妖丽靡于鸾翔而歌声轻扬乃使女伶代唱其曲余按伶乐官也黄帝时乐师伶伦世掌乐官故后世号乐官曰伶官女伶者女乐官也周礼有女祝女史后代有女尚书女侍中女学士女博士之类又有女将军女司乐即女伶官也

昌国君【以下附】

史记乐毅胜齐燕昭王亲至济上劳军行赏飨士封乐毅于昌国号为昌国君及乐毅奔赵后燕王复以其子乐闲为昌国君

奉阳君

国策奉阳君甚不取于苏秦正曰奉阳君李兑

成安君

赵世家惠文王二十八年燕将成安君公孙操杀其主

右封君

三百石

史记燕吟自三百石吏以上而效之子之注以石计禄始见于此又秦范雎曰自斗食以上有非相国之人者乎王翦归斗食以下秩吕不韦舍人六百石以上夺爵孟子为齐卿其禄十万钟七国禄制仅见于此姑附燕职官俟博闻者

右禄制

七国考卷一

●钦定四库全书

七国考卷二

（明）董说 撰

○秦食货【户籍河渠附】

辕田

汉地理志秦孝公用商鞅制辕田开阡陌杜氏通典云孝公用商鞅鞅以三晋地狭人贫秦地广人寡故草不尽垦地利不尽出于是诱三晋之人利其田宅复三代无知兵事务本于内而使秦人应敌于外故废井田开阡陌任其所耕不限多少数年之间国富

兵强天下无敌吴氏曰井田受之于公毋得鬻卖故王制曰田里不粥秦开阡陌遂得卖买又战得甲首者益田宅五甲首而隶役五家兼并之患自此始矣民田多者以千畝为畔无复限制王氏曰古者遂广二尺沟四尺洫八尺浍二寻则丈有六尺矣径容车马畛容大车涂容乘车一轨道二轨路三轨则几二丈矣此其水陆占地不得为田者颇多所以正经界止侵争时畜泄备水旱为永久之计今商君除一时之害而千古圣贤传授精微之旨失矣蔡泽称商君曰决裂阡陌决裂云者井田之制分画坚明封表深固非大用其力以决裂之不能扫灭其迹也陆深传疑录曰商鞅佐秦以一夫力余地利不尽于是改制二百四十步为畝【秦孝十二年周显十九年】秦别纪作昭襄王四年初为田开阡陌

牛田

国策秦以牛田通水粮

垦令

商君开塞耕战书战垦令曰无宿治则邪官不及为私利于民而百官之情不相稽则农有余日邪官不及为私利于民则农不敝农不敝而有余日则草必垦矣訾粟而税【訾量】则上一而民平上一则信信则臣不敢为邪民平则慎慎则难变上信而官不敢为邪民慎而难变则下不非上中不苦官下不非上中不苦官则壮民疾农不变壮民疾农不变则少民学之不休少民学之不休则草必垦矣无以外权爵任与官则民不贵学问又不贱农民不贵学则愚愚则无外交无外交则勉农而不偷民不贱农则国安不殆国安不殆勉农而不偷则草必垦矣禄厚而税多食口众者败农者也则以其食口之数贱而重使之则僻淫游食之民无所于食民无所于食则必农农则草必垦矣使商无得余农无得梟农无得梟则羸惰之农勉疾商不得余则多岁不加乐多岁不加乐则饥岁无裕利无裕利则商怯商怯则欲农羸惰之农勉疾商欲农则草必垦矣声服无通于百县则民行作不顾休居不听休居不听则气不淫行作不顾则意必一意一而气不淫则草必垦矣无得取庸则大夫家长不见缮爱子惰民不羸而庸民无所于食是必农大夫家长不见缮则农事不伤爱子惰民不羸则故田不荒农事不伤农民益农则草必垦矣【庸雇也闲民雇役于人也缮治也大夫家长不得役民治事也】废逆旅则奸伪躁心私交疑农之民不行逆旅之民无以食即必农农则草必垦矣壹山泽则恶农慢惰倍欲之民无所于食无所于食则必农农则草必垦矣贵酒肉之价重其租令十倍其朴然则商估少农不能喜酣爽大臣不能为荒饱商估少则上不费粟民不能喜酣爽则农不慢大臣不荒则国事不稽主无过举上不费粟民不慢农则草必垦矣重刑而连其罪则褊急之民不鬪狠刚之民不讼怠惰之民不游费资之民不作巧谀恶心之民无变也五民者不生于境内则草必垦矣使民无得擅从则诛愚乱农民无所于食而必农愚心躁欲之民一意则农民必静农静诛愚则草必垦矣均出余子之使令以世使之又高其廨舍令有甬官食槩不可以辟役而大官未可必得也则余子不游事人则必农农则草必

垦矣国之大臣诸大夫博闻辨慧游居之事皆无得为无得居游于百县则农民无所闻变见方农民无所闻变见方则知农无从离其故事而愚农不知不好学问愚农不知不好学问则务疾农知农不离其故事则草必垦矣令军市无有女子而命其商令人自拾甲兵使视军兴又使军市无得私输粮者则奸谋无所于伏盗私粮者不私稽轻惰之民不游军市盗粮者无所售送粮者不私轻惰之民不游军市则农民不淫国粟不劳则草必垦矣百县之治一形则从迂者不敢更其制过而废者不能匿其举过举不匿则官无邪人迂者不饰代者不更则官属少而民不劳官无邪则民不敖民不敖则业不败官属少征不烦民不劳则农多日农多日征不烦业不败则草必垦矣重关市之赋则农恶商商有疑惰之心农恶商商疑惰则草必垦矣以商之口数使商令之厮舆徒重者必当名则农逸而商劳农逸而商劳则良田不荒商劳则去来赍送之礼无通于百县则农民不饥行不饰农不饥行不饰则公作必疾而私作不荒则农事必胜农事必胜则草必垦矣令送粮无取僦无得反庸车牛舆重设必当名然则往来疾则业不败农业不败则草必垦矣无得为罪人请于吏而饷食之则奸民无主奸民无主则为奸不勉农民不伤奸民无朴奸民无朴则农民不败农民不败则草必垦矣

粟

魏文帝典论当七国争鬪秦粟如山赵若虎

枣栗

韩子秦大饥应侯请发五苑果枣栗以活民诗疏云粟五方皆有周秦吴扬特饶唯渔阳范阳栗甜美长味他方不及也

载盐

太平御覽云秦穆公使贾人载盐

行钱

秦别纪秦惠文王生十九年而立立二年初行钱始皇本纪秦始皇九年令国中有生得嫪毐赐钱百万杀之五十万许氏说文云古者货贝而寶龟周而有泉至秦废贝行钱

租禾

史记秦简公七年初租禾

赋税 口赋

史记秦孝公十四年初为赋董仲舒云秦用商鞅之法力役三十倍于古田租口赋盐铁之利二十倍于古日慎斋记闻云秦商鞅更为税法收大半之赋三分而税一民力殫矣咸阳大事记云秦赋户口百姓贺死而吊生故秦謠曰渭水不洗口赋起即苛政猛虎之意矣

蛮夷赋

汉旧注云秦惠王以巴氏为蛮夷君长有罪得以爵除其君长岁出赋二千一十六

钱三歲一出义赋千八百钱其民户出帙布八丈二尺鸡羽三十緞杜氏通典云秦昭襄王时巴郡阆中夷廖仲等射杀白虎昭王以其夷人不欲加封乃刻石为盟要复夷人顷田不租十妻不算注云一户免其一顷田之租虽有十妻不输口算之钱

长太平仓

太平御覽云秦始皇四年七月立长太平仓丰则余歉则粢以利民也

户籍

史记秦献公十年初为户籍相伍按杜氏通典云周武王致商之罪罔有敌于我师一戎衣天下大定垂拱而天下治定五等之封凡千七百七十三国又灭汤时千三百国人众之损亦如之周公相成王致理刑措人口千三百七十万四千九百二十三此周之极盛也及昭王南征不还穆王荒耄加以幽厉之乱平王东迁三十余年庄王十三年齐桓公二年五千里外非天子之御自太子公侯以下至于庶人凡千一百八十四万一千九百二十三人其后诸侯相并尚有千二百国至于战国存者十余于是纵横短长之说相夺于残人诈力之兵动以万计伊阙之败斩首二十四万长平之战血流漂鹵周之列国唯秦楚燕而已齐及三晋皆以篡乱卫虽得存不絕如线然考苏张之说秦及山东戍卒尚踰五百余万推人口数尚当千余万也

李冰渠

扬雄云蜀有李冰渠秦蜀守通华阳国志秦孝文王以李冰为蜀守冰乃壅江作壩穿郫江检江别支流双过郡下以行舟船岷山多梓柏大竹颓随水流坐致材木功省用饶又溉灌三郡开稻田于是蜀沃野千里号为陆海旱则引水浸润雨则杜塞水门故记曰水旱从人不知饥饑时无荒年天下谓之天府也外作石犀五头以厌水精穿石犀溪于江南命曰犀牛里后转置犀牛二头一在府市市桥门今所谓石牛门是也一在渊中乃自前堰上分穿羊摩江灌江西于玉女房下自涉邮作三石人立三水中与江神要水竭不至足盛不没肩时青衣有沫水出蒙山下伏行地中会江南安触山胁溷崖水脉漂疾破害舟船历代患之冰发卒凿平溷崖通正水道水又通笮通汶井江径临邛与蒙溪分水白木江会武阳天社山下合江又导洛通山洛水或出瀑口经什邡郫别江会新都大渡又有绵水出紫岩山经绵竹入洛东流过资中会江阳皆溉灌稻田膏润稼穡是以蜀川人称郫繁曰膏腴绵洛为浸沃也又识齐水脉穿广都盐井诸陂池蜀于是盛有养生之饶焉又风俗通云秦昭王使陈永为蜀郡太守开成都两江溉田万顷无复水旱之灾岁常丰歉史记云蜀守冰凿离碓辟沫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之中理道要诀云秦以李冰为蜀郡太守透百丈堰灌田数千顷蜀以富饶

郑国渠

通鉴始皇元年韩欲疲秦人使无东伐乃使水工郑国为间于秦凿泾水自仲山为渠并北山东注洛中作而觉秦人欲杀之郑国曰臣为韩延数年之命然渠成亦秦万世之利也乃卒使为之注填阨之水溉鹵之地四万余顷收皆畝一锤关中由是益富饶

通典京兆云阳县有郑国渠班志泾水出安定郡泾阳县西笄头山东至冯翊阳陵县入渭过郡三行千六百里师古曰注引也填阨谓壅泥也言引淤浊之水灌咸鹵之地更令肥美故一畝之收至六斛四斗杜佑曰古者百步为畝秦汉以降即二百四十步为畝唐夷狄传杜佑谓秦汉郑渠溉田四万顷白渠溉田四千五百顷永徽中两渠灌浸不过万顷大历初减至六千顷顷腴一斛岁少四五百万斛后两渠之饶诱农夫趣耕河陇可复君主妻河

史记秦灵公八年城塹河濒初以君主妻河索隐曰谓初以此年取他女为君主犹公主也妻河谓嫁之河伯余按魏俗亦为河伯娶妇然民女耳秦乃以君主甚矣魏自西门豹为邺令此俗遂绝秦则灵公已下世世守为常法史曰初者明后世不改也

江神聘妇

风俗通云秦昭王伐蜀令李冰为守江水有神岁取童子二人为妇主者出钱百万以行聘冰曰不须吾自有女到时装饰其女当以沉江冰径上坐举酒酹曰今得传九族君天神当见尊颜相为进酒水先投杯但澹淡不耗厉声曰江君将兴当相伐耳拔剑忽然不见良久有苍牛鬪于岸有顷冰还谓官属令相助曰南向要中正白者我绶也还复对鬪主簿刺杀其北面者江神死后无复患

○田齐食货【河渠附】

粟

苏秦曰齐地方二千里带甲数十万粟如山丘按诗含神雾云齐地处孟春之位海岱之间土地污泥流之所归利之所聚律中太簇音中宫角

鱼盐

国策齐愍王献鱼盐之地三百于秦按管子云齐有渠展之盐请君伐菹薪煮水为盐征而积之十月至正月成三万六千锺下令曰孟春农事起无得煮盐此则坐长十倍桓公粟之得成金万一千斤国语云齐通鱼盐于东莱

田租 徭役

说苑齐宣王出猎于社山社山父老十三人相与劳王王曰父老苦矣谓左右赐父老田不租父老皆拜闾丘先生独不拜又赐无徭役诸父老皆拜闾丘先生又不拜煮泔水也

河堤

贾让治河三策云堤防之作近起战国齐与赵魏以河为境齐地卑下作堤去河二十五里虽非其正水尚有所游荡时至而去则填淤肥美民耕田之或久无害稍筑室宅排水泽而居之湛溺固其宜也按宋太祖云夏后治水但言导河至海随山浚川未闻力制湍流广营高岸自战国专利堙塞故道以小妨大以私害公九河之制遂隳历代之患弗弭

○楚食货【河渠附】

粟

苏秦曰楚地方五千里带甲百万车千乘骑万匹粟支十年

橘柚

苏秦说赵肃侯大王诚能听臣燕必致毡裘狗马之地齐必致鱼盐之地楚必致橘柚云夢之地屈原九章有橘颂后皇嘉树橘徠服兮受命不迁生南国兮言楚王好草木之树而橘生其土也

三钱

越世家楚王赦常封三钱之府注金币三等也又楚有铜官洲铸钱其上详职官

更币

史记孙叔敖为楚相庄王以为币轻更以小为大百姓不便相言之王复如故

赋

左传楚蒍掩为司马子木使它赋数甲兵甲午蒍掩书土田度山林鸠薮泽辨京陵表淳鹵数疆潦规偃猪町原防牧隰皋井衍沃量入修赋赋车籍马赋车兵徒兵甲楯之数既成以授子木礼也

均输

越絶书吴两仓春申君所造西仓名曰均输东仓周一里八步

芍陂

皇覽云楚大夫子思造芍陂水利通考云楚孙叔敖起芍陂而楚受其利淮南子孙叔敖决期思之水而灌雩娄之野庄王知其可以为令尹也一统志云孙叔敖为楚相截汝坟之水作塘以溉田民获其利

无锡湖 申浦

越絶书云无锡湖者春申君治以为陂凿语昭渚以东到大田田名胥卑凿胥卑下以南注大湖以寫西野去县三十五里一统志南直常州申浦在江阴县西三十里昔春申君开置田为上下屯自大江南导分而为二东入无锡西入武进戚墅俱達于运河今江阴之山川多以春申取义

沟渠

汉书沟洫志于楚西方则通渠汉川云夢之际东方则通沟江淮之间

○赵食货

粟

苏秦曰赵粟支十年陆深燕闲录曰禹贡八州皆有贡物而冀州独无之冀即今之山西土瘠天寒生物鲜少盖自古而然余按山西在战国时大半属赵以此知赵亦瘠国也

田税

史记平原君家不肯出田税赵奢为赵田部吏以法治平原用事者九人列国纪闻

云税敛之法赵不如楚楚不如秦深言秦赋之繁也

赵钱

古钱经云赵钱仍晋旧内外皆圆 史记赵王使人微随张仪奉以车马金钱不言钱制未知经文何据世言钱起于太公九府圜法前汉志云凡货金钱布帛为用夏殷以来其详靡记盐钱论云夏后氏以贝殷以紫石后世或金钱刀布故或疑周以前未用钱也然史记曰纣厚赋敛以实鹿台之钱又曰散鹿台之钱高谦之曰昔禹遭大水以历山金铸钱救人之困汤遭大旱以庄山金铸钱赎人之僮子是三代皆已铸钱不但周也宋洪遵所纂泉志其正用品有虞钱夏钱商钱周钱景王钱齐钱晋钱楚钱赵钱

漳水

赵惠文王二十四年赵徙漳水武平曲

○魏食货【河渠附】

行田百畝

汉书志云襄王以史起为邺令起进曰魏氏之行田也以百畝邺独二百畝是田恶也注云以百畝谓赋田之法一夫百畝

尽地力之教

通典魏文侯使李悝作尽地力之教以为地方百里提封九万顷除山泽邑居三分去一为田六百万畝理田勤谨则晦益三升【臣瓚曰当言三斗谓治田勤则晦益三斗】不勤则损亦如之地方百里之增减輒为粟百八十万石必杂五种以备灾害力耕数畝收获如寇盗之至环庐树桑菜茹有畦瓜瓠果蓏殖于疆场

地大税寡 什一之税

荀子论魏兵云地虽大其税必寡是危国之兵也注云优复既多则税寡资用贫乏故国危什一之税详李悝余法又魏文侯时租赋倍增于常或有贫者文侯曰今口不加而租赋岁倍此由课多也譬彼治治令大则薄令小则厚治人亦如之夫贪其赋税不爱人是犹虞人反裘而薪也徒惜其毛而不知皮尽而毛无所附

赋鳩 赋口

文选笺引尸子注云魏之于百姓也日食不赋鳩民疫不赋口【许慎淮南注战国收民役赋不毕者榜之于格上不得下故曰枕格而死也】

农官读法

桓子新论魏三月上祀农官读法法曰耒无十其羽鋤无泥其涂春田如布平以直夏田如鹜秋田惕惕如寇来不可测冬田吴越视上上之田收下下女则有罚下下之田收上上女则有赏

李悝平余

汉书李悝既为文侯作尽地力之数又曰余甚贵伤民【此民谓士工商也】甚贱伤农民伤则离散农伤则国贫故甚贵与甚贱其伤一也善为国者使民不伤而农益劝

今一夫挟五口治田百畝岁收晦一石半为粟百五十硕除什一之税【据此魏亦行什一税法也】十五硕余百三十五硕食人月一硕半五人终岁为粟九十硕余有四十五硕三十为钱千三百五十除社闾尝新春秋之祠用钱三百余千五十衣人率用钱三百五人终岁用千五百不足四百五十不幸疾病死丧之费及上赋敛又未与此此农所以常困有不劝耕之心而令余至于甚贵者也故善平余者谨视岁有上中下孰上孰其收自四余四百石【张晏曰平岁百晦收百五十石今大孰四倍收六百石计民食终岁长四百石官余三百石此为余三而舍一也】中孰自三余三百石【自三四百五十石也终岁长三百石官余二百石此为余二舍一也】下孰自倍余百石【自倍收三百石终岁长百石官余其五十石云下孰余一谓中分百石之一也皆所以脩饥也】小饥则收百石【平岁百晦之收收百五十石今小饥收百石收三分之二也】中饥七十石【收二分之一也】大饥三十石【收五分之一也以此准之大小中饥之率也】故大孰则上余三而舍一中孰则余二下孰则余一【详见上文】使民适足贾平则止小饥则发小孰之所敛【官以敛藏出糶也】中饥则发中孰之所敛大饥则发大孰之所敛而糶之故虽遇饥馑水旱余不贵而民不散取有余以补不足也行之魏国国以富强【吕祖谦曰大抵荒政统而论之先王有预备之政上也修李悝之政次也蓄积有可均处使之流通移民移粟又次也咸无焉设糜粥最下也】

移粟

刘向孟子注魏惠王三十五年河内复旱秋无禾于是惠王乃议移食羣臣曰不可民不可移也将军王敖曰天乙逐桀囚之漆城武王伐纣黄钺斩首圣人造事其次继事因事最下今羣臣皆因王其造之于是惠王移民河东以就食移粟河内以给癯老三十六年河东大凶移民河内以就食而移粟于河东

发藪

薛瓚汉注引汲郡古文云梁惠王发逢忌之藪以赐民又魏文侯有御廩见说苑

十二渠

魏文侯时西门豹为邺令往到邺问民疾苦长老曰苦为河伯娶妇以故贫邺三老廷掾常岁赋敛百姓得钱数百万用其三十万为河伯娶妇当其时巫行视民家好女輒聘为河伯妇为治新缯绮縠衣闲居斋戒筑斋宫河上张缦绛帷女居其中为具牛酒饮食共粉饰之如嫁女状浮之河行数十里乃没民俗相戒曰即不为河伯娶妇水来漂没溺其人民云西门豹曰嫁河伯妇愿往观也于是嫁河伯妇时三老官属豪长者里父老皆会民往观者三千人西门豹亦往会河上其巫老女子也年七十从女弟子皆衣缯单衣立大巫后西门豹曰呼河伯妇来因出女帷中豹顾谓三老巫祝曰女丑大巫可入报河伯当更求好女命投大巫河中有顷曰何久也弟子趣之复投一弟子河中有顷又投一弟子河中如是者三西门豹曰女子不能白事复投三老河中西门豹簪笔罄折立河上待良久欲复使廷掾与豪长者入趣之皆叩头且流血曰不敢复为河伯娶妇邺吏民

大惊于是西门豹曰害不去利不兴非国也吾为魏兴利凿渠十二父老子弟虽烦苦然百岁后期令父老子弟思吾言即发民凿十二渠引河水灌民田魏由是得水利见史记漳渠

汉书沟洫志文侯曾孙襄王即位与羣臣饮酒祝曰令吾臣皆如西门豹也史起进曰魏氏之行田也以田畝邺独二百畝是田恶也漳水在其旁西门豹不知用是不智知而不兴是不仁仁智豹未之尽何足法也于是以史起为邺令遂引漳水溉邺以富魏之河内民歌之曰邺有贤令兮为史公决漳水兮灌邺旁终古舄鹵兮生稻粱史河渠书曰西门豹引漳水溉邺以富魏之河内与汉书异一统志亦云河南彰德府有西门渠云西门豹所凿引漳水以溉田杜氏通典云漳渠史起所凿史记误不知当据何说也按左思魏都赋西门溉其前史起灌其后澄流十二同原异口畜为屯云泄为行雨【晋束皙传云两周争东周之流史记惜漳渠之浸明地利之重也括地志云漳水源出潞州长子县西力黄山】

白圭治水

宋苏轼杂策云方战国之用兵国于河之壩者三晋为多而魏文侯时白圭治水最为有功而孟子讥其以邻国为壑

李悝废沟洫

水利拾遗云李悝以沟洫为墟自谓过于周公

北郭大沟

玉海二十一卷内引水经注云浚仪县竹书纪年梁惠成王三十一年三月为大沟于北郭以行圃田之水今按竹书纪年云梁惠成王十年入河水于甫田又为大沟而引甫水

河伯娶妇

详见十二渠 按玉海云河患自战国始而禹功废矣周谱云定王五年河徙砮砾盖已失其故道大事记云威烈王十三年晋河岸崩壅龙门至于底柱春秋后河患见史传始于此贾让曰战国壅防百川各以自利此孟子所谓以邻国为壑也王横曰秦攻魏决河灌其都决处遂大不可复补噫微禹吾其鱼乎秦灌大梁以鱼其民祸不止于一时而河流溃溢遂为无穷之患重以决通堤防隳壤禹迹甚矣其不仁也李垂导河胜书曰春秋二百四十年有二灾异毕书独不书河决者夏禹故道尚存也

○韩食货

粟

按国策苏秦说秦惠王曰秦沃野千里蓄积饶多说齐宣王曰齐粟如丘山说楚威王曰楚粟支十年说赵肃侯曰赵粟支十年说燕文侯曰燕粟支十年独韩魏不言粟讳之也张仪为秦说韩王曰韩地俭恶山居五穀所生非麦而豆民之所食大抵豆饭藿羹一岁不收民不厌糟糠地方不满九百里无二岁之所食

○燕食货

粟 丹泉粟

苏秦曰燕地方二千里带甲数十万车七百乘骑六千匹粟支十年南有碣石鴈门之饶北有枣栗之利民虽不田作枣栗之实足食于民矣此所谓天府也拾遗记曰燕昭王即位广延国来献舞者二人王处以丹绡华幄饮以璠珉之膏饴以丹泉之粟燕世家燕昭王吊死问孤与百姓同甘苦二十八年燕国殷富

枣栗

详见上按春秋说题辞云箕尾为燕阴气侵生欲俗云贪地利宜粟汉书云燕秦千树栗其人与千户侯等

鱼盐

玉海云碣石在海旁鴈门有盐泽故云碣石鴈门之饶今人知齐有盐利不知燕也汉书云上谷至辽东有鱼盐枣栗之饶

毡裘

苏秦说赵肃侯曰大王能听臣燕必致毡裘狗马之地

七国考卷二

●钦定四库全书

七国考卷三

（明）董说 撰

○秦都【邑关塞附】

犬丘

秦纪非子居犬丘周孝王分土为附庸邑之秦注今天水陇西县秦亭也地理志今陇西秦亭秦谷是也括地志秦州清水县本名秦嬴姓邑汉属天水郡水经注清水径清水城南又西与秦水合水出东北大陇山秦谷历三泉合成一水而历秦川川有故亭秦仲所封也秦之为号始是秦水又西南历陇川径六盘口过清水城西南注清輿地广记秦州陇城县有秦谷郡县志秦城在陇州东南二十五里世本云秦非子始封于秦故秦本纪称周孝王曰朕分之土邑秦陇西秦谷亭是也

废丘

秦纪庄公居其故西犬丘世纪周懿王所都今槐里是也世本云秦非子玄孙庄公徙废丘

汧渭之会

秦纪平王封襄公为诸侯赐之岐以西之地于是始国文公居西垂宫东猎至汧渭之会乃卜居之占曰吉即营邑之括地志故汧城在陇州汧源县南三里世纪云襄公二年徙居汧即此城郿县故城在岐州鳳翔府郿县东北十五里文公东猎汧渭之会卜居之乃营邑焉即此城也世纪文公从汧今扶风郿县是也

平阳

世纪云出公徙平阳郿之平阳亭是也秦纪云宁公徙平阳括地志平阳故城在岐州岐山县西四十六里秦宁公徙都之处岐山县有平阳乡乡内有平阳聚武公居平阳封宫正义云在平阳城内水经注汧水径郁夷县径平阳故城南

雍城

秦纪德公初居雍城大郑宫卜居雍子孙饮马于河世纪云今扶风雍是也括地志岐州雍县南七里故雍城秦德公大郑城也秦记康公居雍高寝桓公居雍太寝今凤翔府天兴县栎阳秦纪献公城

栎阳

徙都之世纪今冯翊万年是也括地志栎阳故城一名万年城在雍州东北百二十里汉七年分栎阳城内为万年县通典汉万年县在京兆府栎阳县东北二十五里栎阳故城是周明帝省万年入广阳更于长安城中置万年县仍移广阳县入旧万年县城即今栎阳县是也

咸阳

秦纪孝公十二年作为咸阳筑冀阙徙都之按别纪云孝公十三年始都咸阳盖十二年筑阙而十三年都之也世纪汉元年更名新城属扶风后并于长安故太史公曰长安故咸阳也元鼎三年复别为渭城今长安西北渭水阳有故城西京赋秦里其朔实为咸阳括地志咸阳故城一名渭城在雍州咸县东十五里京城北四十五里即秦徙都者今咸阳县古之杜邮刘伯庄云冀犹记事阙犹象魏也始皇置酒咸阳宫营作朝宫渭南上林苑中先作前殿阿房为阁道自殿下直抵南山为复道自阿房渡渭属之咸阳自孝公至子婴十世居咸阳元和郡县图志山南曰阳水北曰阳在北山之南渭水之北故曰咸阳西都赋云左据函谷二嶠之阻表以太华终南之山右界褒斜陇首之险带以洪河泾渭之川众流之隈汧涌其西华寔之毛则九州岛之上腴焉防御之阻则天地之奥区焉是故横被六合三成帝畿周以龙兴秦以虎视苏秦说秦惠王曰大王之国西有巴蜀汉中之利北有胡貉代马之用南有巫山黔中之限东有殽函之固田肥美民殷富战车万乘奋击百万沃野千里蓄积饶多地势形便此所谓天府天下之雄国也【淮南注云神农明堂曰天府苏秦天府二字本此谓可以建都之地也】胡三省通鉴注云河自龙门上口南抵华阴而东流秦国在河之西山自鸟鼠同穴连延为长安南山至于泰华秦国在山之西韩魏赵齐楚燕六国皆在河山以东荀子应侯问孙卿曰入秦何见孙卿曰其国塞险形势便山林川谷美天材之利多是形胜也入境观其风俗其百姓朴其声乐不流污其服不佻甚畏有司而顺古之民也及都邑官府其百吏肃然莫不恭俭敦敬忠信而不楛古之吏也入其国观其士大夫出于其门入于公门出于公门归于其家无有私事也不比周不朋党偶然莫不明通而公也古之士大夫也观其朝廷其间听决百事不留恬然如无治者古之朝也故四世有胜非幸也数也是所见也故曰佚而治约而详

不烦而功治之至也秦类之矣虽然则甚有其謬也兼数具者而尽有之然而县之以王者之功名则倜倜然其不及遠矣是何也则殆其无儒耶汉书志云秦地于天官东井與鬼之分野也其界自弘农故关以西京兆扶风冯翊北地上郡西河安定天水陇西南有巴蜀广汉犍为武都西有金城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又西南有牂牁越隩益州皆宜属焉秦地于禹贡时跨雍梁二州诗风兼秦豳两国昔后稷封豳公刘处豳太王徙■〈支阝〉文王作鄠武王治镐其民有先王遗风好稼穡务本业故豳诗言农桑衣食之本甚备有鄠杜竹林南山檀栢号称陆海为九州岛膏腴始皇之初郑国穿渠引泾水溉田沃野千里民以富饶汉兴立都长安徙齐诸田楚昭屈景及诸功臣家于长陵后世世徙吏二千石高訾富人及豪杰并兼之家于诸陵盖亦以强干弱支非独为奉山园也是故五方杂厝风俗不纯其世家则好礼文富人则商贾为利豪杰则游侠通奸濒南山近夏阳多阻险轻薄易为盗贼常为天下剧又郡国辐凑浮食者多民去本就末王侯贵人车服僭上众庶放效羞不相及嫁娶尤崇侈靡送死过度天水陇西山多林木民以板为室屋及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皆迫近戎狄修习战备高上气力以射猎为先故秦诗曰在其板屋又曰王于兴师修我甲兵与子偕行及车辚四铁小戎之篇皆言车马田狩之事汉兴六郡良家子选给羽林期门以材力为官名将多出焉孔子曰君子有勇而无义则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则为盗故此数郡民俗质木不耻寇盗自武威以西本匈奴昆邪王休屠王地武帝时攘之初置四郡以通西域隔絕南羌匈奴其民或以关东下贫或以报怨过当或以悖逆无道家属徙焉习俗颇殊地广民稀水草宜畜牧故凉州之畜为天下饶保邊塞二千石治之咸以兵马为务酒礼之会上下通焉吏民相亲是以其俗风雨时节穀余常贱少盗贼有和气之应贤于内郡此政寬厚吏不苛刻之所致也巴蜀广汉本南夷秦并以为郡土地肥美有江水沃野山林竹木疏食果食之饶南贾滇僊僮西近邛笮马旄牛民食稻鱼无凶年忧俗不愁苦而轻易淫佚柔弱褊阨景武间文翁为蜀守教民读书法令未能笃信道德反以好文刺讥贵慕权势及司马相如游宦京师诸侯以文辞显于世乡党慕循其迹后有王褒严遵扬雄之徒文章冠天下繇文翁倡其教相如为之师故孔子曰有教无类武都地杂氐羌及犍为牂牁越隩皆西南外夷武帝初开置民俗略与巴蜀同而武都近天水俗颇似焉故秦地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居十六秦豳吴札观乐为之歌秦曰此之谓夏声自井十度至柳三度谓之鶉首之次秦之分也又汉志云雍州其山镇曰吴岳国语谓之西吴古文以为沂山秦都咸阳以为西岳

函谷关【以下附 东】

贾子过秦论曰秦孝公据殽函之固范雎谓左关阪即殽函也盐铁论曰秦包商洛殽函以御诸侯淮南坠形训九塞曰殽阪按函谷关在陝州灵宝县西南十二里西征记曰关城路在谷中深险如函故以为名其中劣通东西十五里絶岸壁立崖上栢林荫谷中殆不见日关去长安四百里日入则闭鸡鸣则开秦法也东自崤山西至潼津通名函

谷号曰天险所谓秦得百二也孟尝君客鸡鸣出函谷燕太子丹亦鸡鸣出函谷百物志云秦前有蓝田之镇后有故苑之塞左崤函右陇蜀西通流沙险阻之国也西征赋云蹶函谷之重阻看天险之襟带迹诸侯之勇怯算嬴氏之利害或开关以延敌竞遁逃以奔窜有噤门而莫启不窥兵于山外班固西都赋注云函谷者其谷似函故曰函谷江统函谷关赋云唯七国之西征仰斯阻而震恐岂懊险之难犯将羣帅之无勇盐铁论云诸侯之有关梁庶人之有爵禄非升平之兴盖自战国始也

武关【南】散关【西】萧关【北】临晋关

张仪曰秦地被山带河四塞以为固徐广曰东函谷南武关西散关北萧关武关即建武关也张衡东京赋秦负阻于二关注云二关武关函谷关也通鉴即墨大夫见齐王曰齐地方数千里带甲数百万王收而与之百万人之众使收三晋之故地即临晋之关可以入矣鄢郢大夫不欲为秦而在城南下者百数王收而与之百万之师使收楚故地即武关可以入矣胡三省云收三晋兵自河东攻秦则入临晋关楚攻秦自南阳入武关七国形势考云秦地西有陇关东有函谷临晋南有峽武关北有萧关居庸天井关以临胡庭故曰关中贾谊新书云所为建武临晋函谷关者大抵备山东诸侯也武关在商州商洛以限南诸侯函谷在陝州灵宝以限北诸侯临晋在同州朝邑以限东诸侯陇关即陇山关也七国形势考引正义云秦东有函谷蒲津龙门合河等关南山及武关峽关西有大陇山及陇山关大震乌兰等关北有黄河南塞故曰被山带河四塞以为固臣瓚曰临晋者秦筑高垒以临晋国故曰临晋

湖关

史记秦昭王使谒者王稽于魏载范雎入秦至湖关望见穰侯车骑东行县邑

松栢塞

荀子曰秦有松栢之塞

焉氏塞 郑所塞

吕覽曰公子连亡在魏欲入从郑所之塞右主然守塞弗入公子连去入翟从焉氏塞箇改入之

长城

王应麟曰秦昭王灭义渠于是秦有陇西北上郡筑长城以距胡非自始皇始也古今注云秦筑长城土色皆紫故称紫塞杨泉物理论云始皇使蒙恬筑长城死者相属民歌曰生男慎勿举生女哺用哺不见长城下尸骸相撑拄北邊备对云秦城多承燕赵燕城起于造阳而至襄平辽阳造阳者上谷地也襄平者辽东县也辽阳者辽水之北也皆燕国邊胡之地故其建筑亦在此地也赵之城则自代地而西属于高阙代者鴈门都也高阙者灵州北流河之西阴山之上游也赵武灵王国于云代故其备河之城但能并河而西以极乎赵境耳至秦已并六国天下为一西自上郡北地而东至辽东西悉为秦有故蒙恬之致役也西起临洮则中国极西之地也北属辽东则中国极东之地也自东迄

西殆万余里无论燕赵之与岷兰其在当时盖无一地而无长城也于是会合三制而要其所宿则秦城之长固周乎中国之北矣然审而求之则其城不皆秦筑也秦但补筑使足耳元和志云开皇城自代之繁峙县北经蔚州北十里入飞狐县夫其自代而蔚则极北而尽乎边中国之地不出此外秦人为城以城中夏胜地固当在此矣志又曰开皇城起岚州合河县经幽州皆因古迹修筑夫岚州者楼烦郡也初为胡地后为赵惠文所取则合河县固可立城矣幽州者战国时属燕地则非赵人所有何由可施版筑也是前乎燕赵别有筑之者史所不传故槩言因古迹修筑也

○田齐都邑【关塞附】

临淄

通释齐田和立为齐侯都临淄国策苏秦说齐宣王曰齐南有泰山东有琅琊西有清河北有渤海此所谓四塞之国也临淄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击筑弹琴鬪鸡走犬六博蹋鞠者临淄之途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帔举袂成幕挥汗成雨家敦而富志高而扬田肯曰齐东有琅琊即墨之饶南有泰山之固西有浊河之限北有渤海之利地方二千里持戟百万县隔千里之外齐得十二焉此东秦也荀卿子说齐相曰今巨楚县吾前大燕歟吾后劲魏钩吾右西壤之不絶若绳楚人则有襄贲开阳以临吾左是一国作谋则三国必起而乘我如是则齐必断而为四三国若假城然耳盐铁论曰齐抚阿甄关荣历倚泰山负海隅汉地理志曰齐地虚危之分野也东有淄川东莱琅邪高密胶东南有泰山城阳北有千乘清河以南渤海之高乐高城重合阳信西有济南平原皆齐分也少昊之世有爽鸠氏虞夏时有季崩汤时有逢公柏陵殷末有薄姑氏皆为诸侯国此地至周成王时薄姑氏与四国共作乱成王灭之以封师尚父是为太公诗风齐国是也临淄名营丘故齐诗曰子之营兮遭我乎嶁之间兮又曰俟我于着乎而此亦其舒缓之体也吴札闻齐之歌曰泱泱乎大风也哉其太公乎国未可量也古有分土亡分民太公以齐地负海舄鹵少五穀而人民寡乃劝以女工之业通鱼盐之利而人物辐凑后十四世桓公用管仲设轻重以富国合诸侯成霸功身在陪臣而取三归故其俗弥侈织作冰纨绮绣纯丽之物号为冠带衣履天下初太公治齐修道术尊贤智赏有功故至今其土多好经术矜功名舒缓阔达而足智其失夸奢朋党言与行缪虚诈不情急之则离散缓之则放纵始桓公兄襄公淫乱姑姊妹不嫁于是令国中民家长女不得嫁名曰巫儿为家主祠嫁者不利其家民至今以为俗痛乎道民之道可不慎哉临淄海岱之间一都会也其中具五民云

阳关【以下附 南】

博物志云齐南有长城巨防阳关之险北有河济足以为固越海而东通于九夷西界岱岳配林之险坂固之国也史记齐世家鲁伐我入阳关徐广曰在巨平括地志云兖州博平县南二十九里西临汶水

穆陵关

山东志穆陵关在沂水县北一百二十里古齐关也

博关

张仪说齐曰悉赵兵渡清河指博关临淄即墨非王之有也史记齐宣王二年三晋之王皆因田婴朝齐王于博望关而去輿地广记博州战国属齐赵卫三国之交徐广曰齐威王六年晋伐齐至博陵

长城

泰山记云泰山西有长城缘河径泰山千余里至琅邪台入海国策苏秦云长城巨防以为塞齐记云齐宣王乘山岭之上筑长城东至海西至济州千余里以备楚括地志西北起济州平阴县缘河历泰山城冈上经济州淄州即西南兖州傅城县北东至密州琅邪台入海正义长城西在济州平阴县界竹书纪年梁惠成王二十年齐闵王筑防以为长城郡县志故长城首起郚州平阴县北二十九里齐愍王所筑外纪威烈王十六年王命韩赵伐齐入长城田世家赵人归我长城在齐威王时山东志齐长城在诸城县南四十里跨安丘境连亘蒙泰莱芜直至平阴乃齐宣所筑以御楚寇者

○楚都邑【关塞附】

丹阳

通释楚熊绎当周成王时封于楚蛮居丹阳輿地志秭归县东有丹阳城周迴八里熊绎始封也丹阳凡有数处楚鬻熊始封丹阳则在今秭归县后楚文王徙都江陵府枝江县亦曰丹阳汉于宛陵置丹阳郡隋于丹州置丹阳郡唐于京口置丹阳郡而西汉志乃以曲阿之丹阳为楚所封误矣

郢

楚文王始都郢括地志云平王城郢在江夏陵县东北六里故郢城是也楚始都丹阳在今枝江文王迁郢昭王迁鄢皆在今江陵境中杜预左传注云楚国今南郡江陵县北纪南城也谢灵运邺中集诗云南登宛郢城今江陵北十二里而有纪南城即古之郢都也又谓之南郢桓谭新论曰楚之郢都车挂毂民摩肩市路相交号为朝衣新而暮衣敝

都

楚昭王去郢北徙都都輿地广记都县故都国春秋时自商密迁此为楚附庸楚灭之昭王畏吴自郢迁焉后复还郢吴越春秋作昭王徙于蕞若注云蕞若字误当作都苏秦说楚威王曰楚地西有黔中巫郡东有夏州海阳南有洞庭苍梧北有陜塞郢阳

陈城

楚襄王二十三年秦拔郢东北保于陈城

寿春

考烈王二十二年东徙都寿春命曰郢今安丰军寿春县汉地理志云楚地翼轸之分野也今之南郡江夏零陵桂阳武陵长沙及汉中汝南郡尽楚分也周成王时封文武

先师鬻熊之曾孙熊绎于荆蛮为楚子居丹阳后十余世至熊逵是为武王寢以强大后五世至严王总帅诸侯观兵周室并吞江汉之间内灭陈鲁之国后十余世顷襄王东徙于陈楚有江汉川泽山林之饶江南地广或火耕水耨民食鱼稻以渔猎山伐为业果蓏蠃蛤食物常足故蚘蠃偷生而亡积聚饮食还给不忧冻饿亦无千金之家信巫鬼重淫祀而汉中淫佚枝柱与巴蜀同俗汝南之别皆急疾有气势江陵故郢都西通巫巴东有云梦之饶亦一都会也

扞关【以下附】

七国形势考云楚肃王四年周安王二十五年蜀伐楚取兹方楚为扞关以拒之盐铁论云楚自巫山起方城属巫黔中设扞关以拒秦一名捍关括地志今峡州巴山县界张仪说楚王曰秦西有巴蜀大船积粟起于汶山浮江以下不至十日而距扞关扞关惊则从竟陵以东尽城守矣黔中巫郡非王之有

江关阳关

华阳国志巴楚相攻伐故置江关阳关括地志云江关今夔州鱼复县南二十里江南岸白帝城是阳关今涪州永安县治关城也

弱关

水经注江水自关东径弱关捍关弱关在建平秭归界昔巴楚数相攻伐藉险置关以相防捍

昭关

范雎传子胥橐载而出昭关夜行昼伏

陘塞

国策北有汾陘之塞徐广曰春秋齐伐楚次于陘楚威王十一年魏败楚陘山在密县正义曰陘山在郑州新郑县西南三十里楚世家魏取我陘山今按陘塞其说有三山海经有少陘之山太平御览谓荥阳则正义新郑近之荥阳春秋为郑战国为韩盖南北之隘道楚为塞以御北方故苏秦于韩曰南有陘山于楚曰北有陘塞其地一也楚汉亦于此决胜负焉左传楚子庚治兵于汾注云襄城县东北有汾丘城今襄城属汝州汾陘之塞盖在汝郑二州

龟阨之塞

史记秦踰龟阨之塞而攻楚不便刘昭曰江夏郡鄢县古龟阨之塞也

符离之塞

国策楚苞九夷地方千里南有符离之塞北有甘鱼之口

方城 万城

淮南兵畧训曰楚地南卷沅湘北绕颍泗西包巴蜀东裹郟淮颖汝以为洧江汉以为池垣之以邓林绵之以方城山高寻云溪肆无景荀子议兵曰汝颖以为险江汉以为池限之以邓林縁之以方城左传曰方城以为城地理志叶县有长城号曰方城朱熹曰

荆地势四平其守当在外楚人谓方城为城汉水为池是也博物志云楚后背方城前及衡岳左则彭蠡右则九疑有江汉之流实险阻之国也盛弘之荆州记云叶东界有故城始犍县东至瀨水達沘阳界南北聯聯数百里号为方城一谓之长城南北虽无基筑皆连山相接而汉水流其南郭仲产曰苦菜于东间有方城又楚狂接輿耕于城之南皆傍此长山方城而名者也又唐勒奏土论云楚世霸南土自越以至叶弘境万里故号曰万城杨用修以方城为万城伯晦引史记阻之以邓林緣之以方城及服虔杜预之说以辟之【桓寬盐铁论云楚有汝渊满堂之固】

○赵都邑【关塞附】

赵城

史记赵之先造父封赵城通释云在晋州赵城县

耿

晋献公赐赵夙耿通释云河中府龙门县东南索隐云今河东皮氏耿乡也

原

赵世家重耳为晋文公赵衰为原大夫居原任国政括地志故原城在懷州济源县西北二里左传云襄王以原赐晋文公原不服文公伐原以示信原降以赵衰为大夫即此也原本周畿内邑也索隐曰系本成季徙原列国纪闻云襄子尝居原

晋阳

赵世家赵襄子时知伯率韩魏攻赵赵襄子惧乃奔保晋阳列国纪闻云赵简子居晋阳

中牟

赵献侯治中牟索隐曰在河北非郑之中牟地理志河南中牟县赵献侯自耿徙此邯鄲

赵敬侯元年始都邯鄲苏秦说赵肃侯曰山东之建国莫如赵强地方三千里西有常山南有河漳东有清河北有燕国宋白曰邯鄲本卫地后属晋七国时为赵都赵敬侯自晋阳始都邯鄲地理志云自中牟徙此按史记六国年表周安王之十六年赵敬侯之元年烈王之二年赵成侯之元年成侯二十二年魏克邯鄲是年显王之十六年也二十四年魏归邯鄲若敬侯已都邯鄲魏克其国都而赵不亡何也至显王三十二年公子范袭邯鄲不胜而死是年肃侯之三年也意此时赵方都邯鄲盖肃侯徙都非敬侯也汉志云赵地昴毕之分野赵分晋得赵国北有信都眞定常山中山又得涿郡之高阳鄭州乡东有广平巨鹿清河河间又得勃海郡之东平舒中邑文安東州成平章武河以北也南至浮水繁阳内黄斥丘西有太原定襄云中五原上党上党本韩之别郡也远韩近赵后卒降赵皆赵分也赵中山地薄人众犹有沙丘紂淫乱余民丈夫相聚游戯悲歌慷慨起则椎剽掘冢作奸巧多弄物为倡优女子弹弦跕躡游媚富贵徧诸侯之后宫邯鄲北通燕涿南有郑卫漳河之间一都会也其土广俗杂大率精急高气势轻为奸太原上党又

多晋公族子孙以诈力相倾矜夸功名报仇过直嫁娶送死奢靡汉兴号为难治常择严猛之将或任杀伐为威父兄被诛子弟怨愤至告讐刺史二千石或报杀其亲属锤代石北迫近邊徼民俗慳吝好气为奸不事农商自全晋时已患其剽悍而武灵王又益厉之故冀州之部盗贼常为它州剧定襄云中五原本戎狄地颇有赵齐卫楚之徙其民鄙朴少礼文好射猎鴈门亦同俗于天文别属燕

信都

李公绪赵记云赵孝成王造檀台之宫为赵都朝诸侯故曰信都亦见宫室考又史记云客说张耳曰两君羈旅难以独立立赵后扶以义可以就功乃求赵歇立为赵王居信都

扞关【以下附】

苏厉为齐遗赵王书曰秦之上郡近扞关至于榆中千五百里吕氏云扞者扞敌之扞非关名也赵之扞关陆道之关也楚之扞关水道之关也

句注塞

句注塞者吕氏春秋九塞之一也匈奴传赵襄子踰句注而破并代张仪说燕曰昔赵襄子欲并代与代王遇于句注之塞郡县志晋咸宁二年句注碑曰盖北方之险有卢龙飞狐句注为之首天下之阻所以分别外内博物志云赵东临九州岛西瞻恒岳有沃瀑之流飞壶井陘之险至于颍阳涿鹿之野盐铁论云赵结飞狐句注以存荆代一统志云句注山在代州西二十五里一名西陉史语正义云夏屋与句注相接

鴈门塞

鴈门山在代州北三十五里志云以鴈出其门故名鴈门塞关因山以立凡山西之关四十有余皆踞隘保固而耸拔雄壮则鴈门为最故赵李牧汉郅都脩邊于此匈奴不敢近塞固皆一时良将不可谓非地险也史记李牧者赵之北邊良将也常居鴈门备匈奴以便宜置吏市租皆输入幕府为士卒费日击数牛飧士习骑射谨烽火多闻间谍厚遇战士为约曰匈奴即入盗即入收保有敢捕虏者斩匈奴每入烽火谨輒入收保不敢战如是数岁亦不亡失

高阙塞

杜氏通典赵武灵王筑长城自代傍阴山下至高阙为塞水经注云长城之际连山刺天其山中断两岸双阙善能运举望若阙焉节收表目故有高阙之名也自阙北出荒中阙口有城跨山结局谓之高阙戍上右迄今常置重捍以防塞道

长城

括地志云赵武灵王长城在朔州善阳县北今按史记赵肃侯七年筑长城及武灵王北畧中山之地至于房子遂之代北至无穷西至河登黄华之上召楼缓谋曰我先王因世之变以长南藩之地属阻漳滏之险立长城是武灵王之前已有长城疑括地志脱一字当是武灵王修长城也图书记云赵简子筑长城以备胡又在肃侯之前矣虞氏记

云赵侯自五源河曲筑长城东至阴山又于河西造大城一箱崩不就乃改卜阴曲而禱焉昼见羣鹄游于云中徘徊经日光在其下乃即于其处筑城今云中城是也

○魏都邑【关塞附】

魏

史记晋献公以魏封毕万魏城在陝州芮城县北五里汉河北县輿地广记河中府永乐县古魏国唐分芮城置水经注永乐涧水北出于薄山南流径河北县故城西故魏国也晋以封毕万左思赋魏土者毕昝之所应虞夏之余人先王之桑梓列圣之遗尘考之四隈则八埏之中测之寒暑则霜露所均

霍

魏悼子徙居霍晋州霍邑县索隐曰系本云武仲生庄子绛无悼子又系本居篇曰魏武子居魏悼子徙霍宋忠曰霍地名今河东彘县也则是有悼子系本卿大夫代自脱耳

安邑

地理志河东安邑魏绛自魏徙此魏世家武侯二年城安邑秦纪昭王二十一年魏献安邑国策云安邑者魏之柱国也晋阳者赵之柱国也鄢郢者楚之柱国也郡县志安邑故城在陝州夏县东北十五里禹所都【柱国者都也】

大梁

魏世家惠王三十一年秦用商君东地至河而齐赵数破我安邑近秦于是徙治大梁水经注大梁城本春秋之阳武高阳乡于战国为大梁周梁伯之居今开封府祥符县也魏又有少梁史记韩魏战于少梁注魏有大梁故此称少梁耳苏秦说魏襄王曰大王之地南有鸿沟陈汝南许鄆昆阳召陵舞阳新都新鄆东有淮颍煮枣无胥西有长城之界北有河外卷衍酸枣地方千里地名虽小然而田舍庐庑之数曾无所刍牧人民之众车马之多日夜行不絕鞣鞣殷殷若有三军之众臣窃料大王之国不下楚说赵曰秦之攻韩魏也无有名山大川之限稍蚕食之传国都而止张仪说魏王曰魏地四平诸侯四通辐凑无名山大川之限从郑至梁二百余里车驰人走不待力而至梁南与楚境西与韩境北与赵境东与齐境卒戍四方守亭障者不下十万梁之地势固战场也梁南与楚而不与齐则齐攻其东东与齐而不与赵则赵攻其北不合于韩则韩攻其西不亲于楚楚攻其南此所谓四分五裂之道也博物志云魏前枕黄河背漳水瞻王屋望梁山有蓝田之宝浮地之渊汉地理志云魏地觜觿参之分野也其界自高陵以东尽河东河内南有陈留及汝南之召陵■〈汜 隐〉疆新汲西华长平颍川之舞阳鄆许僞陵河南之开封中牟阳武酸枣卷皆魏分也河内本殷之旧都周既灭殷分其畿内为三国诗风邶墉卫国是也邶以封纣子武庚墉管叔尹之卫蔡叔尹之以监殷民谓之三监故书序曰武王崩三监畔周公诛之尽以其地封弟康叔号曰孟侯以夹辅周室迁邶墉之民于雒邑故邶墉卫三国之诗相与同风邶诗曰在浚之下墉曰在浚之郊邶诗又曰亦流于淇河

水洋洋墉曰送我淇上在彼中河卫曰瞻彼淇澳河水洋洋故吴公子札聘鲁观周乐闻邶墉卫之歌曰美哉渊乎吾闻康叔之德如是是其卫风乎至十六世懿公亡道为狄所灭齐桓公帅诸侯伐狄而更封卫于河南曹楚丘是为文公而河内殷虚更属于晋康叔之风既歇而纣之化犹存故俗刚强多豪桀侵夺薄恩礼好生分河东土地平易有盐铁之饶本唐尧所居诗风唐魏之国也周武王子唐叔在母未生武王夢帝谓已曰余名而子曰虞将与之唐属之参及生名之曰虞至成王灭唐而封叔虞唐有晋水及叔虞子燹为晋侯云故参为晋星其民有先王遗教君子深思小人俭陋故唐诗蟋蟀山枢葛生之篇曰今我不乐日月其迈宛其死矣他人是愉百岁之后归于其居民皆思奢俭之中念死生之虑吴札闻唐之歌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遗民欤魏国亦姬姓也在晋之南河曲故其诗曰彼汾一曲寘诸河之侧自唐叔十六世至献公灭魏以封大夫毕万灭耿以封大夫赵夙及大夫韩武子食采于韩原晋于是始大至于文公霸诸侯尊周室始有河内之士吴札闻魏之歌曰美哉泱泱乎以德辅此则明主也文公后十六世为韩魏赵所灭三家皆自立为诸侯是为三晋赵与秦同祖韩魏皆姬姓也是毕万后十世称侯至孙称王徙都大梁鲍氏谓他国有山川关塞唯梁无之皆以卒戍守按九域志卒戍四方守亭障者参列粟粮漕庾不下十万宋都大梁太祖欲西迁洛阳据山河之固曰不出百年民力殫矣后山陈氏谓开封无山川之阻为四战之地故太祖以兵为卫畿内常用十四万人

长城【附】

战国之世各有长城秦昭王筑长城以备邊楚有长城又有扞关以拒巴赵肃侯筑长城以备邊济宣王乘山岭之上筑长城东至海西至济州以备楚燕筑长城自造阳至襄平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东以拒敌魏之长城自惠王筑也考竹书纪年梁惠成王十二年龙贾帅师筑长城于西邊魏世家惠王十九年筑长城塞固阳城自郑濱洛以北有上郡当是时秦数侵魏而西戎义渠称王窥中国故筑长城焉盐铁论曰魏濱洛筑城阻山帶河以保晋国

○韩都邑【关塞附】

韩原

韩世家韩之先与周同姓姓姬氏其后苗裔事晋得封于韩原曰韩武子武子后三世为韩厥从封姓为韩氏索隐曰按左传云邗晋应韩武之穆则韩是武王之子然诗称韩侯出祖则是有韩而先灭今据此文云其后裔事晋封于韩原曰韩武子则武子本是韩之后晋又封之于韩原即今之冯翊县是也系本云韩万生■〈贝来〉伯■〈贝来〉伯生定伯简简生與與生献子厥

州

宣子徙居州汉河内州县括地志怀州武德县本周司寇苏忿生之州邑也

平阳

贞子徙居平阳晋州临汾县世奉云景子徙平阳

郑

哀侯二年灭郑因徙都郑改号曰郑苏秦说韩王曰韩北有巩洛成皋之固西有宜阳商阪之塞东有宛穰洧水南有陘山地方九百余里国策■〈击页〉子曰韩天下之咽喉魏天下之胷腹玉海云晋楚之霸也争郑秦之并六国也始于韩以虎牢成皋之险也秦拔成皋荥阳十九年而韩亡图书编云河南豫州之地平夷洞達九有一穀八面受敌之场也而战国之时韩魏以区区之陋邦北萦南齐环绕数千里界于秦楚齐赵四大国之间无再会不受敌而虎狼之秦搏噬尤亟其势可谓危矣而终能鸡唱荷戈月沉击柝继世相仍为二百年之战国及与齐楚皆亡夫以二百年韩魏之君岂皆贤哉咸能不失疆土则以生于忧患故耳汉地理志云韩地角亢氏之分野也韩分晋得南阳郡及颍川之父城定陵襄城颍阳颍阴长社阳翟郑东接汝南西接弘农得新安宜阳皆韩分也及诗风陈郑之国与韩同星分焉郑国今河南之新郑本高辛氏火正祝融之虚也及成皋荥阳颍川之崇高阳城皆郑分也本周宣王弟友为周司徒食采于宗周畿内是为郑郑桓公问于史伯曰王室多故何所可以逃死史伯曰四方之国非王母弟甥舅则夷狄不可入也其济洛河颍之间乎子男之国虢会为大恃势与险密侈贪冒君若寄帑与贿周乱而敝必将背君君以成周之众奉辞伐罪亡不克矣公曰南方不可乎对曰夫楚重黎之后也黎为高辛氏火正昭显天地以生柔嘉之材姜嬴荆芘实与诸姬代相干也姜伯夷之后也嬴伯益之后也伯夷能礼于神以佐尧伯益能仪百物以佐舜其后皆不失祠而未有兴者周衰将起不可逼也桓公从其言乃东寄帑与贿虢会受之后三年幽王败桓公死其子武公与平王东迁卒定虢会之地右雒左洧食溱洧焉土陋而险山居谷汲男女亟聚会故其俗淫郑诗曰出其东门有女如云又曰溱与洧方濯濯兮士与女方秉菅兮恂盱且乐惟士与女伊其相谑此其风也吴札闻郑之歌曰美哉其细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自武公后二十三世为韩所灭韩自武子后七世称侯六世称王五世而为秦所灭秦既灭韩徙天下不轨之民于南阳故其俗夸奢上气力好商贾渔猎藏匿难制御也宛西通武关东受江淮一都之会也自东井六度至亢六度谓之寿星之次郑之分野与韩同分

商阪【以下附 西】

苏秦说韩宣惠王曰韩北有巩洛成皋之固西有宜阳商阪之塞六国表秦孝公十六年城商塞玉海云商阪一作商塞即商山也在商州商洛县南一里亦曰楚山武关在焉

成皋【北】

困学纪闻云虎牢之险天下之枢也在虢曰制在郑曰虎牢在韩曰成皋盐铁论云韩阻宜阳伊阙要成皋太行

○燕都邑【关塞附】

蓟

通释周武王封召公于北燕都蓟輿地广记武王封帝尧之后于蓟又封召公于北燕其后燕国都蓟诗补传曰蓟后改为燕犹唐之为晋荆之为楚或曰黄帝之后封于蓟者已絶成王更封召公奭于蓟为燕苏秦说燕文侯曰燕东有朝鲜辽东北有林胡楼烦西有云中九原南有呼沱易水博物志云燕却背沙漠进临易水西至君都东至于辽长蛇带塞险陆相乘也盐铁论云燕塞碣石絶邪谷绕援辽苏代见燕王曰天下战国七燕处弱焉独战则不能有所附则无不重南附楚楚重西附秦秦重中附韩魏韩魏重韩非子曰燕襄王以河为境以蓟为国袭涿方城残齐平中山有燕者重无燕者轻【注方城涿之邑也】汉地理志云燕地尾箕分野也武王定殷封召公于燕其后三十六世与六国俱称王东有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西有上谷代郡鴈门南得涿郡之易容城范阳北新城固安涿县良乡新昌及渤海之安次皆燕分也乐浪玄菟亦宜属焉燕称王十世秦欲灭六国燕王太子丹遣勇士荆轲西刺秦王不成而诛秦遂举兵灭燕蓟南通齐赵勃碣之间一都会也初太子丹宾养勇士不爱后宫美女民化以为俗至今犹然宾客相过以妇侍宿嫁取之夕男女无别反以为荣后稍颇止然终未改其俗愚悍少虑轻薄无威亦有所长敢于急人燕丹遗风也上谷至辽东地广民希数被兵警俗与赵代相类有鱼盐枣栗之饶北隙乌九夫余东贾真番之利玄菟乐浪武帝时置皆朝鲜濊貉句骊蛮夷殷道衰箕子去之朝鲜教其民以礼义田蚕织作乐浪朝鲜民犯禁八条相杀以当时偿杀相伤以穀偿相盗者男没入为其家奴女子为婢欲自赎者人五十万虽免为民俗犹羞之嫁取无所讎是以其民终不相盗无门户之闭妇人贞信不淫辟其田民饮食以筍豆都邑颇放效吏及内郡贾人往往以杯器食郡初取吏于辽东吏见民无闭藏及贾人往者夜则为盗俗稍益薄今于犯禁浸多至六十余条可贵哉仁贤之化也然东方天性柔顺异于三方之外故孔子悼道不行设浮于海欲居九夷有以也夫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以岁时来献见云自危四度至斗六度谓之析木之次燕之分也

辽东郡【以下附】

匈奴传燕置辽东郡以距之通典云舜营州辽水之东是也燕置辽东郡秦汉因之辽西郡

通典云燕筑辽西郡

上谷郡 渔阳郡 右北平郡

天下图书记云燕筑长城又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东以距之

朝鲜障

苏秦曰燕东有朝鲜辽东按朝鲜传王满燕人自始燕时尝畧属真番朝鲜为置吏筑障秦灭燕属辽东外徼

长城

匈奴传燕筑长城自造阳至襄平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郡以距之冠带战

国七而三国遘于匈奴燕与敌相接杜氏通典云北方以畜牧为业随逐水草无文书俗简易以言语为约束然各有分地射猎禽兽食肉衣皮习于攻战此天性也唐虞则山戎夏则獯鬻周则玃狁懿王时德衰侵暴及泾阳人被其苦至曾孙宣王乃命将讨伐至太原称为中兴其后山戎越燕伐齐后又伐燕齐桓公救燕败走之襄王之时戎狄至雒邑东至卫境侵盗尤甚晋文公乃兴师攘却居于西河圃洛之间【圃音银】号曰赤翟白翟而晋北有林胡楼烦之戎燕北有楼兰山戎各分散溪谷自为君长往往而聚者百有余戎然不相统一自晋悼公纳魏绛之谋和诸戎之服而晋强至安王之时赵襄子踰句注而破之泊于战国赵武灵王筑长城其后燕将秦开袭破楼兰却地千余里燕亦筑长城以距之北边备对云古来筑长城以扞北肤者四世燕赵秦隋也秦制多仍燕赵而隋氏不尽因秦也

七国考卷三

●钦定四库全书

七国考卷四

（明）董说 撰

○秦宫室

西垂宫

秦文公元年居西垂宫见秦纪

封宫【一作平阳宫】

武公元年居平阳封宫正义曰封宫在岐州平阳城内也雍录云平阳宫在华山下徐广云一云居平封宫

大郑宫

秦纪德公元年初居雍城大郑宫括地志云岐州府雍县南七里故雍城秦德公大郑宫城也

阳宫

秦别纪宣公享国十二年居阳宫

左宫

秦别纪夷公不享国死葬左宫

霸宫

三秦记云霸城秦穆公筑为霸宫

高泉宫

陝西志高泉宫在扶风县东美阳县故城秦宣太后尝居之

甘泉宫

史记齐人茅焦说秦王曰秦方以天下为事而大王有迁母太后之名恐诸侯闻之由此倍秦也秦王乃迎太后于雍而入咸阳复居甘泉宫按陝西淳化县有甘泉山秦甘

泉宫初其上也刘歆曰秦王政二年起甘泉宫应劭曰甘泉宫名在云阳一名林光薛瓚史记注云甘泉山名林光秦离宫名

虢宫

汉志虢宫宣太后起雍録云在岐州虢县

离宫

史记范雎见秦王于离宫应劭曰离本卦体名秦以名宫秦有封宫离宫王律曰离宫别宫也二说不知孰正

秦川宫

郡国志秦川宫者昔非子到秦于此筑宫室

长安宫

郭氏玄中记云秦文公造长安宫西面四百里南至终南山

芷阳宫

水经注襄王芷阳宫在霸上械阳宫秦昭王起

械阳宫

见郑志雍録云械阳宫在岐州扶风汉书文帝纪二年夏行幸雍械阳宫张晏曰秦昭王所作

萇阳宫

三辅黄图萇阳宫秦文王所起在今郿县西南二十三里一统志云萇阳宫秦惠文王建汉时犹存宣帝尝幸之应劭曰萇音倍

羽阳宫

陈仓有羽阳宫秦武王起见郑志又欧阳公研谱云相州真古瓦朽腐不可用世俗尚其名尔今人乃以澄泥如古瓦状埋土中久而研之然近有长安民献秦武公羽阳宫瓦十余枚若今人簞瓦然首有羽阳千歳万歳字其瓦犹今旧瓦殊不朽腐研北杂志云秦羽阳宫在凤翔寶鸡县界歳久不知其处宋元佑六年正月直县门之东百步居民权氏浚地得古筒瓦独一尚完面径四寸四分瓦面隱起四字曰羽阳千歳篆字随势为之不取方正始知即羽阳旧址也

橐泉宫

皇览云秦缪公家在橐泉宫祈年观下庙记云橐泉宫秦孝公造祈年观德公造汉书注作橐泉宫

兴乐宫

三辅故事云咸阳宫在渭北兴乐宫在渭南秦昭王通两宫之间作渭桥长三百八十步

咸阳宫

刺客传秦王朝服设九宾见燕使者咸阳宫刘向曰秦未兼天下即厚敛起咸阳宫

华阳宫

秦史秦太子妃曰华阳夫人华阳秦太子宫名在陕西西安府旧长安城内【太子即秦孝文王柱也】

六英宫

广记云主父入秦直至昭王所居六英之宫而人不觉

高寝

秦别纪康公享国十二年居雍高寝共公享国五年居雍高寝景公享国四十年居雍高寝

大寝

秦别纪桓公享国二十七年居雍大寝

爱寝

秦别纪躁公享国十四年居爱寝

冀阙

史记孝公十二年作为咸阳筑冀阙徙都之刘伯庄云冀犹记事阙即象魏也或曰人臣至此必思其所阙三辅黄图云孝公改都咸阳筑冀阙其曰阙必古象魏矣而何以标名为冀也按史记孝公十一年卫鞅围安邑降之十二年作冀阙冀者冀州也安邑即冀州之邑也冀之为州尧舜禹皆尝都焉今孝公已得冀州而筑冀阙其必放古阙存者而初立此名也

秦殿

荆轲传秦法羣臣侍殿上者不得持尺寸之兵又燕丹子云荆轲至秦殿上展图荆轲拔匕首擿秦王决耳入铜柱火出 余又按各国宫室魏有丹衣柱赵晋阳宫铜柱秦殿铜柱并见本国宫室考楚有铁柱见列异传

章台

蘓秦说楚威王曰今欲西面而事秦则诸侯莫不南面而朝于章台之下矣又楚怀王入秦朝章台如藩臣礼见楚世家

三休台

李善文选注云戎王使由余聘秦秦缪公示以宫室引之登三休台由余曰臣国土阶三尺茅茨不翦寡君犹谓作之者劳居之者淫此台若鬼为之则神劳矣使人为之则人亦劳矣

祀鸡台

一统志陕西凤翔府宝鸡县东二十里有祀鸡台秦文公立宝鸡祠筑此台祀之

白起台

长平城在郡之南秦垒在城西二军共食流水涧相去五里秦坑赵众收头颅筑台于垒中因山为台崔巍桀起号曰白起台见上党记

会盟台

一统志会盟台在河南河南府澠池县西城外秦昭王与赵惠王会盟于此台

灵台

列女传秦获晋君以归穆姬闻之乃与太子瑩公子弘与简璧【穆姬女也】衰经履薪以迎公惧乃舍诸灵台左传同杜预曰灵台在京兆鄠县周之故台史记作舍之上舍

凤台

刘向列仙传萧史者善吹箫作鸾凤之乐秦穆公有女字弄玉好之公遂以妻焉日教弄玉作凤鸣后数年吹箫似凤声凤凰来止其舍公为作凤台一统志作风女台

祈年观【一作祈年宫】

详橐泉宫水经注曰雍县中年井秦惠公之故居所谓祈年宫也孝公又谓之橐泉宫名虽两出其实一宫也酈又按地理志知其地皆属雍县又引崔駰之言曰穆公冢在橐泉宫祈年观下又从而辨正其失曰刘向固言穆公墓无丘垄处矣惠公孝公并是穆公继世之君子孙无由起宫于祖宗之坟陵也以是推之知二证之非实也按酈此言则是祈年宫橐泉宫皆在惠公雍都而亦不知何人所建独汉书曰祈年宫惠公所起也三辅黄圖作蕝年宫且曰秦穆公所造庙记宫在城外而始皇本纪则曰在雍皆以世遠难究其的也

广成舍

史记蔺相如奉璧西如秦秦王舍相如广成舍索隱广成舍之名

张仪楼

杜甫石犀行蜀人矜夸一千歲泛滥不及张仪楼成都记云张仪楼在于城南高百尺蜀纪云张仪既筑龟城作楼高百尺定江山南北之势

观楼 射圃

华阳国志秦惠王二十七年张仪与张若城成都周回十二里高七丈郾城周回七里高六丈临邛城周回六里高五丈造作下仓上皆有屋而置观楼射圃成都县本治赤里街若徙置少城内城营广府金置盐铁市官并长丞修整里闾市张肆列与咸阳同制

具囿

左传云郑之有原圃犹秦之有具囿也

五苑

韩子秦大饥应侯请发五苑菓枣以活民按史记孝文王元年赦罪人修先王功臣褒厚亲戚弛苑囿

上林

应劭曰嬴秦未并天下章台上林皆在渭南上林秦苑名也

兽圈

三辅黄图秦有兽圈烈士传云秦王召魏公子无忌不行使朱亥奉璧一双诣秦秦王怒使置亥于兽圈中

永巷

史记范雎得见于离宫佯为不知永巷而入其中正义曰永巷宫中狱也

○田齐宫室

梧宫

刘向说苑楚使使聘于齐齐王飨之梧宫水经注齐王享楚使梧宫之侧有台层秀台西有碑汉熹平间立今废按山东通志梧台在临淄县界即梧宫也又齐地记云齐城有梧桐台唐韩翃青州诗栢寝寒芜变梧台宿雨收

雪宫

山东志古迹青州有雪宫在府城内城隍庙西有遗址存齐王见孟子于雪宫即此郡县志雪宫故趾在临淄县东北六里余按晏子春秋齐侯见晏子于雪宫姜齐有雪宫也文选谢惠连云雪宫建于东国雪山峙于西域注雪宫在齐故云东国

百畝室

老子注解齐有百畝之室按吕氏春秋齐宣王为大室盖百畝堂上三百户三年而未成羣臣莫敢谏老子注解盖引此也

右室

史记驺忌子以鼓琴见王威王说而舍之右室应劭曰古诸侯置左右室也

瑶台

说苑齐威王游于瑶台许慎淮南注帝有桀纣为璇室瑶台者璇瑶石之似玉以饰室台也

栢寝台

杜氏通典青州千乘县栢寝台齐景公与晏子游处至田氏王亦屡游乐焉庾亮启云齐威王不登栢寝之台故忠臣日亲楚庄王戒强台而弗登故骄乐日踈

琅邪台

战国春秋威王起琅邪之台倚山背流其高九仞淮南子注齐宣王乐琅邪之台三月不返按山东志琅邪台在琅邪山

戏马台

吕观孟子注引国策云齐宣王登戏马之台羣臣皆从【今本无】按志戏马台在新城县治东世传齐桓公歇马之台一云景公

祭台

山东志祭台在平陵县西南相传齐康公墓此后人筑祭台祭之或曰田齐之王祭之也

渐台

齐宣王渐台五重黄金白玉琅玕笼疏翡翠珠玑幕络连饰见列女传

九重台

说苑齐王起九重之台募国中有画者赐之钱狂卒敬君居常饥寒妻端正敬君工画贪赐画台去家日久思念其妻像向之熹笑旁人瞻见之以白王王即设酒与敬君相乐谓敬君曰国中献女无好者以钱百万易妻可乎不者杀汝敬君仓惶听许 余又按姜齐诸台名可考者左传齐晏子侍于遄台又齐有檀台亢仓子齐有清台不详世代又阚子云景公登虎圈之台又一统志桓公台在乐安县东齐桓公盟诸侯于此台他如穆陵台牛山台战台封卫台封禅台夫人台或以地或以事名号尤多不能具载又齐威王闭虞姬九层之台

稷山馆

史记齐宣王喜文学游说之士自如驺衍淳于髡接予瓌渊之徒七十六人皆赐列第为上大夫不治而议论是以齐稷下学士复盛且数百千人齐地记曰齐城西门侧系水左右有讲堂趾往往存焉虞嘻曰齐有稷山立馆其下以待游士名曰稷山馆七畧云齐田骈游稷下好谈论号天口言不可穷尽余按稷山馆一名讲堂郡国志云齐桓公宫城西门外有讲堂齐宣王立此学也故称为稷下学即稷山馆也

明堂

齐宣王欲毁明堂见孟子按礼记明堂位云明堂者明诸侯之尊卑昔成王封周公于曲阜令鲁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礼乐故泰山下有明堂相传为周公朝诸侯之处盖鲁封内有泰山后尝以为齐所代故齐南有泰山云

美唐

吕氏春秋齐人走莒燕人争金于美唐注美唐齐藏金之处楚方府三钱府之类也篇海云庙中路谓之唐

鹿囿

李郊宫室赋齐则栢台鹿囿按孟子曰臣闻郊闕之内有囿方四十里杀其麋鹿者如杀人之罪所谓鹿囿也

章华东门 闾门 武鹿门

史记宣王三十六年燕代自燕来入齐见于章华东门括地志云齐城章华之东有闾门武鹿门也东门国策作南门

杏唐之门

鲁连子鲁仲连见孟尝君于杏唐之门一作杏堂之门

稷门

刘向别録稷门齐城门也谈说之士期会于稷门之下故曰稷下一统志稷山者山有后稷祠故名稷山余按虞嘻所谓稷山馆者稷山下之馆也刘向所谓稷门者稷山之下门也或以稷门为稷馆误矣

司马门

列女传钟离春诣齐司马门按贾谊书曰天子宫门曰司马门司马贞曰天子门有兵栏曰司马门也

雍门

战国策孙子谓田忌曰使轻车锐骑冲雍门注雍去声齐西门也博物志韩娥东之齐过雍门鬻歌假而去余响遶梁三百日不絕故雍门人至今善歌

郎门

韩子齐中大夫有夷射者御饮于王醉而出倚于郎门

○楚宫室

细腰宫

四川志巫山治西北楚襄王所游之地有古楚宫遗址尚存所谓细腰宫也按楚灵王亦好小腰淮南子灵王好细腰而民有杀食自饥也徐陵玉台新咏序楚王宫内无不推其细腰卫国家人俱言讶其纖手述广记云楚中有宫人草状如金■〈廿登〉花色红翠俗说楚灵王时宫人数千皆多愁旷有囚死于宫中者葬之后墓上悉生此花

假君宫

越絶书云春申君子假君宫前殿屋盖地东西十七丈五尺南北十五丈七尺堂高四丈十溜高丈八尺殿屋盖地东西十五丈南北十丈二尺七寸户溜高丈二尺库东乡屋南北四十丈八尺上下户各二南乡屋东西六十四丈四尺上户四下户三西乡屋南北四十二丈九尺上户三下户二凡百四十九丈一尺檐高五丈二尺溜高二丈九尺周一里二百四十一步春申君所造

大宫

国策吴与楚战于柏举蒙穀奔入大宫负鸡次之典

渚宫

左传云楚子西縊而梁絶王使适至使为商公沿汉泝江将入郢王在渚宫下见之杜预注小洲曰渚正义曰商在汉水北汉水东流而南入江子西既至商闻谗言不敢居商县沿汉水顺流而下至江乃泝流逆上渚宫当郢都之南故王在渚宫下见之也

章华台

左传楚子即位为章华之宫纳亡人以实之杜预曰章华南近华容县余按楚华容城内又有章华台盖宫以台名也

兰台之宫

风赋楚襄王游于兰台之宫楚世家楚有人谓顷襄王曰王请缴兰台饮马西河兰台一名南台时所谓楚台者也湖广志楚台山在归州城中旧传楚襄王建台于此因名又杜诗注作云台之宫

寿宫

楚辞蹇将憺兮寿宫注寿宫楚供神之宫也汉武帝时置寿宫神君

楚殿

平原君传毛遂定从于楚殿上韩诗外传楚成王读于殿上又楚庄王赐其羣臣酒日暮酒酣左右皆醉殿上又乐人优孟入殿门大哭余按齐景公时有得罪者景公大怒缚置之殿下是春秋已有殿矣

太室史

记楚共王有宠子五人无适立乃望祭羣神请神决之而阴与巴姬埋璧于太室之庭杜预曰太室楚庙也据刘向别录云楚有太室王游焉是楚别馆

叶庭

国策秦兴师求九鼎周君患之颜率曰大王勿忧臣请东借救于齐谓齐王曰秦欲九鼎不若归之大国齐王大发师五万人救周而秦兵罢齐将求九鼎周君又患之颜率至齐谓齐王曰大国何途之从而致之齐齐王曰将寄径于梁颜率曰不可夫梁之君臣欲得九鼎谋之晖台之下沙海之上其日久矣鼎入梁必不出王曰寡人将寄径于楚对曰不可楚之君臣欲得九鼎谋之叶庭之下其日久矣鼎入楚必不出

小曲台

列女传楚恭王在小曲之台令尹侍焉

层台

楚书右篇楚庄王筑层台延石千重延壤百里国人劳苦罢敝士有反三月之粮者说苑云庄王筑层台大臣谏者七十二人皆死矣有诸御已者入谏庄王遂解层台而罢民楚人歌之曰薪乎莱乎无诸御已讫无子乎莱乎薪乎无诸御已讫无人乎按晋灵公尝造九层台

云梦台

高唐赋序游于云梦之台通鉴注祝穆云据左传邢夫人弃子文于梦中言梦而不言云楚子避吴入于云中言云而不言梦则知云梦二泽也汉阳志云在江之北梦在江之南子产相楚楚子享之赋吉日王以田江南之梦盖楚之云梦跨江南江北故有南梦有北梦

阳云台

古文苑襄王与唐勒景差宋玉游于阳云之台玉作大言赋文选作云阳时所谓阳台者

豫章台

水经注江水又东得豫章口夏水所通也西北有豫章冈盖因冈而得名矣或言因楚王豫章台名

匏居台

楚语伍举曰先君庄王为匏居之台高不过望国氛大不过容晏豆木不妨守备用

不烦官府或作抱居之台

放鹰台

一统志放鹰台在湖广安陆州州城东南五十里蕪泽间四望空阔极目千里而台居其中昔楚王游猎放鹰于此又襄阳耆旧记云楚王好游猎之事扬镳驰逐乎华容之下射鸿乎夏水之滨按荆门州北亦有放鹰台志云楚昭王放鹰之所

附社台

湖广志楚昭王游猎与越姬同乘驰逐登附社之台望云梦之圃顾谓姬曰乐乎对曰乐则乐矣不可久也亦见列女传

春申台

一统志春申台在寿州城内东北隅楚春申黄歇所筑遗址尚存

钓台

一统志钓台在江陵县西南龙陂北相传楚庄王垂钓台也

干溪台

新语楚灵王作干溪之台五百仞之高欲登浮云窥天文薛综注张衡东京赋引左氏传乃云楚子成章华之台于干溪误说也左传实无此文章华与干溪元非一处

中天台

贾谊新书楚王作中天之台三休而后至其上按魏襄王亦作中天台详魏宫室又文选注云周穆王筑台号曰中天之台中天言高及天半也

章华台【楚灵王筑 一名三休台】

左传楚子成章华台愿与诸侯落之史记灵王七年就章华台注宫室始成祭之为落台今在华容城内湖广志云华容城在监利县又云章华台一名三休台按贾子新书翟王使使之楚楚王夸之飨于章华之台三休乃至台名三休疑取诸此国语云昔楚灵王不君其臣箴谏不入乃筑台于章华之上为石郭陂汉以象帝舜

章华台【楚灵王筑】

一统志楚章华台在荆州府境有二台一在府城外沙市一在监利县东北皆传以为楚灵王所筑其在监利者又名三休台唐胡曾诗茫茫衰草没章华因笑灵王昔好奢台土未干箫管绝可怜身入野人家

章华台【楚襄王筑】

河南志河南开封府商水县西北三里有章华台初楚灵王筑章华台于华容城及襄王为秦将白起所迫北保于陈更筑此台

五仞台

说苑楚庄王与晋战胜之惧诸侯之畏己也乃筑为五仞之台台成而觞诸侯诸侯请约庄王曰吾薄德之人也诸侯请为觞乃仰叹曰将将之台窅窅其谋我言而不当诸侯伐之于是远者来朝近者入宾

九重台

韩诗外传齐景公使人于楚楚王与之上九重之台

强台

淮南子令尹子佩请饮庄王庄王请诺子佩疏揖北面立于殿下曰昔者君王许之今不果往意者臣有罪乎庄王曰吾闻子具于强台强台者南望料山以临方皇左江而右淮其乐忘死若吾薄德之人不可以当此乐也恐留而不能反国策云楚王盟强台而弗登曰后世必有以高台陂池亡其国者

荆台

边让赋云灵王游云梦之中息于荆台之上家语云楚王将游荆台司马子期谏一统志荆台在监利县西三十里士洲之南

五乐台

一统志湖广河阳府有五乐台在古州城东北相传楚王出猎之所孟子注笺云楚康王作乐台京台文选注楚王登

京台

南望猎山左江右湖其乐忘死

渐台

列女传贞姜者楚昭王夫人也王出游留夫人渐台之上王闻江水大至使使者迎夫人忘持其符使者请夫人夫人不去于是使者取符则水大至台崩夫人流而死蔡邕琴操有渐水之台疑即此

朝云馆

襄阳耆旧传楚襄王游云梦望朝云之馆

高唐观

傅武仲舞赋楚襄王既游云梦使宋玉赋高唐之事李善注云梦藪在南郡华容县高唐楚观名宋玉高唐赋序曰楚襄王与宋玉游于云梦之台望高唐之观漫叟诗话曰濠州西有高唐馆俗以为楚之高唐也宋阎钦爱诗借问襄王安在哉山川此地胜阳台盖言其非耳

高府

史记白公胜劫惠王置之高府杜预曰楚别府也

方府

庄辛说楚襄王方府之金方府藏金之府也

平府

吕氏春秋荆王发平府而视故记章句云平府藏书之室

三钱府

史记楚王使使封三钱之府

东面坛 西面坛

新序秦欲伐楚使使者往观楚之寶器楚王闻之召昭奚恤问焉恤曰此欲观吾国得失而图之寶器重于贤臣夫珠玉玩好之物非国之重寶也遂使恤发精兵三百人陈于西门之内为东面之坛一为西面之坛一秦使者至曰君客也请就上位

楚王池

楚王池在巫山县治东北其水甘美相传楚襄王曾于池上纳凉见志

洗马池

一统志洗马池在湖广荆州归州得胜门外一里楚襄王时洗马之所

永巷

列女传吳胜楚入至郢昭王亡吳王阖闾尽妻其后宫次至伯嬴持刀曰近妾而死何乐之有如先杀妾又何益于君王王慚遂退舍伯嬴与其保阿闭永巷之门皆不释兵三旬秦救至昭王乃复矣

龙门

楚辞望龙门而不见

蛇门

吴地记蛇门南面有陆无水春申君造以御越军在己地以属蛇因号蛇门

茅门

详见刑法考一作第门

棘门

李园杀春申于棘门见史记

楚门

越絶书楚门春申君所造楚人从之故为楚门

修门

宋玉招魂魂兮归来入修门些王逸注修门郢城门也

○赵宫室

信宫

武灵王十九年春正月大朝信宫见赵世家

晋阳宫

国策张孟谈曰臣闻董子之治晋阳也公宫之垣皆以荻蒿苫楚廡之其高至丈余君可发而为矢于是发而试之其坚则籥籥之劲不能过也君曰矢足矣吾铜少若何张孟谈曰臣闻董子之治晋阳也公宫之室皆以炼铜为柱质请发而用之则有余铜矣及三国之兵乘晋阳城三月不能拔吕览章句云晋阳之宫铜柱础天下之雄宫也又云董晋阳筑兵宫而人不见缉矢垣而邻国不备古以铜为兵春秋战国皆然郡国志云太原府城中又有三城其一曰大明城即古晋阳城也董安于所筑晋阳故宫一名大明宫在

州城内

避暑宫

一统志赵王台在山西辽州府和顺县西二里状如伏虎人传为赵襄子避暑宫

东宫

武灵王二十七年五月戊申大朝于东宫传国立王子何以为王见史记

沙丘宫

史记主父饿死沙丘宫正义曰在邢州平乡县东北二十里

坛台之宫

李公绪赵记曰赵孝成王造坛台之宫为赵都朝诸侯故曰信都

邯鄲宫

述异记曰邯鄲有故邯鄲宫基址存焉中有赵王果园梅李至冬而花春得食

丛台

郡国志赵有丛台有洪波台刘劭赵都赋结云阁于南宇立丛台于少阳唐开元十七年严浚作丛台赋张衡东京赋云周姬之末不能厥政政多用僻始于宫邻卒于金虎嬴氏傅翼择肉西邑是时也七雄并争竞相高以奢丽楚筑章华于前赵建丛台于后太平御览云赵武灵王建丛台于邯鄲汉书高后纪赵王宫丛台灾师古曰运聚非一故名丛台盖本六国时赵王故台也在邯鄲城中

洪波台

见郡国志又韩诗外传曰赵简子有臣曰周舍吏于门下抱笔执牍从之书过简子与之居无几死后与诸大夫饮于洪波之台酒酣泣曰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众人之唯唯不如周舍之谔谔今舍死吾亡无日矣

凿台

一统志山西太原府有凿台在榆次县南史记云智伯信韩魏从而伐赵攻晋阳韩魏杀之于凿台之下即此后为洞涡水所没

檀台

赵成侯时魏献荣椽因以为檀台见赵世家水经注作檀台

寒台

述异记恒州野望台赵武灵王以登高亦曰寒台

野台

史记武灵王十七年王出九门为野台以望齐中山之境徐广曰一作望台按括地志野台一名义台在定州乐县西南六十三里

清台

韩诗外传赵简子太子名伯鲁小子名毋恤简子自为二书牍亲自表之书曰节用听聪敬贤勿慢能勿使贱与二子使诵之居三年简子坐清台之上问二书所在伯鲁忘

其表令诵不能得毋恤出其书于袖令诵习焉乃出伯鲁而立毋恤清台一作青台

东庙

淮南子愍王专用淖齿而死于东庙

邯郸廡

赵世家赵孝成王十二年邯郸廡烧徐广曰庠廡之名音脍索隱曰廡积葛藁之处

鹿苑

一统志鹿苑在山西辽州和顺县西二里相传为赵襄子养鹿苑

赵圃

修墨録昔战国赵王作游圃多植松栢名曰赵圃又韩子云赵王游于圃中左右以菟与虎而辍观之盼然环其眼

司马门

国策

武安君北面再拜赐死缩剑将自诛乃曰人臣不得自杀宫中过司马门趋甚疾出諛门也右举剑将自诛臂短不能及衔剑征之于柱以自刺

諛门

详司马门

广门

烛过典广门之左详见赵职官

鹿门

史记赵肃侯十六年肃侯游大陵出于鹿门

无穷之门

国策武灵王曰昔者先君襄主与代交地城境封之名曰无穷之门所以诏后而期遠也

遗遗之门

国策武灵王率骑入胡出于遗遗之门

○魏宫室

丹宫

沈休文史记注梁襄王之丹宫赵成侯之檀台丽华冠于一时余按国策魏惠王广公宫制丹衣柱疑丹宫之名从此起也然国策乃惠王沈休文作襄王或别丹宫耳

范台

国策梁王觴诸侯于范台酒酣请鲁君奉觴鲁君兴避席择言曰主君之尊仪狄之酒也主君之味易牙之味也左白台而右闾须南威之美也前夹林而后兰台强台之乐也有一于此足以亡国梁王称善余按白台闾须魏之美女夹林兰台魏之宫苑也故曰南威之美强台之乐盖云魏之美女可比南威魏之宫苑可比强台文章虚实一读可辨

旧注以白台等皆作影语谬甚矣

兰台

详范台

文台

无忌上魏王书边尽拔文台堕垂都焚索隱曰文台台名列士传曰隱君陵施酒文台

京台

楚策更羸与魏王处于京台之下仰见飞鸟

晖台

国策颜率曰梁之君臣欲得九鼎谋之晖台之下沙海之上其日久矣注台名曰晖灵台河南志灵台在府城南二十里战国魏侯瑩所筑俗名梁惠王台洪范五行传曰天子曰灵台诸侯曰时台春秋纬曰天子灵台诸侯观台礼含文嘉曰天子灵台以考观天人之际法阴阳之会也

中天台

新台序魏襄王将欲为中天台许绾负锺而入曰闻大王将为中天之台愿加一力臣闻天与地相去万九千里其趾当方一万里尽王之地不足为台趾王默然罢筑者

文侯台

魏台在魏县界相传魏文侯筑古谓之文侯台也见志

拜郊台

一统志直隶大名府南大门外有高台相传魏惠王拜郊台今称村曰台头堡

武侯台

武侯台在今直隶大名府南一十里旧有坛曰武侯坛相传谓魏武侯坛也见志

正殿

说苑魏文侯御廩灾文侯素服避正殿

夹林

详范台

梁囿

国策魏有梁囿温囿又信陵君书五入囿中索隱曰囿即圃田郑蕝属魏

温囿

详梁囿

逢忌蕝

薛瓚汉臣引汲郡古文云梁惠王发逢忌之蕝以赐民今浚仪有逢陂忌泽是也又见魏食货考

青沼

世说葆真池即梁惠王故沼桓谭云魏王为青沼按孟子见梁惠王王立于沼上疑此沼也

丽譙

庄子徐无鬼见魏武侯曰无盛鹤列于丽譙之间注鹤列陈兵也丽譙高楼也亦作丽譙谓华丽而嵯峨战楼名也按周礼司市思次郑司农云次市中侯楼也周亦有侯楼陆机洛阳记云洛阳城周公所制城上百步有一楼櫓外有沟渠又黄帝有五城十二楼见汉郊祀志范蠡为勾践作飞翼楼以象天门见吴越春秋

郎门

国策梧下先生见魏王曰愿王专事秦无有他计魏王曰诺客趋出至于郎门而反注郎门者按韩非子使郎中开道于郎门之内也

夷门

史记魏有隐士曰侯嬴年七十家贫为大梁夷门监者太史公曰吾过大梁之墟求问其所谓夷门夷门者城之东门也

○韩宫室

鸿台宫

张仪说韩王曰秦下甲据宜阳断韩之上地东取成皋荣阳则鸿台之宫桑林之苑非王之有也注韩之宫室其地未详

望气台

韩王望气台见玉海

听讼观台

孙子荆过台赋叙曰酸枣寺门外夹道左右有两故台访之故老云韩王听讼观台高一十五仞楼虽泯灭然广基似于山岳召公大贤犹舍甘棠区区小国而台观隆崇骄盈于世以鉴来今故作赋曰望韩王之故台寻往代之所营双阙碣以峻峙贯云气而上征歷千载而特立显妙观乎太清薄邯郸之丛台陋楚国之章华邈岩堯以亢极岂岑楼之能加至乃宫观弘敞增台隱天伐文梓于万仞发玉石于三泉优倡角鸟鸟之声蛾眉戏白雪之舞纷淫衍以低仰翳修袖而容与

桑林苑

详鸿台宫

高门

韩世家韩昭侯二十五年旱作高门屈宜臼曰昭侯不出此门何也不时吾所谓时者非时日也人固有利不利时昭侯尝利矣不作高门往年秦拔宜阳今年旱昭侯不以此时恤民之急而顾益奢此谓时绌举嬴二十六年高门成昭侯卒果不出此门刘向别錄云韩宫室之美有桑林高门金玉布列五色错举

○燕宫室

碣石宫

史记驸衍如燕昭王筑碣石宫身亲往师之正义云碣石宫在幽州蓟县西三十里宁台之东

甘棠宫

昔召公巡行乡邑有棠树决狱改事其下召公卒而民人思召公之政怀棠树不敢伐作甘棠之诗后昭王慕召公之政起甘棠宫祠召公焉见诗纬注

元英宫

乐毅报燕王书大吕陈于元英索隱曰大吕齐钟名元英燕宫殿名也

洞宫

仙传燕昭王得洞光之珠以饰宫故曰洞宫刘沧有宿洞宫诗沐发清斋宿洞宫又唐人称道院曰洞宫

明光宫

十二国续史燕惠王起明光宫金纬玉经白刃为表周宫为衣迷不知其所从入

东宫

燕丹子燕太子丹自喜得荆轲永无秦忧日与轲游东宫临池而观拾瓦投鼃太子令人捧盘金丸进之按左传注云太子不敢居上位故常居东宫

正寝

拾遗记云燕昭王居正寝召其臣甘需曰寡人志于仙道欲学长生久视之道可得遂乎

磨室

史记乐毅书故鼎反乎磨室索隱曰燕鼎前输于齐今反入于磨室磨室宫名徐广曰磨歷也国策新序作歷室

祗明室

灵气寶符云燕昭王坐祗明之室升于泉昭之馆此馆常有白凤白鸾遶集其间

展台

一统志展台在涿州西南旧传燕昭王尝展礼于此作展台

宁台

乐毅报燕王书齐器设于宁台注宁台燕之台也

灵台

范志燕昭王起灵台穷极珍巧子时起工午毕谓之子午台

黄金台

上谷郡圖经黄金台易水东南十八里昭王置千金于台上以延天下之士述异记云黄金台或呼为贤士台亦谓之招贤台圖書编又称金台

小金台

一统志黄金台在今顺天府东南一十六里又一台曰小金台在府东南一十五里燕中杂纪云小金台昭王养学者之处也

金台

晋书云段疋碑讨石勒进屯故安县故燕太子丹金台据此燕丹又有金台也

仙台

水经注燕王仙台东有三峰甚为崇峻腾冠众峯高霞翼岭岫壑冲深含烟罩雾耆旧言燕昭王求仙处按史记云齐威宣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莱方丈瀛洲此三神山者其传在渤海中去人不远患且至则船风引而去盖尝有至者诸仙人及不死之药皆在焉燕昭王盖迷于仙者也

崇霞台

拾遗记昭王登崇霞之台

握日台

亦见拾遗记

钓台

水经注固安县金台陂西北有钓台高丈余陂北十余步有金台有小金台台北有兰马台并悉高数丈秀峙相对翼台左右水流径通长庑广宇周旋被浦栋堵咸沦柱础尚存耆旧咸言昭王礼宾广延方士至如郭隗乐毅之徒邹衍剧辛之俦自远而至者多矣不欲令诸侯之客伺隙燕邦故修建下都馆之南垂燕昭创之于前子丹踵之于后

兰马台

详钓台

禅台

薛氏孟子章句曰燕吟筑禅台让于子之后昭王复登禅台让于乐毅毅以死自誓不敢受禅禅台一名尧舜台

逃齐台

燕有逃齐台在小金台东北十六里相传为子之之乱齐伐燕羣臣登台避兵后名台曰逃齐台见史记旧注余按帝王世纪云周赧王虽居天子之位为诸侯所侵逼与家人无异贯于民无以归之乃上台以避之故周人因名台曰逃债周之逃债燕之逃齐可云二逃双妙

五花台

一统志五花台在易州治相传周武王筑为日者占候之所曰候台至战国燕昭王建五楼其上尝游乐其间更名五花台

三台

三台城在容城县见志城冢记云燕魏分易水为界筑三台登降以耀武即此

阳华台

燕丹子云荆轲之燕太子为置酒阳华之台一作章华之台

通云台

拾遗记昭王坐通云之台亦曰通霞台山西有昭石去石十里视人物之影如镜焉碎石片片皆能照人而质方一丈则重一两昭王舂此石为泥泥通霞之台

泉昭馆

详祗明室

华阳馆

史记索隐燕太子丹与樊将军置酒华阳之馆出美人奇马一作华阳台疑即阳华台也史无明文姑并存之又按水经注易水二馆之城涧曲泉清山高林茂风烟披薄触目怡情方外之士尚凭依旧居取畅林木二馆谓樊于期荆轲之馆也又云易水又东历燕之长城又东径渐离城南盖太子丹馆高渐离处也

七国考卷四

●钦定四库全书

七国考卷五

(明)董说 撰

○楚国名

楚 荆

吕览荆平王得如黄之狗籥籥之簠以畋于云梦檀弓襄公朝于荆国策有献不死之药于荆王者又荆宣王问羣臣曰吾闻北方之畏昭奚恤也越絶书荆平王传韩非子齐荆攻魏魏王遗荆王美人亢仓子荆君熊圉问水旱理乱韩诗外传越王勾践使廉稽献民于荆王尸子云荆者非无东西也而谓之南其南者分也说苑吴王欲伐荆又鲁襄公朝荆新序田赞衣儒衣而见荆王通释云荆自文王始见于春秋僖元年始称楚庄十年荆败蔡师于莘公羊曰荆者州名州不若国贬之若荆州之夷然也穀梁曰荆楚也何以谓之荆狄之也圣人立必后至天子弱必先叛左氏无此杜元凯曰荆楚本号也按诗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惩则荆为楚之本号亦明矣

郢

桓子新论郢王好细腰而宫人饿屈原哀郢曰顾龙门而不见孰而东门之可芑史记齐愍王谓其相曰不若留太子以求楚之淮北相曰不可郢中立王是吾抱空质而行不义于天下也尸子郢王问于羣臣曰吾国治乎按此楚荆郢并称

○赵国名

赵 邯鄲

竹书纪年周显王十三年邯鄲成侯会燕成侯于安邑十四年邯鄲伐卫十六年邯鄲之师败我于桂陵【我言魏也】三十三年郑威侯与邯鄲围襄陵二十七年十月邯鄲伐我北鄙隐王【即赧王】十三年邯鄲命吏大夫奴迁于九原将军大夫适子代史

皆貂服桓子新论云邯鄲立王是抱空质也战国春秋云邯鄲王有吞天下之心皆指赵也

晋

韩魏赵号三晋详见魏国名考

○魏国名

魏 梁

魏惠王徙治大梁国号曰梁按魏世家惠王三十一年秦用商君东地至河而齐赵数破我安邑近秦于是徙大梁竹书纪年梁惠成王九年四月甲寅徙邦于大梁与史记不合今按孟轲至梁在惠王三十五年从史记徙梁已二年从纪年从梁已二十二年故其书曰梁惠梁襄不曰魏惠魏襄也又按魏世家惠王已后或称魏如张耳见魏王张仪魏章皆归于魏魏相田需死蘓秦谓魏王秦昭王谓左右今韩魏与始孰强魏人有唐睢谓魏王秦昭王遽为发兵救魏赵使人谓魏王无忌谓魏王魏太子增质于秦皆称魏也或称梁如邹衍淳于髡孟轲皆至梁楚相昭鱼谓蘓代君其为梁王代请说臣遂北见梁王韩亡秦有郑地与大梁邻皆称梁也

晋

赵岐孟子注韩魏赵本晋六卿当此时号三晋故梁惠王曰晋国天下莫强焉

○韩国名

韩 郑

战国策襄王时周最使郑立韩扰而废公叔周最患之曰公叔之与周君交也今我使郑立韩扰而废公叔语曰怒于室者色于市今公叔怨齐无奈何也必絶周君而深怨我矣史舍曰公行矣请令公叔必重公周最行至郑注云郑韩也又厘王时或谓郑王曰昭厘侯一世之明君也注云郑王韩王也按竹书纪年周安王二十一年魏武侯六年韩灭郑哀侯入于郑烈王二年晋桓公邑哀侯于郑曰韩山竖贼其君哀侯曰韩共侯赵成侯迁晋桓公于屯留是犹称韩不称郑也显王元年郑城邢丘自是已后变韩为郑三年曰公子景贾帅师伐郑七年曰王会郑厘侯于巫沙九年曰秦师伐郑次于怀十年曰郑取屯留尚子十一年曰郑厘侯使许息来致地平丘户牖首垣诸邑及郑驰地我取枳道与郑鹿王及郑厘侯盟于巫沙以释它阳之围归厘于郑十二年曰郑厘侯来朝十四年曰秦公孙壮伐郑十五年曰东周与郑高都十六年曰王以韩师二十四年曰魏败韩马陵二十六年曰穰疵帅师及郑孔夜战于梁赫郑师败逋三十一年曰秦蘓胡伐郑三十三年曰郑威侯与邯鄲围襄陵三十八年曰王会郑威侯于巫沙慎靓王六年曰郑侯使韩辰归晋阳及向隱王元年曰郑宣王来朝梁七年曰翟章救郑数十年间称韩者二称郑者十四矣

晋

详见魏国名考

七国考卷五

●钦定四库全书

七国考卷六

(明)董说 撰

○秦羣礼

改元

更元 史记秦惠文王十四年更为元年又十四年而卒【先是魏惠王三十六年改称元年后十一年而秦惠王复改元】按周文王改元矣尚书运期授注云周文王以戊午薨二十九年受命受命之月己是季秋至明年乃改元书序云惟十有二年武王伐殷注云本文王受命而数之是年入戊午薨四十岁矣以歴考之入戊午薨二十九年岁在戊午其年殷九月二十五日得甲子明年乃改元则元年岁在己未是得赤雀之命后年改元之验也武成正义云文王断虞芮之讼诸侯归之改称元年王应麟曰诸侯自于其国各称元年是己之所称容或中年得改

正朔

闰月 秦别纪宣公初志闰月咸阳记云宣公闰月天时定矣献公为市人志和矣十月为岁首 秦纪昭王四十二年先书十月次书九月四十八年先书十月次书正月五十年先书十月次书十二月次书二月吕不韦春秋季秋纪亦书合诸侯制百县为来岁受朔日与诸侯所税于民轻重之法则自昭王以来用十月为岁首久矣特始皇定为制耳

朝会

设九宾 史记赵使相如献璧于秦谓秦王曰和氏璧天下所共传寶也赵王恐不敢不献赵王送璧时斋戒五日今大王亦宜斋戒五日设九宾于廷臣乃敢上璧秦王斋五日后乃设九宾于廷韦昭曰九宾即周礼九仪索隱曰周礼大行人别九宾谓九服之宾客也列士传云设九牢也刘伯莊云九宾者周王大脩之礼天子临轩九服同会秦何得有九宾但亦陈设车辂文物耳又荆轲献督亢之地图秦王闻之大喜乃朝服设九宾朝天子 孝公二十年使公子少官率师会诸侯逢泽朝天子

来朝 史记惠文君元年楚韩赵蜀人来朝三年韩魏太子来朝武王四年魏太子来朝昭襄王五年魏王来朝应亭十年楚懷王入朝秦秦留之十七年城阳君入朝及东周君来朝二十九年周君来五十三年天下来宾韩王入韩魏委国听令【凡七国朝会聘享燕飧贡献见诸传记者不可胜述每存一二附于群礼盖余非为记事之书也】

聘享

通聘享之礼 秦襄公以兵送周平王平王封襄公为诸侯赐之岐以西之地曰戎无道侵夺我岐丰之地秦能攻逐戎即有其地与誓封爵之襄公于是始国与诸侯通使聘享之

礼遗女 乐繆公以女乐二八遗戎王戎王受而说之终年不还抱扑子云秦惠王以美女五人与蜀王

归禭 左传秦人来归僖公之禭礼也杜预曰秦慕诸夏欲通敬于鲁因有翟泉之盟故追赠僖公并及成风本非鲁方岳同盟无相赴吊之制故不讯其后而以接好为礼朝贺

天子贺 繆公三十七年秦用由余谋伐戎王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伯西戎天子使召公过贺繆公以金鼓孝公二年天子致胙十九年天子致伯惠文王二年天子贺四年天子致文武胙

诸侯贺 孝公二十年诸侯毕贺

以鴈贺 说苑秦繆公得百里奚公孙友归取鴈以贺

冠礼

王冠 惠文三年王冠昭襄王三年王冠

昏礼

嫁女 弟襄公元年以女弟繆嬴为丰王妻或曰周无丰王闕本作幽王盖幽丰字相近而又适其时作幽似矣然以余推之果为幽王所娶当云以女弟繆嬴为幽王后妻字无义此是戎狄之君僭称王号耳且幽王娶申后岂得有繆嬴耶

嫁宗女 繆公十五年晋使太子圉为质于秦秦妻子圉以宗女

再嫁宗女 繆公二十三年晋惠公卒子圉立为君秦怨圉亡去乃迎晋公子重耳于楚而妻以故子圉妻

蛮夷尚女 后汉书云秦惠王并巴中以巴氏为蛮夷君长世代尚秦女其人爵比不更有罪得以爵除

宗室

军功属籍 秦法宗室非有军功不得为属籍见史记

贡献

献夜光之璧 国策张仪为秦破从连衡说楚王楚王遣车乘献夜光之璧于秦王

献长人 蜀王本纪秦昭襄王时宕渠郡献长人二十五丈六尺

燕飧

馈七牢 繆公生得晋君既而与盟许归之更舍上舍而馈之七牢贾逵曰诸侯雍饩七牢牛一羊一豕一为一牢也

赏赐

赐食物 范雎传秦昭王下令国中有敢言郑安平事者以其罪罪之而加赐相国应侯食物日益厚以顺适其意

赐田宅 樗甘传秦封甘罗为上卿复以始甘茂田宅赐之

赐爵 史记秦王闻赵食道絶王自之河内赐民爵各一级

谥法【称号附】

君谥 莊【秦仲子以伐西戎为大夫谥莊公秦自栢翳始封歷非子秦侯公伯秦仲皆无谥至莊公始谥】襄【莊公子以御戎封为侯遂谥襄公】文【襄公子谥文公】寧【文公孙谥寧公】武【寧公长子谥武公战国惠文君子谥武王一曰谥悼武】德【武子弟谥德公】宣【德公子谥宣公】成【宣公弟谥成公】穆【成公弟任好谥穆公】康【任好子瑩谥康公】共【瑩子和谥共公】桓【和子瑩谥桓公】景【瑩子后谥景公】哀【后子谥哀公】惠【哀公孙谥惠公简公子谥惠公】悼【惠公子谥悼公】厉共【悼公子谥厉共公】躁【厉共公子谥躁公】懷【躁公弟被围自杀谥懷公】灵【怀公孙谥灵公】简【怀公子名悼子谥简公索隱曰简公懷公子灵公季父始皇本纪云灵公生简公误也】献【灵公子师隰谥献公】孝【献公子渠梁谥孝公】惠文【孝公子谥惠文正名驷】昭襄【武王弟稷谥昭襄王】孝文【昭襄王子柱谥孝文王】莊襄【孝文王子楚谥莊襄王其子政立为始皇帝除谥法】

后谥 穆【秦穆公夫人谥穆姬史记作繆王圻曰穆姬晋女也在晋曰伯姬伯为长女也在秦曰穆姬从夫之谥也嫁于小国则不从夫之谥如纪伯姬郟伯姬潞伯姬是也次国亦不从夫之谥如文姜声姜出姜齐姜是也其有叔姬者各据本国次序也五经通义曰妇人以随从为义夫贵于朝妇贵于室故得蒙夫之谥又曰夫人无爵故无谥】

太子谥 诤【文公太子谥诤公】夷【哀公太子谥夷】昭【怀公太子谥昭】悼【昭襄太子谥悼 杜佑曰周制士冠礼云天子之元子士也士无谥故知太子无谥王圻曰太子无所施行不得设谥】

无谥 出子【宣公少子被弑号出子 惠公子被弑号出子应劭曰秦之出子无谥之号也按通鉴作出公胡三省云出非谥也以其失国出死故曰出子】

仲 秦风车鄰美秦仲也孔氏曰秦仲以号配国者附庸未得爵命无谥可称

公 莊公襄公文公寧公德公文公宣公成公穆公康公共公桓公景公哀公惠公悼公厉共公躁公怀公灵公简公献公孝公

王 惠文王昭襄王孝文王莊襄王

帝 秦昭王十九年齐王为东帝秦昭王为西帝二月复去帝为王

君 应劭云秦惠文王初称君后称王

太后 事物考云秦昭王母芈氏号宣太后太后之号始于此也

○田齐羣礼

朝会

朝天子 通鉴周烈王六年齐威王来朝是时周室微弱诸侯莫朝而齐独朝之天下以此益贤威王

朝秦 史记齐王建二十八年王入朝秦秦王政置酒咸阳

来朝 宣王二年三晋之王皆因田嬰朝齐王于博望關而去愍王三十八年西侵

三晋欲以并周室为天子泗上诸侯邹鲁之君皆称臣来朝

昏礼

迎妇 愍王四年迎妇于秦

纳后 山东志齐闵王出游东郭百姓尽观宿瘤采桑如故王问而贤之将载后车女曰贞女一礼不脩虽死不从而于是使使者加金百镒往聘迎之以宿瘤为后又鍾离春齐无盐邑之女齐宣王之后也丑嫁不售宣王闻其贤纳以为后

燕飧

太牢 颜觸与齐王游食必太牢出必乘车

贡献

献玉珥 韩子薛公相齐威王夫人死中有十孺子皆贵于王于是为十玉珥而美其一献之王以赐十孺子明日视美珥之所在而劝王以为夫人

献鹄 魏文侯使舍人毋择献鹄于齐见说苑

赏赐

赐车剑 国策齐王逐孟尝君梁王虚上位遣使者黄金百斤车百乘往聘孟尝君孟尝君不往也齐王闻之君臣恐惧遣太傅赍黄金千斤文车二驷服剑一封书谢孟尝君

赐牛酒 史记田单为齐相解裘衣寒者王欲因以为己善乃赐单牛酒嘉其行

赐第 宣王喜文学游说之士自如驺衍淳于髡田骈接予慎到环渊之徒七十六人皆赐列第为上大夫

威王三赏 国策齐威王下令羣臣能面刺寡人者受上赏上书谏寡人者受中赏能谤讥寡人于市朝闻寡人之耳者受下赏

谥法

君谥 桓【齐侯田和莊子之子号太公和子午谥桓公】威【午子因齐僭称王谥威王】宣【因齐子辟疆谥宣王】愍【辟疆子地谥愍王一作闵】襄【地子法章谥襄王法章子建灭于秦无谥也】按战国无臣谥或者以威王少子田嬰谥靖郭君嬰子田文谥孟尝君失其实矣冯驩曰孟尝君客我死而后谥生而称之乎独怪王圻续文献通考靖郭孟尝并载谥法又不能张正义之是折索隱之非两存抵牾之说何无主之甚也【右谥法】

子 文子桓子武子成子襄子莊子

公 莊子子田和号田太公【田齐未尝称侯】

王 威王二十六年称王宣王愍王襄王王建余按齐威王二十六年周显王十六年盖田齐最先王韩宣惠王十一年周显王四十七年赵武灵王元年周显王四十四年燕易王元年周显王三十七年魏襄王元年周显王三十五年秦惠文王元年周显王三十二年先齐而王者独楚武王耳

帝 愍王三十六年齐王为东帝秦昭王为西帝苏代自燕来说齐于是齐去帝复为王秦亦去帝盖称帝者二月

○楚羣礼

朝会

商人见君 韩诗外传楚国之法商人欲见君者必有大献重质然后得见

聘享

献天子 史记楚成王恽元年初即位布德施惠结旧好于诸侯使人献天子天子胙曰镇尔南方夷狄之乱无侵中国于是楚地千里

宗庙

庙堂图画 楚辞天问序云屈原放逐忧心愁悴彷徨山泽经歴陵陆仰天叹息见楚先王之庙及公卿祠堂图画天地山川神灵及古圣贤怪物所行事周流罢倦休息其下仰视图画因书其壁呵而问之以泄愤懣据此楚庙有图画如周之明堂也

祭典 国语屈到嗜芰有疾召其宗老而属之曰祭我必以芰及祥宗老将荐芰屈建命去之宗老曰夫子属之子木曰不然夫子承楚国之政其法刑在民心而藏在王府上之可以比先王下之可以训后世虽微楚国诸侯莫不誉其祭典有之曰国君有牛享大夫有羊馈士有豚犬之奠庶人有鱼炙之荐笱豆脯醢则上下共之不羞珍异不陈庶侈夫子不以其私欲干楚国之典

養老

国老 说苑楚王赐虞丘子采地三百号曰国老【或作赐菜田三百号曰国老】按礼记王制曰有虞氏養国老于上庠養庶老于下庠夏后氏養国老于东序養庶老于西序殷人養国老于左学養庶老于右学周人養国老于东胶養庶老于虞庠正义皇氏云人君養老有四一養老更二子孙死难養其父祖三養致仕之老四養庶人之老蔡邕月令章句云三老国老也五更庶老也

礼贤

金币聘士 韩诗外传楚莊王使使赍金百斤聘北郭先生又楚襄王遣使以金千斤白璧百双聘莊子以为相孔丛子楚王使使奉金币聘夫子

昏礼

迎妇 懷王二十四年倍齐而合秦秦昭王初立乃厚赂于楚楚往迎妇

自娶太子妇 平王二年使费无忌如秦为太子建取妇好来未至无忌先归说平王曰秦女好可自娶为太子更求平王听之卒自娶秦女生熊珍更为太子娶

宗室

三姓谱属 离骚注云楚三闾之职掌王族三姓曰昭屈景屈原序其谱属率其贤良以励国士盖楚官多用同姓故谱属最重也

贡献

献药 楚策有献不死之药于荆王者

献鱼 新序楚人有献鱼于王者曰今日渔获食之不尽卖之不售弃之又惜故来献也

献鹤 史记齐王使淳于髡献鹤于楚韩诗外传作献鸿

献珥 国策楚王后死未立后也谓昭鱼曰公何不请立后昭鱼因买五双珥令其一善而献之王明日视善珥所在请立之

燕飧

飧邻国公子 楚成王三十五年晋公子重耳过楚成王以诸侯客礼飧而厚送之于秦

飧邻大夫 左传晋郟至如楚聘且莅盟楚子享之子反相为地室而县焉郟至将登金奏作于下惊而走出

觴诸侯 说苑楚莊王为五仞之台而觴诸侯昭二年楚灵王享昭公于新台好以大屈既而悔之

赐羣臣酒 楚史柁机莊王赐羣臣酒日暮酒酣烛灭有引妇人之衣者

朝设脯糗 楚语云昔斗子文三舍令尹无一日之积恤民之故也成王闻子文之朝不及夕也于是乎每朝设脯一束糗一筐以享子文至于今令尹秩之

赏赐

赐田 宋玉小言赋云楚襄王既登阳云之台命诸大夫景差唐勒宋玉等并作大言赋卒而宋玉受赏有作小言赋王曰善赐云梦田国策云昭王反郢蒙穀不受遂自弃于磨山之中至今无冒注谓子孙虽有罪不冒法也又楚有赏田见左传

赐地 孝烈王元年以黄歇为相封为春申君赐淮北地十二县后十五载黄歇言之楚王曰淮北地边齐其事急请以为郡便因并献淮北十二县请封于江东考烈王许之春申君因城故吳墟以自为都邑又襄王封莊辛淮北之地

谥法【称号附】

君谥 武【熊通弑兄蚡冒之子代立谥武王】文【熊通子熊贲谥文王】成【熊贲子熊恚为太子商臣所弑谥成王】穆【熊恚子商臣弑父代立谥穆王】莊【商臣子侶谥莊王】共【侶子审谥共王】康【审子拈谥康王】灵【招子围谥灵王】平【审子弃疾改名熊居谥平王】昭【熊居子珍谥昭王】惠【珍子章谥惠王】简【章子中谥简王】声【中子当谥声王】悼【当子类谥悼王】肃【类子臧谥肃王】宣【臧子熊良夫谥宣王】威【良夫子熊商谥威王】懷【熊商子熊槐谥怀王】顷【襄熊槐子横谥顷襄王】考烈【横子熊元谥考烈王】幽【元子悼谥幽王一云名悍】哀【悼弟犹谥哀王】

无谥 【文王熊贲子熊羆是为杜敖无谥 康王子员是为郟敖无谥 哀王犹庶兄负刍杀犹自立灭于秦无谥】按楚自熊绎始封至十七世武王而有谥荆蛮之俗

积久乃变也按史记楚武王三十五年楚伐随谓随请王室尊吾号王室不听熊通怒曰我自尊耳乃自立为武王生以为号死以为谥矣左传商臣以宫甲围成王请食熊蹯而死不听丁未王缢谥之曰灵不瞑曰成乃瞑共王疾告大夫曰不穀不德少主社稷生十年而丧先君未及习师保之教训而膺受多福是以不得而亡师于鄙以辱社稷为大夫忧其弘多矣若以大夫之灵获保首领以没于地惟是春秋窀穸之事所以从先君于祔庙者请为灵若厉大夫择焉莫对及五命乃许秋共公卒子囊谋谥大夫曰君有命矣子囊曰君命以共若之何毁也赫赫楚国而君临之抚有蛮夷奄征南海以属诸夏而知其过可不谓共乎请谥之共大夫从之是以知楚国谥法之重也若夫杜敖无谥郟敖无谥则不得其解矣【右谥法】

子 熊绎熊艾熊■〈黑旦〉熊胜熊扬熊渠【熊渠称王已而复去王称子】熊挚红熊延熊勇熊严熊霜熊狗熊罾熊仪【是为若敖】熊坎【是为霄敖】熊■〈日旬〉【是为蚡冒】典略云楚自熊绎至蚡冒并称楚子

王 蚡冒弟为武王武王之后文王成王穆王莊王共王康王灵王平王昭王惠王简王声王悼王肃王宣王威王懷王顷襄王考烈王幽王哀王王负刍按熊绎当周成王之时举文武勤劳之后嗣而封熊绎于楚蛮封以子男之田称楚子当周夷王之时王室微诸侯或不朝相伐熊渠甚得江汉间民和乃兴兵伐庸阳粤至于鄂熊渠曰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乃立其长子康为句亶王中子红为鄂王少子执疵为越章王及周厉王之时暴虐熊渠畏其伐楚亦去其王及熊通立三十五年伐随随曰我无罪楚曰我蛮夷也今诸侯皆为叛相侵或相杀我有敝甲欲以观中国之政请王室尊吾号随人为之周请尊楚王室不听还报楚三十七年楚熊通怒曰吾先鬻熊文王之师也早终成王王举我先公乃以子男田令居楚蛮夷皆率服而王不加位我自尊耳乃自立为武王盖周桓王十六年也穀梁传曰吳楚之君不书葬辟其号也谓辟其称王之号也

敖 楚熊仪为若敖熊坎为霄敖文王子熊麇为杜敖康王子员为郟敖弃疾即位葬子干于訾实訾敖杜预曰不成君无号谥者楚皆谓之敖余按敖者楚国尊大之别称楚尊官有莫敖可推也熊眴为蚡冒冒字不可考或作若敖

○赵礼

朝会

大朝 武灵王十九年春正月大朝信宫二十七年五月大朝于东宫见史记

羣臣宗室之礼 惠文王立四年朝羣臣安阳君亦来朝主父令王听朝而自从旁观窥羣臣宗室之礼

大备 悼襄王元年大备正义曰谓行大备之礼也

宗庙

庙见 武灵王十六年五月大朝东宫传国于何王庙见礼毕出临朝

養老

三老 武灵年少未能听政置博闻师三人左右司过三人及听政先问先王贵臣肥义加其秩国三老年八十月致其礼

庆赏

置酒脯 惠文王三年主父灭中山迁其王于肤施起灵寿北地方从代道大通还归行赏大赦置酒脯五日按汉书音义云汉律三人已上无故羣饮罚金四两恩诏横赐得令聚会饮食五日脯布也言天子布恩于天下

贡献

献雀 孔丛子邯郸之民以正月旦献雀于赵王而缀以五采

献鸠 列子邯郸之人以正月之旦献鸠于简子简子大悦厚赏之

赏赐

赐田 赵简子疾五日不知人扁鹊视之曰不出三日疾有间居二日半简子寤董安于以扁鹊言告简子赐扁鹊田万畝

赐衣 烈侯好音欲赐郑歌者枪石二人田各万畝相国公仲不与乃进牛畜荀欣徐越三人烈侯说止歌者田官三人赐相国衣一袭注单复具为一袭

赐金 肃侯游大陵出于鹿门大戊午扣马曰耕事方急一日不作百日不食肃侯下车谢赐大戊午金百镒见桓谭论

赐冠带 国策武灵王立周绍为王子傅又赐周绍胡服衣冠具带黄金师比注具带带饰之备也犹具剑

赐璧 虞卿者游说之士蹑屣担簦说赵孝成王一见赐黄金百镒白璧一双

赐汤沐邑 信陵君传公子留赵赵王以鄙为公子汤沐邑

谥法【称号附】

君谥 烈【赵侯藉赵献子浣之子谥烈侯】武【烈侯弟谥武侯】敬【烈侯子章谥敬侯】成【章子种谥成侯】肃【成侯子言谥肃侯】武灵【肃侯子谥武灵王】惠文【武灵王子何谥惠文王】孝成【何子丹谥孝成王】悼襄【丹子偃谥悼襄王】幽缪【偃子迁谥幽缪王徐广曰王迁无谥今独此称幽缪主者盖秦灭赵之后人臣窃追谥之迁子嘉为代王灭于秦无谥】

后谥 武灵王纳呉侯之女娃嬴是为孟姚有宠卒谥惠后【右谥法】

子 史记赵武卒谥为文子文子生景叔景叔卒生赵鞅立是为简子简子卒毋恤立是为襄子【又襄子弟曰桓子】

侯 襄子卒赵浣立是为献侯献侯卒子烈侯籍立烈侯卒太子章立是为敬侯敬侯子种立是为成侯成侯子语立是为肃侯

王 肃侯卒子武灵王立按武灵王八年五国相王赵独否曰无其实敢处其名乎今国人谓已曰君及惠文王立武灵又自号为主父不知何时称王也惠文王卒太子丹立是为孝成王孝成王卒子偃立是为悼襄王悼襄王卒子迁立是为幽缪王【赵武灵

王元年周显王四十四年】

君 见上按灵王能矫五国之非然赵侯爵称侯可也今称君亦无义沈羽云三晋本大夫而为诸侯者故多称主君梁王觞诸侯于范台鲁君曰主君之尊仪狄之酒也见国策韩昭侯三日不朝大夫谏曰主君玩国甚矣见典论

父 武灵王自号主父一曰君二曰父甚奇

孟 通鉴豫让漆身为疔吞炭为哑行乞于市其妻不识也行见其友其友识之为之泣曰以子之才臣事赵孟必得近幸胡三省云自春秋之时赵宣子谓之宣孟赵文子谓之赵孟其后遂袭而呼为赵孟孟长也

追 侯周威烈王二十三年魏韩赵皆立为诸侯魏文侯二十三年韩景侯六年赵烈侯六年赵烈侯既侯遂追尊献子为献侯 余又按诸书载列国事迹其称号有甚缪者如阍子云赵简王好猎是赵简子也班婕妤咏扇画作秦王女乘鸾向烟雾乃用箫史事是秦缪公也一统志赵王台是赵襄子也皆未尝称王如楚武王冢皇览云楚武帝冢韩昭侯作高门胡广说云昔韩昭帝作高门皆未尝称帝是犹朱象不有天下而水经注有鼻天子城山海经有帝丹朱墓处也如楚既僭号而仙鉴有楚莊公则又尊变而卑矣【按春秋亦作楚子然子楚爵也春秋不书僭王而书子爵仙鉴称公无义也】

○魏羣礼

改元 后元竹书纪年周显王三十四年魏惠成王三十六年改元称一年玉海云魏惠王年号云后元

朝会

朝天子 国策魏惠王拥土千里带甲三十六万十八年拔邯郸西围定阳从十二诸侯朝天子

来朝 史记惠王十五年鲁卫宋郑君来朝纪年作十四年

受经 史记文侯受子夏经艺客段干木过其闾未尝不轼也

黄金聘士 孔丛子魏王遣使者奉黄金束帛聘子顺为相

昏礼

尚主 魏相公叔高尚主而害呉起见史记如淳曰天子嫁女于诸侯必使诸侯同姓者主之故谓之公主帝姊妹曰长公主诸王女曰翁主师古曰如说得之天子不亲主婚故谓之公主诸王则自主婚故其女曰翁主翁者父也言父主其婚也亦曰王主言王自主其婚也扬雄方言云周晋秦陇谓父曰翁而臣瓚王楙或云公者比于上爵或云主者妇尊称皆失之刘贡父曰予谓公主之称牵出秦旧男为公子女为公主古者大夫妻称主故以公配之若谓同姓主之故谓之公主则周之事秦不知用也古之嫁女礼当如周使大夫主之何不谓之夫主乎然则谓之王主者犹言王子也谓之公主者縁公而生耳毛晃曰尚崇也高也贵也饰也加也尊也娶公主谓之尚言帝王之女尊而尚之不敢言娶也小荀子曰尚主之制非古也厘降二女陶唐之典归妹元吉帝乙之训王姬归齐

宗周之礼也以阴乘阳违天以妇凌夫违人违天不祥违人不义

燕飨

觴政 说苑魏文侯与大夫饮酒使公乘不仁为觴政曰饮而不嚼者浮以大白文侯饮而不嚼公乘不仁举白浮君君视而不应侍者曰不仁退君已醉矣公乘不仁曰周书曰前车覆后车戒盖言其危为人臣者不易为君亦不易今君已设令令不行可乎君曰善举白而饮饮毕以公乘不仁为上客

飨功之礼 未学篇云魏武侯即位设飨功之礼以优士大夫设坐庙廷为三行上功坐前行肴席兼重噐上牢次功坐中行肴席噐差减无功坐后行肴席无重噐

觴诸侯 国策梁惠王觴诸侯于范台

觴大夫 淮南子魏文侯觴大夫于曲阳

贡献

献晨鳧北犬 韩诗外传魏文侯封太子击于中山三年不往来赵仓唐曰君何不遣人使大国太子曰愿之久矣未可得使者对曰臣愿奉使侯何如太子曰侯嗜晨鴈好北犬于是遣仓唐继北犬奉晨鴈献之侯曰击爱我知我所嗜好杜邺与王音书云昔文侯寤犬鴈之献而父子益亲

死事之赏 列国纪闻魏文侯举有功而进赏之有死事之家岁使使者劳赐其父母又按魏文侯与田子方语有两童子衣锦而侍于君侧田子方曰此君之宠子乎文侯曰非也此其父死于战此幼子也寡人收之是又恤死事之孤也

赏赐

赐田 惠王索呉起之后赐之田二十万巴寧爨襄各十万惠王曰非公叔何以知三子之功哉又赐公叔田四十万加之百万之上使百四十万见国策

赐衣 说苑魏文侯封太子击于中山三年使不往来赵仓唐奉使侯问子之君长大孰与寡人仓唐曰君赐之外府之衣则能胜之文侯遣仓唐赐太子衣一裘

谥法【称号附】

君谥 文【魏侯斯谥文侯或作都】武【斯子击谥武侯】惠【击子罃谥惠王纪年作惠成王是也】襄【罃子赫谥襄王】哀【赫子谥哀王索隱曰系本襄王生昭王而无哀王盖脱一代耳】昭【哀王子围谥昭王】安厘【昭王子谥安厘王】景闵【安厘王子增谥景闵王】

无谥 【景闵王子假灭于秦无谥】

子 武子悼子魏绛【绛史无明文无考】昭子献子桓子【系本有襄子史记无】

侯 文侯【二十二年列为诸侯】武侯惠侯

王 襄王【元年王】哀王昭王安厘王景闵王王假按魏襄王元年周显王三十五年也

追王 史记魏襄王元年与诸侯会徐州相王也然后追尊父惠侯为惠王吕氏曰竹书纪年魏惠王三十六年改元称一年王与诸侯会于徐州其后十七年卒所谓今王者襄王也今史记惠王三十六年卒襄王立十六年卒并惠襄为五十二年史记误分惠成王之世为二王之年数也其曰襄王元年与诸侯会徐州相王然后追尊父惠侯为惠王者即惠王改元一年会诸侯于徐州也追王之说史记误【右吕氏云】索隐曰世本襄王生昭王而无哀王盖脱一代耳孔衍叙魏语亦有哀王而纪年说惠成王三十六年又改元为后元一十七年卒史记分惠王之历以为二王之年又有哀王凡二十三年纪事甚明无足疑者然则是纪年之作失哀王之代故分襄王之年为惠王后元即以襄王之年包哀王之代耳【右索隐云】据吕氏之说襄王不追王据索隐之说惠王不改元余考经世稽览图魏惠王改元后元一年其年即薨子襄王立又按孟子至魏在惠王三十五年其后襄王立孟子尚在魏也若惠王改元后又十七年而卒孟子岂能在魏十八年及襄王之世哉当是惠王改元之年卒襄王元年追为惠王纪年脱襄王一代又误于慎靓王二年作魏惠王薨当言襄王薨也今王即哀王也或曰孟子曰梁惠王何也曰从后言之也孟子退而著书之年在襄王追王惠王之后也

○韩羣礼

朝会

执珪 孔丛子云韩与魏仇敌之国而韩厘侯执珪见梁君非好卑而恶尊执珪者谓执珪而朝

宗庙

视牲 天中记韩昭侯视所以祠庙之牲其豕小昭侯令官更之官以是豕来也昭侯曰是非向者之豕耶官无以对命吏罪之从者曰君王何以知之君曰吾以其耳也

谥法【附称号】

君谥 景【韩侯虔谥景侯】烈【虔子取谥烈侯系本作武史记作列】文【烈侯子谥文侯】哀【文侯子为韩严所弑谥哀侯】懿【哀侯子若山谥懿侯索隐曰年表作莊侯】昭【懿侯子谥昭侯又作郑厘侯按昭侯二十五年作高门屈宜臼曰昭侯不出此门云云凡称昭侯者三生而称谥大不可解】宣惠【昭侯子谥宣惠王】襄【宣惠王子仓谥襄王也】厘【襄王子谥厘王】桓惠【厘王子谥桓惠王桓惠王子安灭于秦无谥 右谥法】

子 韩武子事晋封于韩原十一世皆称子

侯 景侯始列为诸侯烈侯文侯哀侯懿侯昭侯

王 昭侯子宣惠王十一年号为王襄王厘王桓惠王安王按韩宣惠王十一年周显王四十七年六国表作十年则显王四十六年也盖显王三十二年秦王三十五年魏王三十七年韩王燕王四十四年赵王数年之间五王并立矣

君 宣惠王十一年君号为王据此十一年已前称君也

○燕羣礼

宗庙

修宗庙 汉略燕昭王三年修其宗庙

修齐庙 白帖燕将乐毅下齐七十城而修齐宗庙

礼贤

筑宫 燕昭王为郭隗改筑宫而师事之乐毅自魏往邹衍自齐往剧辛自赵往

拥篲 史记驹子如燕昭王拥篲先驱请列弟子之位而受业又阮籍奏记云邹子居黍谷之阴而昭王陪乘

燕飧

馐馐食 邹阳书苏秦相燕燕人恶之于王王按剑而怒食以馐馐汉书音义云馐馐骏马也生七日而超其母王重苏秦虽有谗谤而更膳以珍奇之味

千里马肝 燕丹子云太子有千里马轲曰千里马肝美太子即进肝

贡献

献豕 朔人献燕昭王以大豕见符子

【献香献珠】 并详杂征

赏赐

赐羽衣 详器服

赐后服 通鉴燕赐乐毅辂车乘马后属百两赐乐毅妻以后服赐其子以公子之服赐公子服 详上

赐车马 详上

谥法【称号附】

君谥 康【召公奭谥康公子封北燕伯】惠【康公九世孙谥惠侯懿公子谥惠公战国昭王子谥惠王】厘【惠侯子谥厘侯闵公子谥厘年表作厘侯莊】顷【厘侯子谥顷侯】哀【顷侯子谥哀侯】郑【哀侯子谥郑侯索隐曰谥法无郑郑是名也余按列国谥法如此者甚多】缪【郑侯子谥缪侯】宣【缪侯子谥宣侯桓公子谥宣公】桓【宣侯子谥桓侯襄公子谥桓公谯周曰系家襄伯生宣公无桓公也又厘侯子谥桓公】昭【宣公子谥昭公战国吟子平谥昭王】武【昭公子谥武公】文【武公子谥文公又桓公子谥文公】懿【文公子谥懿公】悼【惠公子谥悼公】共【悼公子谥共公】平【共公子谥平公】简【平公子欵谥简公】献【简公子谥献公索隐曰按纪年燕简公后次孝公无献公】孝【献公子谥孝公战国武成王子谥孝王】成【孝公子载谥成公】闵【成公子谥闵公】易【文公子谥易王】武成【惠王子谥武成王】

无谥 【易王子吟无谥孝王子喜为太子丹事灭于秦无谥也】按续文献通考云燕有南北南燕姑姓北燕即邵公所封也如昭三年书北燕伯欵出奔齐莊二十年书

执燕仲父注云即南燕伯而史记乃共一世家岂迁别有据欤又左传有莊公奭之子简公盈与北燕简公欵而世家独有一简公岂即左传所谓北燕伯欤又有召穆公虎即江汉之诗所称平淮夷者也而世家亦无之独有繆侯岂穆即繆欤余又按周公名旦索隱曰谥文见国语父子君臣同时并谥矣五经通义曰周桓王时蔡侯卒谥蔡桓侯有德则善谥无德则恶谥故同也考燕谥法康公九世孙谥惠懿公子亦谥惠昭王子亦谥惠惠侯子谥厘闵公子亦谥厘繆侯子谥宣桓公子亦谥宣宣公子谥桓襄公子亦谥桓厘侯子亦谥桓宣公子谥昭王吟子亦谥昭武公子谥文桓公子亦谥文献公子谥孝武成王子亦谥孝谥不讳同周之制也【右谥法】

侯 召公封于北燕已下九世至惠侯可考惠侯厘侯顷侯哀侯郑侯繆侯宣侯桓侯自桓侯复称公

公 莊公襄公桓公宣公昭公武公文公懿公惠公悼公共公平公简公献公孝公成公愍公厘公桓公文公

王 易王王吟昭王惠王武成王孝王王喜按燕易王元年周显王三十七年也赵岐孟子注云以万乘之国伐万乘之国者万乘非诸侯之号时燕国侵地广大僭号称王故曰万乘

七国考卷六

●钦定四库全书

七国考卷七

（明）董说 撰

○秦音乐

钧天之乐

碧岩大乘注云秦繆公梦飧于帝庭得钧天广乐而下其后繆公因作钧天之乐西京赋云昔者天帝悦秦繆公而覲之飧以钧天广乐帝有醉焉乃为金策锡用此土而翦诸鹑首

昭和钟

宋秘阁有秦昭和钟铭云秦公曰丕显朕皇祖受天命奄有下国十有二公不坠上帝严龚寅天命保大业故秦虢事^繼夏曰余虽小子穆穆师秉明德献敷明刑虔敬朕祀以受多福绥和万民唬夙夕刺刺■〈走亘〉■〈走亘〉万生是敕咸畜百辟胤士趨趨文武镇静不廷优彼■〈燮，辛代言〉百邦于秦执事匭咏钟故曰■〈封上日下〉邦其音■〈耒光〉■〈耒光〉雝雝孔煌以昭■〈雨上各下〉孝享以受毛魯多厘眉寿无疆峻惠在位高引有庆匍百四方永寶用宜

灵鼉鼓

李斯谏逐客书陛下建翠鳳之旗树灵鼉之鼓

宣和琴

古琴録秦惠文王有琴一曰宣和二曰闲邪夏侯湛琴赋云聊闲邪于五弦兮翼宣和于万里盖指此也

闲邪琴

详上宣和

超屏琴

燕丹子荆轲见秦王将刺之王曰寡人好琴愿一曲而就死轲许之因命琴女文馨奏曲曲曰罗縠单衫可掣而絶三尺屏风可超而越鹿卢之剑可负而拔王从其言遂得脱后名其琴曰超屏

盆瓶

战国策云澠池之会藺相如请秦王奏盆瓶李斯上书击瓮叩瓶盖不独汲水且以为乐矣唐人之击甌本此

缶瓮

许氏说文曰缶者瓦器所以盛酒浆秦人鼓之以节歌文献通考曰古者西戎用缶以为乐李奇曰击瓮扣缶其秦之声岂以秦人尽有西戎之地而为此声故耶又六书纂文载太公寶缶铭或云秦之庙器也

箏

李斯谏逐客书曰夫击瓮扣瓶弹箏抚髀而歌呼呜呜快耳者真秦之声也

○田齐音乐

房中之乐

钟石书齐宣王房中之乐金迟石缓丝竹合奏秦汉淫声之祖也或云金迟石缓谓用金石之音少专尚丝竹也余按迟缓之义非废金石盖丝竹密而金石疎

大吕钟

乐毅报燕王书大吕陈于元英注大吕齐钟名又齐策云大王据千乘之地而建千石钟万石簏

和竿

孔融云齐宣王好和竿和竿竿之名也犹秦和钟也齐记云齐宣王好竿竿者廩食百人

齐瑟

选笙赋云齐瑟秦箏歌録有齐瑟行又苏秦曰临菑之民无不吹竿鼓瑟击筑弹琴

○楚音乐

潇湘洞庭之乐

拾遗记洞庭山浮于水上其下有金堂数百间玉女居之四时闻金石丝竹之声彻于山顶楚怀王之时举羣才赋诗于水湄故云潇湘洞庭之乐听者令人忘老虽咸池箫韶不能比焉每四季之节楚王常绕山以游宴举四仲之气以为乐章仲春律中夹钟乃

作轻风流水之诗燕于山南仲夏时中蕤宾乃作皓露秋霜之曲【又襄阳耆旧传曰宋玉识音而善文襄王好乐而爱赋既美其才而憎其似屈原也乃谓之曰子盍从楚之俗使楚人贵子之德乎对曰昔楚有善歌者王其闻与始而曰下里巴人国中唱而和之者数万人中而曰阳阿采菱国中唱而和之者数百人既而曰阳春白雪朝日鱼丽含商吐角絶节赴曲国中唱而和之者不过数人盖其曲弥高其和弥寡琴操云一曰烈女引楚樊妃作又楚膏梁子出游九皋之泽覧渐水之台张罝置罟于荆山临曲池而涣而疾风霰暴雨电冥天火四起霹雳下臻玄鹤翔其前玄虎吟其后乃援琴而歌作霹雳引又楚昭王得和璧使大夫明光奉璧于赵郡中羊由甫知赵无反遣乃谗于王明光常背楚用赵今使奉璧何能述功德及光明遠怒之明光乃作歌曰楚光明】

地室金奏

左传晋郤至如楚聘且莅盟楚子享之子反相为地室而县焉却至将登金奏作于下惊而走出

巫音

吕氏春秋宋之衰也作为千锺齐之衰也作为大吕楚之衰也作为巫音注女曰巫楚辞九歌巫以事神其女妓之流乎

楚些

丹铅録齐歌曰讴呉歌曰歛楚歌曰些巴歌曰嬺又梁元帝纂要云楚歌曰艳宋玉招魂皆以些字为尾

躬舞

楚灵王信巫祝之道躬执羽绂起舞坛前呉人来攻其国而灵王鼓舞自若见桓谭新论

万

左传令尹子元欲盍文夫人为馆于其宫之侧而振万焉夫人闻之曰先君以是舞也习戎脩也今令尹不寻诸仇讎而于未亡人之侧不亦异乎

九龙之钟

淮南子云阖闾伐楚破九龙之钟许慎云楚为九龙之簠以县钟也贾子云子胥入郢毁十龙之钟其说不同不可考

楚钟 楚宫钟

赵氏金石録楚钟藏方城范氏铭云惟王五十六祀楚王【下有字不可识】钟按楚惟惠王在位五十七年此钟为惠王作无疑也方是时王室衰弱六国争疆楚尤强大遂不用周之正朔又金石録载楚公钟铭云楚公自作余按楚爵子僭称王未尝称公楚公钟者当是宰邑大夫所造如叶公之类是也

方磬

桓谭新论云潇湘之乐方磬为帝

绕梁琴

古琴疏宋华元献楚王以绕梁之琴鼓之其声袅遶于梁间循环不已楚王乐之七日不听朝樊姬进曰君淫于乐矣昔桀好妹喜之瑟而亡其身纣好靡靡之音而丧其国今君遶梁是乐七日弗朝君乐亡身丧国乎于是以铁如意搥琴而破之

青翻琴

古琴録楚王子无亏有琴曰青翻后质于秦不得归因抚琴歌曰洞庭兮木秋潯阳兮草衰去千里之家国作咸阳之布衣

秋阳琴

襄阳古器録绕梁秋阳皆古

楚琴

楚笙闾子云楚笙冠中国又列子云墨子俭嗇而非乐者往见荆王衣锦吹笙必楚俗好笙也

警鼓

详见兵制文献通考云昔楚厉王有警鼓与百姓为戒既而饮酒太过而击民大警使人止之居数月警而击之民莫有起者邵伦曰楚厉王以军鼓为酒鼓可谓渎乐矣

○赵音乐

肆夏

礼郊特牲云大夫之奏肆夏由赵文子始也按此赵僭礼乐之始

广舞

刘歆云赵襄主杀代王于广舞之中按吕氏春秋简子死召太子而告之曰我死已葬服衰而上夏屋之山以望太子敬诺简子死已葬衰服襄子上于夏屋以望代俗其乐甚美于是襄子曰先君必以此教也乃以其女弟妻代君襄子遂谒而请觴之先令舞者置兵其羽中百人先具大金斗代王至酒酣反斗而击之尽杀其从者因迎其妻其妻闻之遂磨笄以自刺故赵氏至今有磨笄之山歆言广舞即此史记无舞者之文

灵文箏

陆机云赵惠文王有箏曰灵文

赵瑟

史记赵王与秦王会澠池秦王使赵王鼓瑟郭恕碑云屏赵瑟絶秦缶潘岳西征赋耻东瑟之偏鼓提西缶而接刃

鹿

碧岩大乘注云匏音之妙楚笙赵鹿鹿者笙之类余按金石録古祭器有鹿器为鹿形从此起赵之乐器或此义也

赵烈侯之石

钟石书云有石如磬形铭云赵烈侯之石盖六国时赵烈侯乐器尚书击石拊石皆

指磬也余按赵世家赵烈侯好音谓相国公仲连曰寡人有爱可以贵之乎公仲连曰富之可贵之则否烈侯曰然夫郑歌者抢石二人吾赐之田人万畝

○魏音乐

金石之乐

国语晋悼公十二年伐郑军于萧鱼郑赂以女乐二八歌钟二肆寶罇大磬悼公以乐之半赐魏绛曰子教寡人和戎狄而正诸华于今八年七合诸侯寡人无不得志请与子共乐之魏绛辞不得乃受魏于是有金石之乐也

魏乐书

方乐书云六国时魏文侯最为好古孝文时得其乐人窦公献其书乃周官大宗伯大司乐之章也

惠侯琴

天山録任襄掘地得古物木质金采铭曰魏下又有铭字差细曰惠侯琴盖战国梁惠王之琴也按史记淳于髡见梁惠王王屏左右见之终无言王让之髡曰王志在音知惠王淫于声乐矣然惠侯是谥或其子孙追铭之也

县琴

陈暘乐书晋师经以琴撞文侯文侯曰卿何鲜礼之甚也经对曰臣撞桀纣非撞陛下也文侯黻之乃悬琴于门为终身之戒

搥凿

刘勰新论云魏文侯好搥凿之声不贵金石之和汉书礼乐志云六国魏文侯最为好古而谓子夏曰寡人听古乐则欲寐及闻郑卫余不知倦焉子夏辞而辨之终不见纳自此礼乐丧矣

○燕音乐

蒙尘集羽之舞

拾遗记云燕昭王三年广延国献善舞者二人一名旋娟一名提嫫王登崇霞之台乃召二人徘徊翔舞殆不自支王以纓缕拂之二人皆舞容冶妖丽靡于鸾翔而歌声轻扬乃使女伶代唱其曲【女伶已详职官】清响流韵虽飘梁动木未足嘉也其舞一名蒙尘言其体轻与尘相乱次曰集羽言其婉转若羽毛之从风末曲曰旋怀言其支体纏曼若入懷袖也

宗庙之乐 筑

刺客传燕太子丹使荆轲刺秦王既发太子及宾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上既祖取道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为变征之声士皆垂泪涕泣淮南子云荆轲西刺秦王高渐离宋意为击筑而調于易水之上闻者莫不瞑目裂眦髮植穿冠因以此声为乐而入宗庙许慎注筑曲十二弦

七国考卷七

●钦定四库全书

七国考卷八

（明）董说 撰

○秦器服

傅车

秦昭王使以傅车召范雎见史记

翠鳳旗

李斯谏逐客书云陛下建翠鳳之旗树灵鼉之鼓

龙文鼎

史记秦武王有力好戏力士任鄙乌获孟说皆至大官王与孟说举龙文之鼎絕膂而死

智囊鼎

秦丞相樗里子作一鼎文曰智囊古文大篆书见鼎录

定蜀鼎

张仪伐蜀铸一鼎高三尺文曰定蜀大篆书见鼎录

秦公敦

广川书跋云商人堙中得敦铭曰秦公作敦其制簋也

御玺

通鉴秦王下吏治毒毒惧矫王御玺发兵攻蕲年宫

相印

史记秦王收穰侯之印注相印也又应侯归相印刘向别录云秦惠文王置相印虎钮白趾按白趾不可考

有司印

事物纪原云事物始曰州县之印始于春秋按商鞅书定分篇曰法令之长即以封右券以法令之长有印以封印则有司之赐印自秦孝公变法始耳

玉符

通鉴吕不韦为异人说华阳夫人夫人承间言于太子太子许与夫人刻玉符约为嗣

屏风

燕丹子云荆轲把秦王王乞听琴声而死召姬人鼓琴琴曰罗縠单衣可掣而绝八尺屏风可超而越按此秦殿上屏风盖斧宸之遗制也

带剑

史记秦简公六年令吏初带剑正义曰春秋官吏各得带剑剑有二一佩剑所谓衣冠带剑是也一兵剑持以相格杀者也秦别纪作简公七年百姓初带剑

黼黻之服

史记秦献公败三晋之师于石门斩首六万王赐以黼黻之服孔颖达曰白与黑谓之黼黑与青谓之黻

罗縠衣

详见屏风据燕丹子秦王衣罗縠单衣坐殿上矣余不能无疑

降服

左传楚人灭江秦伯为之降服出次不举过数大夫谏公曰同盟灭虽不能救敢不矜乎吾自惧也君子曰诗云维彼二国其政不获维此四国爰究爰度其秦穆之谓矣注云降服素服也

武帟

物原云秦孝公作武帟后汉书舆服志云古者有冠无帟其戴也加首有頰所以安物故诗曰有頰者弁此之谓也三代之世法制滋彰下至战国文武并用秦雄诸侯乃加其武将首饰为绛帕以表贵贱其后稍稍作颜题炙縠子云上古被髮服皮三代即有衣冠皆列品命无敢惑黔首之服以三尺皂绢裹髮名折上巾说畧云仪礼士冠庶人巾则古者以上有冠无巾帟唯庶人戴之秦谓民为黔首【青藤山人路史云抹额是大禹所制】

旄头

述异传云旄头饰骑秦文公作使之先驱按晋武帝问侍臣旄头何义彭推对曰秦有奇怪触木截水无不崩溃惟是畏旄头故虎士服之此秦制也

象牙■〈金义〉

中华古今注■〈金义〉古笄之遗制也至秦穆公以象牙为之

连环

春秋后语秦始皇闻齐王后贤尝使遗之连环曰齐人多知能解此乎后以羣臣莫能解乃引椎破之谢秦使曰谨以解矣以报始皇壮其志益不敢谋齐

○田齐噐服

文车

国策齐王遣太傅赍黄金千斤文车二驷服剑一封书谢孟尝君

相印

史记驺忌子见三月而受相印卫宏曰秦以前民皆以金玉为印龙虎钮唯其所好秦以来天子独以印称玺又独以玉羣臣莫敢用也七雄之时玺始称曰印余按楚尚有相玺

卤噐

史记愍王三十九年燕将乐毅遂入临菑尽取齐之寶藏噐及淖齿杀愍王与燕共分齐之侵地卤噐注卤噐宗庙噐也又乐毅报燕王书齐噐设于灵台

寶盘

博古图云楚姬匱盘高四尺五寸深一寸八分口径一尺四寸三分耳高二寸二分阔二寸八分容一斗重十七斤有半三足铭十有七字曰齐侯作楚姬寶盘其万年子子孙孙永保用先是得楚姬匱齐侯作楚姬寶匱楚与齐从亲在齐愍王之时所谓齐侯则愍王也周室之末诸侯自王久矣铭其器以侯称之尚知止乎礼义彝器法度所自出故其铭如此洪斋洪氏随笔曰夫齐楚之为国各数百十年岂必当愍王时从亲乎且愍王在齐诸王中最为骄暴尝为东帝岂肯自称侯之理

服剑

详见文车服剑者王所自佩剑也

侧注冠

通典云齐君冠曰侧注冠形如通天冠顶不斜却直竖铁为卷梁高九寸无山展簪一名高山冠其曰侧注冠者冠体侧立而曲注故名秦灭齐以赐近臣中外谒者仆射行人使者等所服

黄金带

国策鲁仲连谓田单曰将军黄金横带而驰乎淄澠之间

○楚器服

楚车

桓谭论云莊王为车锐上斗下号曰楚车又陆子云楚平王奢侈纵恣不能制下检民以德增驾百里而行欲令天下人馁财富利明不可及于是楚国逾奢君臣无别

安车

孔丛子云楚昭王以安车象饰遗孔子又见楚语【又楚有楼车巢车见楚兵制】

王輿

左传云昭王之在随也子西为王輿服以保路国于脾泄又楚莊王以王輿迎叔敖以为令尹

筓路

左传析父曰昔我先王熊绎辟在荆山筓路蓝缕以处草莽杜注云筓路柴车也

青翰舟

说苑云楚邓君乘青翰之舟张翠羽之鹢

舸船

屈原九章乘舸船余上沅兮齐吳榜以击汰注舸船船有窓牖者或曰小船也盖楚效吳人所为之棹

王旌

左传楚子之为令尹也为王旌以田芋尹无宇断之曰一国两君其谁堪之杜预曰析羽为旌王旌游至于軫楚僭号故有王旌也

九龙鼎

春秋后语云呉入楚烧高府之粟破九龙之鼎【按楚又有九龙之钟见音乐考】

铜盘

平原君传毛遂从平原君求救合从于楚毛遂谓楚王左右曰取鸡狗马之血来毛遂奉铜盘而跪进之楚王曰王当歃血而定从次者吾君次者遂遂定从于殿上索隱曰铜盘若周礼所用珠盘也

楚王盞彝

周器欵识録有楚王盞彝又有楚公彝按楚初称子后僭称王无楚公之称

相玺

国策楚置相玺玉海云古有玺说者以秦制乘輿六玺以为秦始者非老子云为之符玺莊子云焚符破玺春秋运斗枢云黄帝得龙图中有玺章文曰天黄符玺是古有玺也汉旧仪云秦以前民皆佩绶金玉银铜犀象为方寸玺各服所好沈羽云六国制传信书今世所传六国玺可考

将军节

吕氏春秋墨者田鸠欲见秦惠王留三年而不得见客有言之于楚王乃往见楚王王悦之与将军之节以如秦至而得见说略云龙节虎节玉节之类乃后世虎符之属但可合符者皆谓之节不必尽若旌幢也

印绶

呉越春秋平王谓伍奢之誉二子即遣使者驾驷马封函印绶往许召子尚子胥令曰贺二子父奢以忠信慈仁去难就免平王内惭囚系忠臣外愧诸侯之耻反进奢为国相封二子为侯尚赐鸿都侯胥赐盖侯相去不遠三百余里奢久囚系忧思二子故遣臣来奉进印绶汉官仪云绶者有所承受也所以别尊卑彰有德也

玉屏风

萧子显齐书曰襄阳有盗发古塚者传云是楚王塚获玉履玉屏风玉屏风甚奇矣按西京杂记云汉朝以玉为虎子以为便器使侍中执之行幸以从玉虎子尤可怪

玉镜

齐春秋云襄阳人发古塚有玉镜及竹筒古书字不可识王僧虔善识字体亦不能解襄阳古塚即萧子显齐书所称襄阳楚王塚也

象床

国策孟尝君至楚献象床按世本云紂为玉床

铁如意

古琴疏楚王乐绕梁之琴七日不听朝樊妃进谏于是以铁如意搥琴而破之

金诸侯

贾子云楚懷王心矜好高人无道而欲有伯王之号铸金以象诸侯人君令大国之

君编而先马梁王御宋王惨乘周召毕陈滕薛卫中山之君皆象使随而趋诸侯闻之以
为不宜故兴师而伐之

玉剑

详见翠衣

长铗

详见切云冠王逸楚辞注云长铗剑名也其所握长剑楚人名曰长铗也汉书注云
楚长剑有长丈者

翠衣

说苑襄城君始封之日衣翠衣带玉剑履编烏立乎流水之上

翠被

左传楚子田于干溪雨雪王皮冠秦复陶翠被豹烏执鞭以出困学纪闻云楚之兴
也筭路蓝缕其衰也翠被豹烏国家之兴衰视其俭侈而已

絳衣

墨子楚莊王鲜冠组纓絳衣博袍以治其国

博袍

详见絳衣

楚服

史记吕不韦为秦异人说于秦及异人至秦不韦使楚服而见王后说其状曰吾楚
人也而自子之乃变其名曰楚

复陶

详见豹烏注秦所遗羽衣也

长冠

杜氏通典云长冠汉高帝采楚制长冠形如板以竹为里亦名斋冠后以竹皮为之
高七寸广三寸后人谓之鹄尾冠也

遠游冠

通典遠游冠秦采楚制楚莊王通梁组纓似通天冠而无山述有展筩横之于前

獬豸冠

通典獬豸冠秦灭楚获其冠赐御史以纆为展筩铁为柱卷取其不曲挠也执法者
服之谓之獬豸冠者獬豸神羊一角能别曲直楚王获之以为冠异物志曰东北荒中有
兽名獬豸一角性忠直见人斗则触不直者闻人论则咋不正者淮南子云楚文王好服
獬冠楚国效之

鮀楚冠 雒冠

淮南子云楚莊王好鮀楚冠国效之也许慎注今力士冠鮀胡瓦切又淮南云楚莊
王服雒冠【又左传云南冠而紮者谁也注楚冠也】

皮冠

详见翠被

切云冠

楚辞带长铗之陆离兮冠切云之崔嵬注切云当时高冠之名薛孝绪曰楚切云之冠者士冠也

琼弁 玉纓

左传楚子玉自为琼弁玉纓未之服也先战梦河神谓己曰畀余余赐汝孟诸之麋弗致也杜预曰弁以鹿子皮为之琼玉之别名次之以饰弁及纓诗云会弁如星

玉屐

襄阳耆旧传云盗发楚王冢得宫人玉屐一作玉履【又贾谊书云昔楚昭王与吴战楚军败昭王走而履决失之行三十步复旋取左右问王何惜此一踦履乎王曰楚国虽贫岂爱一踦履哉恶与偕出弗与俱反也自是之后楚国之俗无相弃者】

珠履

春申君客三千人其上客皆躡珠履见史记

豹舄

详见翠被

縞舄

详见翠衣

绿佩

慎伦先物畧云古有楚之绿佩文理光美丝纶直平此古佩之上质按后汉书舆服志云古者君臣佩玉尊卑有度上有鞞【徐广曰鞞如巾蔽膝】贵贱有殊佩所以章德服之衷也鞞所以执事礼之共也故礼有其度威仪之制三代同之五伯迭兴战兵不息佩非战器鞞非兵旗于是解去绂佩留其系璲以为章表故诗曰鞞鞞佩璲此之谓也又桓宽盐铁论云七国之时皆据万乘南面称王提珩注提举也珩佩上玉也所以节行止也

○赵器服

鞶

史记赵孝成王元年太后曰老妇恃鞶而行

相国印

赵惠文王以相印授乐毅详见职官考又史记虞卿度赵王终不可说乃解其相印与魏齐亡

令玺

韩子梁车为邺令其姊往见之暮而后至闭门因踰郭而入梁车刖其足赵成侯以为不慈夺玺而逐之

珠玉刀剑

室史记赵平原君使人于春申君春申君舍之上舍赵使欲夸春申君为瑇瑁簪刀剑室以珠玉饰之

铜料

史记赵襄子请代王使厨人操铜料以食代王及从者行斟阴令宰人各以料击杀代王吕氏春秋作金斗

智伯头

春秋后语云智伯围赵襄子于晋阳襄子大败智伯军杀智伯漆其头以为饮器古今录云赵漆智伯头为饮器其后赵人制饮器大者名曰智伯头裴氏云饮器榑榼也晋灼云饮器虎子也余按吕氏春秋云断其头以为觥则虎子说非也

貂服

竹书纪年慎靓王十三年邯鄲命将军大夫适子代史皆貂服余按赵武灵王貂服骑射即此事也貂北地所产当时无肯服者后世极贵重之实始于周末云

羖羊裘

说苑赵简子敝车瘦马衣羖羊之裘其宰曰车新则安马肥则疾狐裘则温君宜改之

术士冠

后汉舆服志云术士冠前圆吴制差池迤迤四重赵武灵王好服之详见兵制

惠文冠

通典云惠文冠者赵武灵王效胡服以金钗饰首前插貂尾为贵职秦灭赵以其君冠赐近臣应劭汉官云说者以金取坚刚百炼不耗蝉居高饮洁口在腋下貂内劲捍而外温润此因物生义也古今注云貂蝉冠胡服也貂者取其有文而不焕外柔而易内刚而劲蝉者取其清虚而识时变在位者有文而不自耀有武而不示人清虚自牧识时而动邵氏云惠文冠者北土多寒其人貂皮温额后代因之曰惠文惠者螭也冠文细如蝉翼故名惠文其说非是按武灵王死惠文立惠文者如曰赵王冠也不言武灵易创而难守也

鹖冠

后汉舆服志武冠俗谓之大冠环纓无蕤以青丝为緄加双鹖尾竖左右为鹖冠云鹖者勇雉也其鬪对一死乃止故武灵王以表武士注云莊子云纓胡之纓武士之服是也徐广曰鹖似黑雉出于上党傅玄赋注曰羽骑骑者戴鹖

爪牙帽子

中华古今注云搭耳帽本北服以韦为之以羔毛络缝赵武灵王更以绛绢皂色为之始并立其名爪牙帽子盖军戎之服也

皂靴

典略云三代以前人皆跣足三代以后始服木屐伊尹以草为之名曰履秦世叅用丝革靴本赵武灵王武灵王好胡服令有司衣袍者宜皂靴实录云靴胡履也赵武灵王好服短鞞鞞黄皮为之渐以长鞞靴军戎通服之皂靴之制自武灵王始也学斋占■〈伊毕〉云古有履无靴赵武灵王乃变履为靴徽宗世尝变靴为履高宗世又变履为鞋方屐

孔丛子云孔穿履方屐见平原君

贝带

淮南子云赵武灵王贝带鷄冠而朝国策赐周绍胡服衣冠具带注具带即贝带以贝饰带也

璫瑁簪

详见珠玉刀剑室

○魏器服

夏车

国策或为六国说秦王曰魏伐邯郸因退为逢泽之遇乘夏车称夏王夏车者夏篆也篆其车而五采画也

七星旗

春秋后语云魏惠王拥土千里带甲三十六万十八年拔邯郸西围定阳从十二诸侯朝天子以西谋秦秦王恐卫鞅谓魏王曰大王不如先行王服然后图齐楚魏王说于卫鞅之言也故身广公宫制丹衣柱建九旂从七星之旗此天子位也而魏王处之于是诸侯伐魏覆其十万之军【亦见国策】七星之旗者帝旗也春秋纬云天子法斗诸侯应宿后汉舆服志曰战国削灭礼籍修奇丽之服饰其舆马文罽玉纓象鑣金鞍以相夸

九旂

详见七星旗九旂者九旒之旗也

端冕

陈氏礼书武王端冕以奉丹书则天子斋而端冕信矣诸侯昏礼玄冕斋戒魏文侯端冕听古乐则昏以玄冕摄盛也魏文侯之端冕非摄盛则僭也

彤弓 玉矢

刘氏国语云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初使魏赵韩为诸侯命魏曰王曰斯汝为诸侯世世夹辅余周室汝毋不恪共汝职余有先王之命余亦有车马彤弓玉矢用锡汝功业毋使余谓诸侯其大庇其子子孙孙无效于我周室毋好凶兵恶基德俾好与恶失度毋使百姓谓我不性不情毋使慈惠不下暨仁德不上先朱纯一白珍一■〈**奏〉弓三【即彤弓也】束矢五十【即玉矢也】以命文侯

朱纯 白珍

详见彤弓玉矢其后文侯生击立为太子授以白珍谓之授命见孟子注盖以白珍

传国矣

石床 石屏风 玉唾壶 铜帐钩 铜剑 铁镜 石枕

并详魏丧制皆魏殉葬之物也

犀篋

曹植逸文云乐羊反于魏谤书盈于犀篋按春秋后语魏文侯命乐羊将攻中山三年而拔之乐羊反而论功文侯示谤书一篋

丞相玺

史记薄代曰太子自相三人者皆以太子为非常相也皆务以国事魏欲得丞相玺上将军印

信陵君传魏王见公子相与泣而以上将军印授公子

令玺

韩非子外储云西门豹为邺令左右恶之居期年上计君收其玺按六书精蕴云璽印章也从尔从土古之制字者取命尔守土为意其臣也曰君命我矣何为代君养民也其在君也曰天命我矣何为代天养民也秦制惟天子用玺后之人因改从玉

虎符

详兵制

○韩器服

玉玺

通鉴秦始皇十四年韩王纳地效玺请为藩臣使韩非来聘

相印

苏秦传苏秦佩六国相印是韩亦有相印也蔡邕释海云连衡者六印磊落

○燕器服

辂车

通鉴燕昭王赐乐毅辂车乘马后属百两艺苑卮言云凡三代两汉皆用马车魏晋至梁陈用牛车元魏君臣有乘马及牛车者唐虽人主妃后非乘马即步辇自郊祀之外不乘车也

燕鼎

乐毅报燕王书故鼎反乎磨室索隐曰燕鼎前输于齐今反入于磨室

召父彝

博古图周召父彝铭云召父作乃口寶彝

召公尊

博古图周召公尊盖高六寸七分深四寸一分口径长四寸五分阔三寸八分腹径长五寸四分阔四寸二分容七升七合共重二斤有半盖器铭云王大召公族于庚辰旅王锡中马自贯侯四■〈先马〉南宫口王曰用先中鞞口王休用作父寶尊鼎此周王

褒大召公之族于其庙之噐也又旅陈其王所锡之马駉駉众多竹简书青丝编简数分长二尺皮節如新盜以把火照书后人又得十余简以示抚军王僧虔云是科斗书考工记周官所阙一统志云楚昭王塚在习池北南齐建元中盜发得古书竹简青丝编简后沈约亦得数简以示刘绘绘云周礼逸篇【又按玉海云六安县都陂中有大冢民传言曰公琴即皋陶冢楚人谓冢为琴也又有葛陂城东北有楚武王冢民谓之楚瑟城楚人又谓冢为瑟矣名号大竒附记于此】

铜鼎铭墓

皇览云汉永平中葛陂城北祝里社下于土中得铜鼎而铭曰楚元武王墓蓋楚以鼎铭墓也按吕氏春秋曰含珠鳞施今墓皆用之注含珠口实鳞施施玉匣于死者之体如鱼鳞西京杂记曰广川王发晋灵公冢得玉蟾蜍一枚大如拳腹空容五合水光润如新宋谢惠连祭古冢文曰东府掘壙一丈得古冢上无封域明噐之属材瓦铜漆有数十种异形不可尽识刻木为人长三尺许初开见悉为人形以物枨拨之应手灰灭水中有甘蔗節及李核瓜瓣皆浮出不甚烂壞世代不可知也酉阳杂俎载齐景公墓在身也锡马蕃庶駉于南宫南宫亦庙也此所谓褒大之也乙者父之名王褒大于庙为其父作此寶噐乃周家召公子孙之酒彝也

瑶瓮玉棨聳耳

左传昭公六年齐侯伐燕将纳简公七年正月癸巳齐侯次于虢燕人行成曰敝邑知罪敢不听命先君之敝噐请以谢罪公孙皙曰受服而退俟衅而动可也二月戊午盟于濡上燕人归燕姬赂以瑶瓮玉棨聳耳不克而还注云棨匱也聳爵类傍有耳皆玉为之

玉盘

燕丹子云太子出美人能琴者轲曰好手琴者即进之轲曰但爱其手太子即断其手盛以玉盘奉之印绶史记王恠收

印绶

自三百石以上而效之子之按后汉书輿服志曰三王俗化雕文诈伪渐生始有印绶以检奸萌周礼掌节有玺节郑氏注云今之印章也绶组绶古者佩玉以绶贯之汉承秦制乘与玺绶诸王以下印以金银铜为差绶以赤紫青黑黄为差印信也刻文合信也绶受也转相授受也三百石吏铜印墨绶或黄绶王制诸侯大国之卿食禄以田计之为三十二夫之入万石至于斗食佐吏凡十六等三百石吏第十等奉月四十斛

丹绡幄

拾遗记云燕昭王三年广延国献善舞者二人王处以丹绡华幄

麟文席

拾遗记云燕昭王设麟文之席麟文者错杂寶饰席为云霞麟鳳之状

后服

通鉴燕王赐乐毅妻以后服赐其子以公子之服

公子服

详后服

羽衣

拾遗记云燕昭王彻色减味居乎正寝赐甘需羽衣一袭表其墟为明真里也

七国考卷八

●钦定四库全书

七国考卷九

（明）董说 撰

○秦杂祀

西時

史记秦襄公以兵定周周封爵之襄公于是始国通诸侯聘享之礼乃用駟驹黄牛羝羊各三祠上帝西時封禅书云其牲用駟驹黄牛羝羊各一云年表云立西時祠白帝索隱曰襄公始列为诸侯自以居西時西時县名故作西時時止也汉书郊祀志曰秦襄自以主少昊之神作西時【杂祀丧制亦礼也不附羣礼各为一卷盖淫祠厚墓战国无度非礼之礼考古者慎焉宗庙而外并从杂祀】

鄜時

史记秦文公元年居西垂宫三年文公以兵七百人东猎四年至汧渭之会曰昔周邑我先秦嬴于此卒获为诸侯乃卜居之占曰吉即营邑之十年初为鄜時封禅书曰秦文公梦黄虵自天下属地止于鄜衍史敦曰此上帝之征君其祠之于是作鄜時用三牲郊祭白帝焉按秦纪祠鄜時用三牢又秦德公元年以牺三百牢祠鄜時德公文公之子也初居雍大郑宫以牺三百牢祠鄜時卜居雍后子孙饮马于河汉书郊祀志曰文公梦蛇自天下属地其口止于鄜衍文公问于史敦敦曰此上帝之征君其祠之于是作鄜時用三牲郊祭曰白帝焉

密時

秦宣公四年作密時见史记汉书注云雍有五時太昊黄帝以下祠三百二所纬略云密時者宣公作在渭南祭青帝不在雍也括地志云汉有五時在岐州雍县南则鄜時吳阳上時下時密時北時秦文公作鄜郊祭白帝曰鄜時秦宣公作密時于渭南祭青帝秦灵公作吳阳上時祭黄帝作下時亦祠黄帝汉高帝曰天有五帝今四何也待我而具五遂立黑帝曰北時也

上時 下時

秦灵公作吳阳上時下時详见括地志封禅书云作上時祭黄帝作下時祭炎帝

畦時

陝西志畦時在栎阳县东北三十里秦献公时栎阳雨金自以得金瑞故作畦時祀

白帝畦時者言其時如畦畛也

武時 好時

雍錄云武時好時在雍县旁之吳阳此二時者不知何世所造參求其地即秦灵公所立上時下時吳阳也灵公既立上下兩時又立武時好時又云秦西時鄜時上時下時漢北時為五時五時之外又別有四時為密時畦時武時好時括地志又以密時鄜時上時下時北時為五時其說相抵牾也余按封禪書云自秦文公未作鄜時也而雍旁故有吳阳武時雍東有好時皆廢無祠或曰自古以雍州積高神明之隩故立時郊上帝諸神祠皆聚云据此武好二時旧在雍地非始于灵公盖二時久廢自灵公祠之也

郊

史記秦昭襄王五十四年王郊見上帝于雍滅周之明年也周禮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禮記郊之祭迎長日之至也大報天而主日也兆于南郊就陽位也掃地而祭于其質也于郊故謂之郊又曰祭之日王被袞以象天戴冕藻十有二旒則天数也乘素車貴其質也旗有十二旒龍章而設日月以象天也天垂象聖人則之郊所以明天道也

陳寶祠

秦紀秦文公十九年得陳寶漢書郊祀志云文公獲若石云于陳倉北坂城祠之其神來若雄雉其聲殷殷云野雞夜鳴以一牢祠之名曰陳寶臣瓚云陳倉縣有寶夫人祠歲與叶君神會也封禪書云其神或歲不至或歲數來來也常以夜光輝若流星從東南來集于祠城括地志云寶雞神在岐州陳倉縣東二十里故陳倉城中又按神僧傳載秦穆公時扶風獲一石由余識為佛神事頗詭特儒者所不道

怒特祠

五行傳秦立怒特祠祠以白犬玄羊史記文公二十七年伐南山大梓丰大特徐廣曰今武都故道有怒特祠錄異傳秦文公時雍南山有大梓樹文伐之輒有大風雨樹生合不斷時有一人病夜往山中聞有鬼語樹神曰秦若使人被髮以朱絲繞樹伐汝汝得不困耶樹神無言明日病人語聞公如其言伐樹斷中有一青牛出走入丰水中其后牛出丰水中使騎擊之不能勝有騎墮地復上髮解牛畏之不出故置髦頭

伏祠 狗御壺

史記秦德公二年初伏以狗御壺徐廣曰年表云初作伏祠社磔狗邑四門也胡廣曰秦有伏祭自德公始孟康曰六月伏日初也周時無至此乃有之歷忌說曰伏者何以金氣伏藏之日也四時代謝皆以相生立春木代水水生木立夏火代木木生火立冬水代金金生水立秋以金代火故至庚日必伏庚者金故曰伏也正義曰壺者熱毒惡氣為傷害人故磔狗以御之左傳云皿蟲為壺漢書解詁曰狗陽畜也以狗祭社以辟不祥風俗通曰俗說狗別賓客善守御故着四門以辟盜賊今人殺白犬以血題門戶辟除不祥取法于此顧氏說略云六月上伏秦始皇所置又云秦穆公始為伏皆誤也

鳳女祠

神仙传秦穆公时萧史夫妇皆随凤凰飞去故秦人为作凤女祠于雍宫中时有箫声而已

腊祠

史记秦惠文王十二年初腊正义曰十二月腊日也秦惠文王始效中国为之故云初腊腊禽兽以岁终祭先祖因立此日也汉名臣奏曰秦惠文王初立腊祠冬祭祖考风俗通曰夏曰嘉平殷曰清祀周曰蜡汉曰腊汉书解诂曰周曰大蜡秦始谓之腊寻更曰嘉平汉复曰腊也又左传晋侯假道于虞以伐虢宫之奇谏弗听以其族行曰虞不腊矣故疑左传战国人书也

蜀水三祀

华阳国志秦孝文王以李冰为蜀守冰能知天文地理谓汶山为天彭门乃至湔及县见两山对如阙因号天彭阙髣髴若见神遂从水上立祀三所祭用三牲珪璧沈渍

久湫 巫咸 亚驰

金石古文载秦诅楚文凡三曰久湫曰巫咸曰亚驰【亚驰读作呼驰】其石皆出宋世说者谓初得巫咸文于凤翔次得久湫文于渭又次得亚驰文于洛其词则一唯告于神者随号而异其久湫文曰又【通作有】秦嗣王敢用吉玉瑄璧使其宗祝邵馨布愍告于不显大沉久湫以底楚王熊相之多罪昔我先君穆公及楚成王实戮力同心两邦若一绊以婚姻衿以齐盟曰叶万子孙毋相为不利亲仰大成久湫而质焉今楚王熊相康【读作庸】回无道淫佚耽乱宣侈竞纵变渝盟刺内之则暴虐不辜戮剔孕妇幽刺亲戚拘圉其叔父寘诸冥室椁棺之中外之则冒改久心不畏皇天上帝及大沉久湫之光烈威神而兼倍十八世之诅盟率诸侯之兵以临加我欲划伐我社稷伐灭我百姓求蔑法皇天上帝及大沉久湫之恤祠圭玉牺牲逮取我边城新■〈皇卩〉及■〈于卩〉【音于】长亲我不敢曰可今又悉兴其众张矜亿怒饰甲底兵奋士盛师以偪我边境将欲复其■〈贝凶〉【音凶】迹唯是秦邦之羸众敝赋■〈革龠〉■〈革俞〉栈輿礼使介老将之以自救也亦应受皇天上帝及大沉久湫之威灵德赐克剂楚师且复略我边城敢数楚王熊相之倍盟犯诅着诸石章以盟大神之威神按方氏跋诅楚文以为秦惠文王二十六年石湖亦谓当惠文王之世 按秦在战国最多鬼祀史记六国表曰太史公读秦记至犬戎败幽王周东徙洛邑秦襄公始封为诸侯作西畴用事上帝僭端见矣礼曰天子祭天地诸侯祭其域内名山大川今秦杂戎翟之俗先暴戾后仁义位在藩臣而胙于郊祀君子惧焉法言曰节莫差于僭僭莫差于祭祭莫重于地地莫重于天则襄文宣灵其兆也昔者襄公始僭西畴以祭白帝文宣灵宗兴郾密上下用事四帝而天王不匡反致文武胙

○楚杂祀

望祭羣神

左传楚共王无冢适有宠子五人无适立焉乃大有事于羣望而祈曰请神择于五

人者使立社稷乃徧以璧见于羣望曰当璧而拜者神所立也谁敢违之乃与巴姬埋璧于大室之庭召五子斋而入康王跨之灵王肘加之子比子皙皆逐之平王幼抱而入再拜■〈馱上土下〉纽故康王以长立至其子失之围为灵王及身而弑子比为王十余日子皙不得立又俱诛四子皆絶无后唯独弃疾后立为平王竟续楚祀如其神符

祭上帝

桓谭新论楚灵王信巫祝之道躬执羽绂起舞坛前吴人来攻其国人告急而灵王鼓舞自若顾应之曰寡人方祭上帝乐明神当蒙福佑焉不敢赴救而吴兵遂至俘获其太子及后妃以下

祭冈山

左传楚子灭蔡用隠太子于冈山【蔡太子也】申无宇曰不祥五牲不相为用况用诸侯乎王必悔之注用太子者楚杀之为牲以祭冈山之神

歷山祠

越絶书无锡歷山春申时歲祠以牛立无锡塘去吴百二十里

东皇太一祠

屈原九歌有东皇太一按太一天之尊神祠在楚东以配东帝故云东皇淮南子云太微者太一之庭紫宫者太一之居也楚辞注曰昔楚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祝其祀必使巫覡作乐歌舞以娱神蛮荆陋俗词既鄙俚而其阴阳人鬼之间又或不能无褻慢淫荒之杂原既放逐见而感之故颇为更定其词去其太甚岳阳风土记曰荆湖民俗岁时会集或祷祠多击鼓令男女踏歌谓之歌场疾病不事医药惟灼龟打瓦或以鸡子占卜求祟所在使俚巫治之皆古楚俗也

云中君祠

楚云中君祠见屈原九歌谓云神也歌曰浴兰汤兮沐芳华采衣兮若英灵连蜷兮既留烂昭昭兮未央楚人名巫为灵子若曰神之子也言使灵巫先浴兰汤沐香芷衣采衣如草木之英以自洁也

湘君祠 湘夫人祠

九歌有湘君湘夫人皆楚祠也

大司命祠 少司命祠

九歌有大司命祠少司命祠周礼大宗伯以樛燎祀司中司命星传云三台上台曰司命又文昌宫第四亦曰司命故有两司命也

东君祠

楚辞注东君祠者日神也礼曰天子朝日于东门之外东君歌曰緇瑟兮交鼓箫钟兮瑶簫鸣■〈龠鹿〉兮吹竽思灵保兮贤□翺飞兮翠曾展诗兮会舞应律兮合節灵之来兮蔽日青云衣兮白霓裳举长矢兮射天狼操余弧兮反沦降援北斗兮酌桂浆注青衣白裳日出东方入西方故用其方色以为饰也

河伯祠

见九歌河伯者旧说以为冯夷其言荒诞不可稽考大率为黄河之神耳按楚昭王二十七年春吴伐陈楚昭王救之军城父十月昭王病于军中有赤云如鸟夹日西飞昭王问周太史太史曰是害于楚王然可移于将相将相闻是言乃请自以身祷于神昭王曰将相孤之股肱也今移祸庸去是身乎弗听卜而河为祟大夫请祷河昭王曰自吾先王受封望不过江汉而河非所获皇也止不许

沈马祠

陆玑要览楚懷王于国东偏起沈马祠歲沈白马名飡楚邦河神欲崇祭祀拒秦师卒破其国天不佑之汉成帝时谷永距絕方士疏云楚懷王隆祭祀事鬼神欲以获福却秦师而兵挫地削身辱国危

○赵杂祀

霍泰山祀

史记赵襄子立智伯与韩魏分范中行故地智伯益骄请地于赵不与智伯遂率韩魏攻赵襄子惧乃奔保晋阳原过从后至于王泽见三人自带以上可见自带以下不可见与原过竹二节莫通曰为我以是遗赵毋恤原过既至以告襄子襄子斋三日亲自剖竹有朱书曰赵毋恤余霍泰山山阳侯天使也三月丙戌余将使女反灭智氏女亦立我百邑余将赐女林胡之地至于后世且有伉王亦黑龙面而鸟喙鬣麋髭■〈冉页〉大膺大胷修下而冯左衽界乘奄有河宗至于休溷诸貉南伐晋别北灭黑姑襄子再拜受三神之令三国攻晋阳歲余引汾水灌其城城不浸者三版襄主错龟数策占兆以视利害何国可降使张孟谈潜行反智伯之约私于韩魏韩魏与合谋三月丙戌遂灭智氏祠三神于百邑使原过主霍泰山祀括地志云三神祠今名原过祠在霍山侧也 按赵与秦同姓秦之先帝顛頊之苗裔孙曰女孙女修织玄鸟陨卵女修吞之生子大业大业取少典之子曰女华生大费与禹平土已成帝锡玄圭禹受曰非予能成亦大费为辅帝舜曰咨尔费赞禹功其赐尔皂旂尔后嗣将大出乃妻之姚姓之玉女大费拜受佐舜调驯鸟兽是为栢翳舜赐姓嬴氏大费生子二人一曰大廉实鸟俗氏二曰若木实费氏其玄孙曰费昌子孙或在中国或在夷狄费昌当夏桀之世去夏为汤御败桀于鸣条大廉玄孙曰孟戏中衍鸟身人言帝大戊闻之遂使御大戊以下中衍之后世有功殷国故嬴多显遂为诸侯其玄孙曰中滴在西戎保西垂生蜚廉蜚廉生恶来恶来有力蜚廉善走父子俱事殷周武王之伐纣也并杀恶来是时蜚廉为纣取石北方还无所报为坛霍太山而报得石椁铭曰帝令处父不与殷乱赐尔石棺以华氏死遂葬于霍太山蜚廉复有子曰季胜季胜生孟增孟增幸于周成王是为宅皋狼皋狼生衡父衡父生造父造父以善御幸于周繆王得骥骊骅骝耳之驹西巡乐而忘归徐偃王作乱造父为繆王御长驱归周以救乱繆王以赵城封造父造父由此为赵氏中衍鸟身人言蜚廉石棺天赐迹近鬼神不经闻见是故秦赵二国最重祭祀其所繇来者久也

公孙杵臼程婴祠

史记晋屠岸贾攻赵氏于下宫杀赵朔赵同赵括赵婴齐皆灭其族赵朔妻成公姊有遗腹走公宫匿赵朔客曰公孙杵臼友程婴二人谋立孤杵臼死之程婴卒立赵武亦自杀赵武服齐衰三年为之祭邑春秋祠之世世勿絶正义曰今河东赵氏祠先人犹别舒一座祭二士矣

○魏祭祀

郊

魏惠王有拜郊台详宫室

七主之祭

孟子说文梁襄王僭天王之号立七主之祭修英雄之声号伯中国梁立七主不见他书按封禅书始皇有八神之祭一曰天主二曰地主三曰兵主四曰阴主五曰阳主六曰日月主七曰日主八曰四时主梁之七主或亦取乎此也

七国考卷九

●钦定四库全书

七国考卷十

（明）董说 撰

○秦丧制

殉葬

按史记秦武公卒初以人从死从死者六十六人缪公三十九年卒葬雍从死者百七十七人秦之良臣子车氏三人名曰奄息仲行针虎亦在从死之中秦人哀之为作黄鸟之诗诗曰交交黄鸟止于棘谁从穆公子车奄息维此奄息百夫之特临其穴惻惻其栗彼苍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赎兮人百其身交交黄鸟止于桑谁从穆公子车仲行维此仲行百夫之防临其穴惻惻其栗彼苍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赎兮人百其身交交黄鸟止于楚谁从穆公子车针虎维此针虎百夫之御临其穴惻惻其栗彼苍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赎兮人百其身【应劭曰秦穆公与羣臣饮酒酣公曰生共此乐死共我哀于是奄息仲行针虎许诺及公薨皆从死黄鸟诗所为作也】至献公元年止从死是武公已下十八君皆从死也又按国策昭襄王时秦宣太后爱魏丑夫太后病将死出令曰为我葬必以魏丑为殉据此昭襄之世尚有殉葬不知献公止从死之后又起于何代也皇览塚墓记云秦始皇塚在骊山之右塚中以水银为百川金银为鳧鴈机相输上具天文下具地理以人鱼膏为烛度久不灭其葬时后宫无子者皆殉从死者甚众

以书葬

皇览云吕不韦好经书多以葬汉明帝朝公卿大夫诸儒八十余人论五经误失符节令宋元上言臣闻秦昭王与不韦好书皆以书葬王至尊不韦久贵塚皆以黄肠题凑处地高燥不壤臣愿发昭王不韦塚视未焚诗书

合葬

史记正义云昭襄王卒以孝文王母吕太后与昭襄王合葬

太子归葬

史记秦昭王二年太子质于魏者死归葬芷阳

寿陵

史记昭襄王卒葬寿陵

黄肠题凑

详见以书葬苏林曰以柏木黄心致累棺外故曰黄肠木头皆内向故曰题凑

墓植柏

博物志秦穆公时有人掘地得物若羊将献之道逢二童子谓曰此名为蝮常在地中食死人脑若欲杀之以栢东南枝插其首由是墓皆植栢墓植栢自秦始也

遣吊

左传晋献公之丧秦缪公使人吊公子重耳

诸侯来吊祠

史记昭襄王卒韩王衰经入吊祠诸侯皆使其将相来吊祠视丧事

○田齐丧制

殉葬

刘向云昔齐威王卒从死七十二人按括地志云齐桓公墓在临淄南二十一里牛山上晋永嘉末人发之初得版次得水银池有气不得入经数日乃牵犬入得金蚕数十簿珠襦玉匣繒彩军器不可胜数又以人殉葬人骨狼藉据此自先齐已殉葬矣【史记齐宣王卒愍王即位苏秦说愍王厚葬以明孝高宫室大苑囿以明得意欲破敝齐而为燕七畧云齐愍王厚死人】按檀弓云陈子车死于卫其妻与其家大夫谋以殉葬又陈干昔疾属其兄弟而命其子遵已曰如我死则必大为我棺使吾二婢子夹我左传宋文公卒始厚葬用蜃炭益车马始用殉重器脩椁有四阿棺有翰桮注始用殉用人从葬也又晋景公卒小臣有晨梦负公以登天及日中负晋侯出诸厕遂以为殉又邾子卒先葬以车五乘殉五人注欲藏中之洁故先内车及殉别为便房盖其遗命顾恺之启蒙注云魏时人有开周王塚者得殉葬女子经数日而有气数月而能语年可二十送诣京师郭太后爱养之十余年太后崩哀思哭泣一年余而死古之殉葬者多矣

铜椁

从征记曰齐襄王墓在汝水西墓西有僖公墓续从征记曰太公塚在尧山北五里平地为坂高十丈曾发之者得一铜椁金玉甚多尚父五世葬周此实田和塚也和迁齐居于海上而别为诸侯亦称太公也山东志曰四王墓在临淄县南十五里鼎足山齐记补遗曰山基圆顶东西直列乃齐威宣愍襄四王墓[按苏州志虎丘山下有吴王阖闾塚铜椁三周水银为池金银为地古之厚葬盖有铜棺椁也]

出吊

孟子为卿于齐出吊于滕白虎通曰遣大夫吊辞曰皇天降灾子独遭离之呜呼哀哉皇览逸礼曰君使大夫吊于国君礼锡衰衰裳弁经有经下马大夫为介亦如之士介者将命者总麻裳弁经异姓葛同姓麻

○楚丧制

殉葬

史记楚灵王彷徨山中野人莫敢入王行遇其故鍬人谓曰为我求食鍬人曰新王下法有敢饜王从王者罪及三族王因枕其股而卧鍬人又以土自代逃去王觉而弗见遂饥弗能起聃尹申无宇之子申亥曰吾父再犯王命王弗诛恩孰大焉乃求王遇王饥于厘泽奉之以归夏五月癸丑王死申亥家申亥以二女送死并葬之是楚有殉葬之俗也又国策云楚宣王时江乙说于安陵君曰君无咫尺之功骨肉之亲处尊位受厚禄一国之众见君莫不敛衽而拜抚委而服何以也曰王过举以色不然何以至此江乙曰以财交者财尽而交绝以色交者华落而爱弛是以嬖色不敝席宠臣不敝轩今君擅楚国之势而无以自结于王窃为君危之安陵君曰然则奈何江乙曰愿君必请从死以身为殉此又一证

以书葬

萧子显齐书襄阳有盗发古塚相传是楚武王塚获丘县东北近世有人开之下入三丈石函中得一鹅鹅回转翅以拨石复下入一丈便有青气上腾望之如陶烟飞鸟过人輒堕死遂不敢入墨莊漫录载政和间朝廷求询三代鼎彝器程唐为陝西提点茶马李朝孺为陝西转运遣人于鳳翔府破商比干墓得铜盘径二尺余中有款识一十六字又得玉片四十三枚其长三寸许上圆而锐下阔而方厚半指玉色明莹此皆以物殉葬之绝异者也

归丧

楚世家顷襄王三年懷王卒于秦秦归其丧于楚人皆怜之如悲亲戚

赴

史记郑敖既死公子围使使赴于郑伍举问曰谁为后对曰寡大夫围伍举更曰共王之子围为长杜预曰伍举更赴辞重从礼告终称嗣不以篡弑赴诸侯

○赵丧制

会葬

史记肃侯二十四年卒秦楚燕齐魏出锐师各万人来会葬

寿陵

史记肃侯十五年起寿陵国语管仲曰定民之居成民之事陵为之终是民之墓亦称陵也周显王三十四年赵起寿陵秦惠文以后始称陵而民不得称

水冢

隋图经云歷陵县西十里赵简子冢石虎令人发之初得炭深一丈得连木木厚高八尺次得流泉水水色青冷非常以牛皮为囊作绞车以汲之一月而水无极乃止筑城绕之气成楼阙

赴

主父死乃发丧赴诸侯见赵世家

○魏丧制

以书葬

束皙传晋太康二年汲郡人盗发魏襄王墓或云安厘王冢得竹书数车其中与经传大异者云夏年多殷益干■〈启戈〉位■〈启戈〉杀之太甲杀伊尹文王杀季歷自周受命至穆王寿百歲也幽王既亡共伯和者摄行天子事非二相共和也初发冢者烧策照取寶物及官收之多烬简断策据此魏以书葬也余冬序錄云汲县发古塚人姓不字呼作彪其名準一统志又云汉初有人发魏襄王冢得竹简书十余万言胡应麟曰武帝纪咸寧五年汲郡人发魏襄王冢非太康二年襄王即孟子所谓不似人君者而冢中独竹简数十车古器一二他服玩珍怪无闻焉即世传三书无论如大易系辞或烬于秦火而出于冢中则襄王竹简岂不与孔壁同功哉当战国纷争雅尚如襄王诚未易者

裸葬

西京杂记魏王子且渠冢甚浅狭无棺柩但有石床广六尺长一丈石屏风床下悉是云母床上两尸一男一女皆年二十许东首裸卧无衣衾据此魏有裸葬之俗也【按张华博物志楚之南有炎人之国其亲戚死朽之肉而弃之然后埋其骨乃为孝也此与裸葬并为异特】

更葬日

国策魏惠王死葬有日矣天大雨雪至于牛目壞城郭且为栈道而葬羣臣多諫太子者曰雪甚如此而丧行民必甚病官费又恐不给请弛期更日太子曰为人子而以民劳与官费之故而不行先王之丧不义也羣臣皆不敢言惠公驾而见太子曰葬有日矣太子曰然惠公曰昔王季歷葬于楚山之尾欒水啮其墓见棺之前和文王曰嘻先王必欲一见羣臣百姓也夫故使欒水见之于是出而为之张朝百姓皆见之三日而后更葬此文王之义也今葬有日矣而雪甚及牛目难以行太子为及日之故得无嫌于欲亟葬乎愿太子更日先王必欲少留而扶社稷安黔首也故使雪甚因弛期而更为日此文王之义也若此而弗为意者羞法文王乎太子曰甚善谨弛期更择日按王制云葬不为雨止郑注云虽雨犹葬以其礼仪少也

铁券 石人

西京杂记晋人有发魏哀王冢者哀王冢以铁灌其上穿凿三日乃开其黄气如雾触人鼻目皆辛苦不可入以兵守之七日乃歇初至一户无扃钥石床方四尺床上有石

几左右有三十石人立侍皆武冠带剑复入一户石扉有闕钥叩开见棺柩黑光照人刀斫不入烧锯截之乃漆杂兕革为棺厚数寸累积十余重力不能开乃止复入一户亦石扉闕钥得石床方七尺石屏风铜帐■〈金 菁〉一具或在床上或在地下似是帐糜朽而铜■〈金 菁〉堕落床上石枕一枚尘埃肫肫甚高似是衣服床左右石妇人各二人悉皆立侍或有执巾栉镜镊之象或有执盘捧物之形无余异物但有铁镜数百枚焉

文石椁

魏襄王冢皆以文石为椁高八尺许广狭容四十人中有石床石屏风床上有玉唾壶一枚铜剑二枚金玉杂具见西京杂记按檀弓曰有虞氏瓦棺又秦之先有石棺古史考曰尧作瓦棺汤作木棺郭縁先证记曰桓魋石椁在九里山之东北也椁有二重门间隐起青石方净如镜门扇数四博物志曰卫灵公葬得石椁铭曰不逢箕子灵公夺我里荆州记曰临湘水中有石床床上有二石棺色绿如铜镜莫能详也吴越春秋曰吴王阖闾有女自杀阖闾痛之葬于国西闾门外文石为椁

七国考卷十

●钦定四库全书

七国考卷十一

（明）董说 撰

○秦兵制

三军

文献通考秦穆公霸西戎始作三军彀三帅而车三百乘又置陷阵又商子载秦三军之法三军壮男为一军壮女为一军男女之老弱者为一军壮男之军使盛食励兵陈而待敌壮女之军使盛食负垒陈而待令客至而作土以为险阻及耕格阱发梁撤屋给从从之不给而燻之使客无得以助攻备老弱之军使牧牛马羊彘草木之可食者收而食之以获其壮男女之食慎使三军无相过壮男过壮女之军则男贵女而奸民有从谋而国亡喜与其恐有蚤闻勇民不战壮男壮女过老弱之军则老使壮悲弱使强怜悲怜在心则使勇民更虑而怯民不战是故秦之三军无相过也

陷阵

详见三军又吴子云秦置陷阵三万

奋击

蘓秦说秦惠王曰奋击百万

带甲

国策秦带甲百余万车千乘骑万匹虎鸷之人踔踔科头【踔踔跳跃也科头不着兜也】贯颞奋戟者至不可胜计也秦马之良戎兵之众探前蹶后蹄前二寻者不可胜数也山东之卒被甲冒胄以会战秦人捐甲徒程以趋敌左挈人头右挟生虜

步卒

韩非子秦穆公起卒草车五百乘畴骑二千步卒五万辅重耳入于晋

正卒 戍卒 更卒

马端临曰秦自非子为孝王养马汧渭之间封为附庸至秦仲始大秦仲之孙襄公当平王初兴兵讨西戎以救周平王东迁遂有岐丰之地列为诸侯地与戎相错襄公修其车马备其兵甲武事备矣至穆公霸西戎始作三军殽三帅而车三百乘鲁定公五年秦子蒲子虎帅车五百乘救楚兵力益以强盛及孝公用商鞅定变法之令令民为什伍而相收司连坐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藉行之十年民勇于公战怯于私鬪又以秦地旷而人寡晋地狭而人稠诱三晋之人耕秦地优其田宅而使秦人应敌于外大率百人则五十人为农五十人习战凡民年二十三附之畴给郡县一月而更谓更卒复给中都一歲谓正卒复屯边一岁谓之戍卒凡战获首赐爵一级皆以战功相君长长平之役年十五以上悉发又非商鞅之旧矣桓寬盐铁论云商鞅之任秦也刑若刈菅芳用师若弹丸从军旅者暴骨长城戍漕者辇车相望生而往死而还

小子军

刘子别錄云长平之役国中男子年十五者尽行号为小子军

锐士 虎贲

荀卿曰魏之武卒不可以直秦之锐士秦之锐士不可以当桓文之节制陈傅良云秦昭王时有锐士虎贲八百万按周礼有虎贲书牧誓武王虎贲三百人疏若虎之贲走逐兽言其猛也军内骁勇选而为之

斥兵

史记赵使廉颇将赵军士卒犯秦斥兵索隱曰谓犯秦之斥候兵也

小戎

秦风小戎云小戎棧收五檠梁辘游环肋驱阴靽鋈续文茵畅轂驾我骐驎言念君子温其如玉在其板屋乱我心曲四牡孔阜六轡在手骐驎是中駟駟是驂龙盾之合鋈以觶輶言念君子温其在邑方何为期胡然我念之棧駟孔羣公矛鋈錡蒙伐有苑虎韞鏐膺交韞二弓竹闭緄滕言念君子载寝载兴厌厌良人秩秩德音注小戎兵车也天子车戎谓之元戎诸侯谓之小戎韩诗内传曰駟马不着甲曰棧駟秦哀公三十一年吴伐楚楚王亡申包胥奔告秦子蒲子虎帅车五百乘救楚国策秦武王谓甘茂曰寡人欲车通三川以窥周室按车战之法春秋如韩原之战辘秦伯将止之鞏之战韩厥中御而从齐侯鄆陵之战却至御楚子韩厥从郑伯邲之战楚子乘广以逐赵■〈施，冉代也〉用车以战而使敌人便得与我元帅相接则是环卫之车不设也盖古者车战之法前后整齐必有护卫前后行列元帅未易动也至春秋列国用之徃徃军伍不整而元帅每以车逐利混然左右卒无定法故敌人得以反之终春秋之世致败者未有不由于车战无法而轻动摇也惟繻葛之战二拒用事若原繁高渠弥以中军奉公未尝轻动深得古法

菽园杂记云三代至春秋用兵率以车战秦汉而后以骑兵为便故兵车之制车战之法今皆不传汉有武刚车晋有偏箱车然不过行载辘重止为营卫而已其出击乃以骑兵故能制胜唐房管击出安禄山用春秋车战之法卒以取败盖春秋时敌国皆车战又皆战于平原广野其兵将又皆素练车战之人故宜之管以车禄山以骑时异势殊故用有利钝非车之罪也

革车战车

详见步卒又蘓秦说秦曰战车万乘

畴骑

繆公有畴骑见步卒注畴等也言马齐等

太白船

蜀王本纪云秦为太白船万艘欲以攻楚余按周武王有蜂舟见拾遗记伍子胥制玉翼越人有船名须虑见越絶书

相将

史记张仪相秦四岁而立惠王为王居一岁为秦将取陝筑上郡塞

自将

史记秦繆公元年自将伐茅津五年秋繆公自将伐晋战于河曲十五年晋兴兵将攻秦繆公发兵使丕豹将自往击之二十五年周使人告难于晋秦繆公将兵助晋文公入襄王

上首功

鲁仲连曰彼秦者弃礼义而上首功之国譙周曰秦用卫鞅计制爵二十等以战获首级者计而受爵是以秦人每战胜老弱妇人皆死计功赏至万数天下谓之上首功之国皆以恶之也汉书解语曰秦上首功之国首功者获首也司马贞曰秦法斩首多为上功谓斩一人首赐爵一级故谓秦为首功之国也荀子曰秦人其生民也阨阨其使民也酷烈劫之以势隱之以阨狃之以赏庆道之以刑罚使民所以要利于上者非战无繇也功令相长五甲首而隶五家【能得着甲者五人首使得隶役五家】是最为有数故能四世有胜于天下然皆干赏蹈利之兵庸徒鬻卖之道耳未有安制矜节之理也故虽地广兵强鳃鳃然常恐天下之一合而共轨已也

宗室军功

应劭云孝公变法有军功者各以卒受上爵宗室非有军功不得为属藉

角抵

太白阴经云春秋末并为战国增讲武之礼以为戏乐共相夸视而秦更名为角抵故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平亡战必危

祈战

左传文十二年冬秦伐晋秦伯以璧祈战于河杜预曰祷求胜也

素服郊次

穀之败晋归百里孟明视西乞术白乙丙于秦秦伯素服郊次乡师而泣曰孤违蹇叔以辱二三子孤之罪也见左传

田猎

史记秦文公三年以兵七百人东猎又按秦风驷铁云驷铁孔阜六轡在手公之媚子从公于狩奉时辰牡辰牡孔硕公曰左之舍拔则获游于北园四马既闲輶车鸾镳载獫狝骄传云驷铁美襄公也始命有田猎之事疏云襄公始受王命为诸侯有游田狩猎之事又韩诗外传云秦缪公将田而夷具马

龙盾 公矛 蒙伐 虎鞞

详见小戎龙盾画龙于盾也公三隅矛也公矛鍤錞言三隅之矛以白金为其鍤也錞錞也蒙龐也画杂羽之文于伐故曰龐伐也伐中干也鞞弓室也虎虎皮也楚辞云带长剑挟秦弓

太阿 工市

秦剑有太阿工市见玉海

鹿卢之剑

详见秦音乐考白帖云古剑以玉刻鹿卢形

诫剑

刀剑録云秦昭王元年丙午铸一剑长三尺铭曰诫

定秦剑

秦始皇三年采北祗铜铸二剑名曰定秦长三尺六寸铭作小篆书见刀剑録

水心剑

白帖云秦昭王三月三日曲水宴有金人于水中捧水心剑以奉王玉海云金人奉水心之剑曰令君制有西夏乃伯诸侯

西戎刀

孔丛子秦王得西戎利刀割玉如割木

○田齐兵制

带甲 五家兵

蕪秦说齐宣王齐南有泰山东有琅邪西有清河北有渤海此所谓四塞之国也齐地方二千余里带甲数十万粟如丘山三家之良五家之兵进如锋矢战如雷霆解如风雨即有军役未尝倍泰山絶清河涉渤海也临淄之中七万户臣窃度之不下户三男子三七二十一万不待发于远县而临淄之卒固已二十一万矣旧注五家之兵者五国之兵吕氏曰齐有五家之兵最强也作五国非

技击 得首赐金

荀卿曰齐人隆技击其技也得一首者赐赎镒金无本赏矣事小敌彘则偷可用也

事巨敌坚则涣然离若飞鸟然领侧反复无日是亡国之兵也注云八两曰镗其技击之术斩得一首则赐镗金赎斩首虽战败亦赏不斩首虽战胜亦不赏无本赏也典略曰愍王为技击孙臆曰三晋之兵素悍勇而轻齐齐号为怯

候者

国策章子为变其徽章以杂秦军候者言章子以齐入秦候者军候也

辒车

史记齐以田忌为将而孙子为师居辒车中坐为计谋按辒车者军中辒重之车也

文骑

孙子笺云齐宣王以文骑六百匹伐燕

火牛

田单守即墨先以计给燕将燕军多懈田单乃收城中得千余牛为绛缯衣画以五彩龙文束兵刃于其角而灌脂束苇于尾烧其端凿城数十穴夜纵牛壮士五千人随其后牛尾热怒而奔燕军燕军夜大惊牛尾炬火光明炫耀燕军视之皆龙文所触尽死伤五千人因衔枚击之而城中鼓噪从之老弱皆击铜器为声声动天地燕军大骇败走先是单为临淄市掾不见知及燕使乐毅伐破齐齐愍王出奔已而保莒城燕师长驱平齐而田单走安平令其宗人尽断其车轴末而傅铁笼已而燕军攻安平城坏齐人走争涂以辘折车败为燕所虏唯田单宗人以铁笼故得脱见田单传

出猎

说苑齐宣王出猎于社山

威王兵法

刘向别录齐威王用兵大放穰苴之法而诸侯朝昔齐景公时穰苴善用兵败燕晋之师公尊为司马之官由是子孙号司马氏至齐威王追论古司马法遂附穰苴谓之司马法亦曰威王兵法书载武经不录

宣王兵法

汉志齐孙子八十九篇图四卷刘子七畧云齐宣王兵法九十篇一曰孙臆法也吕氏春秋云孙臆贵势司马迁云孙子臆脚兵法修列通典引孙臆云用骑有十利一曰迎敌始至二曰乘敌虚背三曰敌散乱击四曰迎敌击后使敌奔走五曰遮其粮食绝其军道六曰败其津关发其桥梁七曰掩其不备卒击其未整旅八曰攻其懈怠出其不意九曰烧其积聚虚其市里十曰掠其田野系累其子弟此十者骑战利也又孙吴传云孙臆使齐军入魏地为十万灶明日为五万灶又明日为三万灶龐涓行三日大喜曰吾固知齐军怯入吾地三日士卒亡者过半矣乃弃其步军与其轻锐倍日并行逐之孙臆度其行暮当至马陵马陵道狭而旁多阻隘可伏兵乃斫大树白而书之曰龐涓死于此树之下于是令齐军善射者万弩夹道而伏期日暮见火举而俱发龐涓果夜至斫木下见白书乃鑽火烛之读其书未毕齐军万弩俱发魏军大乱相失龐涓乃自刭

寶劍

一统志齐王有寶劍磨于长兴晏子乡其水微赤似铁汁

徽章

国策秦假道韩魏以攻齐齐威王使章子将而应之与秦交和而舍使者数相往来章子为变其徽章以杂秦军注云两军相对曰交和徽帜也以绛帛着于背

○楚兵制

三军

传曰楚子北师次于郟沈尹将中军子重将左军子反将右军此三军者正军也是时孙叔敖为令尹秉政不在三军之数如南辕反旆军进退皆由之故知令尹为兼统三军矣

九军

淮南子楚庄王曰陈为无道寡人起九军以讨之

左右广

左传栾武子言楚军制曰其君之戎分为二广右广初驾数及日中左则受之至于昏内官序当其夜郑氏曰广者横陈之车杜预注二广君之亲兵按传楚分左右广鸡鸣而驾日中而说左则受之日入而说许偃御右广养由基为左彭名御左广屈荡为右王乘左广以逐赵旃杜预注楚王更迭载之故各有御传又曰王见右广将从之乘屈荡尸之曰君以此始亦必以终自是楚之乘广先左盖左右二广为王亲军右广初驾以及日中左广受之以及日入尝在王侧内官卒当其夜若今之当更循环卫敌安当掩袭亲军之制详矣僖二十八年西广从子玉时子玉专军政故分西广以属之今郟之战则二广皆以候王迭载其曰楚之乘广先左杜预虽云以乘左得胜其实楚人尚左故亲军分为二广而王则乘左【楚庄王能以其国霸其师之戎分为两广】

偏两

文献通考楚兵制广有一卒卒偏之两一卒之外复有十五乘之偏并二十五人之两盖防正军有败则以偏卒易之正卒有阙则以偏卒补之按楚子为乘广三十乘分为左右司马法百人为卒卒二十五人为两车十五乘为大偏九乘为小偏其尤大者又有二十五乘之偏今一广十五乘则古大偏之法而曰卒偏之两者孔颖达谓两广之别各有一卒之兵者是也

游阙

左传楚使潘党率游阙三十乘从唐侯游阙盖游兵往来游补阙者观兵陈何处为薄则从而补之所谓奇军以防败失由正军中逐旋分出不系步伍之数

徒兵

通考云康王以蒺藜为司马始井沃衍牧隰皋赋车籍马而有车兵徒兵甲楯之数徒兵即武卒也许慎淮南注在车曰士步曰卒

舟师

左传襄二十四年楚子为舟师以伐吴不为军政无功而还昭十七年吴伐楚战于长岸大败吴师获其乘舟余皇十九年楚子为舟师以伐濮二十四年楚子为舟师以畧吴疆二十七年与吴师遇于穷令尹子常以舟师及沙汭而还定二年楚囊瓦伐吴师吴人见舟于豫章败之四年蔡吴唐伐楚舍舟于淮汭自豫章与楚夹汉左司马戍谓子常曰子沿汉而与之上下我悉方城外以毁其舟六年吴太子终累败楚舟师获潘子臣小惟子及大夫七人注潘子臣小惟子二子者楚舟师之师也马端临曰楚用舟师自康王始考之经传吴舟成七年始入州来暨共王卒继侵楚明年败楚于皋舟之隘是吴利在舟师楚惧无以敌吴后十年康王始为舟师以畧吴疆昭王时救潜之役舟师及河汭而还其后囊瓦伐吴吴人败楚师入郢之后吴太子终累又败楚舟师获其师盖楚虽以备舟置舟师而实莫能用用亦不胜亦地形用便有不同耳

陵师

左传子期以陵师败于繁扬注陵师楚陆师也

高库兵

淮南子楚有高库之兵吕氏云荆叶公发太府之货予众出高库之兵以赋民

上国之兵 东国之兵

通考云楚平王简上国东国之兵都外都师精练有法按昭十四年楚平王使然丹简上国之兵于宗丘且抚其民使屈罢简东国之兵亦如之好于边疆息民五年而复用师杜预曰上国都在国都之西西方居上流故谓之上国按下云简东国之兵亦如之知此是简西国之兵也西国东国皆是楚人在国之东西者孔颖达曰西为上则东为下言东则此是西互见也

宫甲

左传文元年商臣以宫甲围成王注是宫中兵也或曰楚有太子之兵曰宫甲

环列

文元年楚潘崇掌环列之尹注宫卫之官列兵而环王宫

若敖六卒

楚有若敖之六卒见左传杜预曰六卒子玉宗人之兵

申息子弟

僖二十八年楚子入居于申子玉城濮之败王使谓之曰大夫若入其若申息之老何杜预曰申息二邑子弟皆从子玉而死

都君子

昭二十七年楚左司马戍帅都君子与王马之属以济师杜预曰在都邑之士有复除者贾逵曰平常免其行役事急乃使之耳吴楚多有此事急则从如越有君子六千人是也王马之属王养马官属校人之类凡此皆以急调役非常法

王马之属

详见上按王马之属楚官也然无专名故不入职官

左右司马

国策齐韩魏共攻燕楚王使景阳将而救之暮舍使左右司马各营壁地按此左右司马者乃行军之制故与职官并载

五帅

通考云楚灵王斥地益大陈蔡不羹邑赋千乘于是有五帅左传吴人败诸豫章获其五帅

带甲车骑

蘓秦说楚威王曰楚地方五千余里带甲百万车千乘骑万匹粟有十年此伯王之资也陈傅良曰楚顷襄王失鄢郢北保于陈牧东地兵尚十余万

战车

楚世家云楚王警四境之内兴师言救韩命战车满道路春秋感精符云齐晋并争吴楚更谋不守诸侯之节兢行天子之事作衡车励武将轮有刃衡有剑以相振惧宋均曰衡陷敌之车也淮南云晚世之时七国异族诸侯制法各殊习俗从横间之举兵而相角攻城隘杀覆高危安掘坟墓扬人骸大冲车高重京除战道便死路犯严敌残不义百姓一反名声苟盛也是故质壮轻足者为甲卒千里之外家老羸弱凄怆于内厮徒马圉輶车奉饗道里辽远霜雪亟集短褐不完人羸车敝泥涂至膝相携于道奋首于路身枕格而死所谓兼国有地者伏尸数十万破车以千百数伤弓弩矛戟矢石之创者扶举于路故世至于枕人头食人肉菹人肝饮人血甘之于刍豢许慎注冲车大铁着其辕端马被甲车被兵所以冲于敌城也司马彪续汉书輿服志云轻车右之战车也不巾不盖孙吴兵法云车有巾有盖谓之武刚车武刚车者为先驱又为属车轻车为后殿焉

楼车

左传宣十五年解杨登诸楼车注楼车上望櫓

巢车

成十六年楚子登巢车以望晋军注巢车上为櫓说文作輶云兵车高如巢以望敌也

驂

文十二年楚子乘驂会师于临品注驂传车也

云梯

尸子云墨子自齐至郢见楚王楚王曰公输般为我作云梯高可参浮云驾白日此天下之先驱也将以攻宋矣

舟战之具

墨子云公输般自鲁之楚为舟战之具谓之钩拒退则钩之进则拒之也

燧象

左传吴伐楚昭王执燧象以奔吴师武功略曰春秋楚王以燧象奔吴师战国田单以火牛克骑劫后汉杨璇以火马散滑贼晋江迨以火鸡破姚襄宋赵遹以火獠攻卜漏辘重

左传乙卯王乘左广以逐赵旃及昏楚师军于邲晋之余师不能军丙辰楚重至于邲杜预曰辘重也楚辘重尝后正军一日盖楚军有法辘重若与正军过远则有邀击之患过近则重兵纒乱正兵亦溃后世用兵先击辘重取胜者多盖以非太近则太远以是知楚辘重远大兵一日为得宜也

柱国将

楚世家怀王六年使柱国昭阳将兵而攻魏

荆尸【陈法】

通考云楚自若敖蚡冒筭籥篪缕以启山林武王始为军政作荆尸以伐随授师子以立陈法案庄四年楚武王荆尸授师子焉以伐随杜预曰荆楚也尸陈也更为楚陈兵之法遂以为名子鎗属亦陈所利【杨子方言云楚谓戟为子】大抵陈中有利长兵者有利于短兵者弓矢利远是长兵子是短兵盖楚参用子为陈宣十二年楚子围郑晋师救郑随武子曰荆尸而举军行右辕左追蓐前茅虑无中权后劲百官象物而动军政不戒而备注军行右辕左追蓐凡兵车有甲士有步卒甲士在车不供碎役分步卒为前左右三处兵车一辕服马夹之而言夹辕者步卒被主分左右者军行时又分之在两厢挟辕以为战备传曰令尹南辕又曰改乘辕楚陈以辕为主以辕为主以辕表车正是挟车严兵以备不虞其应左右者使之追步草蓐令离道求草不近兵车蓐谓卧止之草以为宿备豫定左右之别在道分使之故云军行至于对陈则在车左右前茅虑无在前者明为思虑所无之事恐卒有非则预告军众使知而为备如今军行使人远在军前斥度候望虞有伏兵使踰行人持以绛及白为幡与军人与私号见骑贼举绛幡见步贼举白幡曲礼前有水则载青旌是也或曰时楚以茅为旗帜中权是中军大将军进退之权三军之心在此权者谓谋之高下轻重皆当后劲以精兵为殿后世劲兵多在前或被击败则后无应劲兵之后最为良法

左右拒

左传楚工尹齐将右拒卒以逐下军使潘党率游阙三十乘从唐侯为左拒以从上军亦犹郑二拒盖楚子在中军与晋中军相对临战分此二拒右拒当晋下军左拒当晋上军故杜预谓为陈名文献通考楚于陈则分左右二拒

二队

左传楚子会师于临品分为二队杜预曰队部也而两道攻之

田猎 右孟

左孟说苑楚庄王好猎大夫谏曰晋楚敌国也楚不谋晋晋必谋楚今王无乃耽于

乐乎王曰吾猎将以求士也其披榛藜刺虎豹者吾是以知其勇也其攫犀搏兕者吾是以知其劲有力也罢田而分所得吾是以知其仁也又庄王猎于云梦射科雉得之楚共王出猎而遗其弓湖广志武王山在枣阳县东五十里世传武王尝猎此左传楚子田孟诸宋公为右孟郑伯为左孟期思公复遂为右司马子朱及文之无畏为左司马命夙驾载燧杜预云孟田猎陈名

泰阿 龙泉 工市

越絶书楚王召风胡子而问之曰寡人闻吴有干将越有欧冶子寡人愿请此二人作铁剑乃令风胡子之吴见欧子干将使之作为铁剑曰泰阿博物志云寶剑名猎陈龙泉太阿工市三剑皆楚口王者蜀志云楚王作剑三枚曰龙泉曰太阿曰工市刘向孟子注云楚之铁剑利而倡优泣相如赋云楚王建干将之雄戟张協七命云楚之阳剑欧冶所营邪溪之铤赤山之精乃炼乃铄万辟千灌丰隆奋椎飞廉扇炭张协太阿剑铭云太阿之剑世载其美淬以清波斂以越砥

蛟革甲

荀卿曰楚人蛟革犀兕以为甲鞞如金石宛巨铁鉞惨如蠹蚤轻利僂遯卒如飘风天下称强兵莫如楚杨倥荀子注云以蛟鱼皮及犀兕为甲坚如金石不可入孔融肉刑论云古圣作犀兕革铠今有盆领铁铠国语云吴王夫差衣水犀之甲二千尔雅翼云蛟出南海状如鼈而无足圆广尺余尾长尺许皮有珠文而坚劲可以饰物又云犀兕并有甲兕之革最坚故犀甲只寿百年而兕甲寿二百年

肠夷甲

越记云楚王身被肠夷之甲

组甲 被练

左传襄三年楚子重伐吴为简之师使邓廖帅组甲三百被练三千杜预注云组甲被练皆战备也组甲漆甲成文被练之袍贾逵云组甲以组缀甲车士服之被练以帛缀甲步卒服之孔颖达曰甲贵牢固若不固宜能用组何当造不牢之甲令步甲服之杜言组甲漆甲成文今时漆甲有为文者被练文不言甲必非甲名被是被覆衣着之名故以练袍被于身上吕祖谦曰被练若今之软绵之类

桃弧棘矢

楚世家析父曰先王熊绎桃弧棘矢以共御王事吴越春秋云楚有弧父弧父者生于楚之荆山生不见父母为兕之时习用弓矢所射无脱以其道传于羿羿传逢蒙逢蒙传于楚琴氏琴氏以为弓矢不足以威天下当是之时诸侯相伐兵刃交错弓矢之威不能制服琴氏乃横弓着臂施机设枢加之以力然后诸侯可服琴氏传之楚三侯所谓句亶鄂章人号麋侯翼侯魏侯也自楚之三侯传至灵王自称之楚累世盖以桃弧棘矢而备邻国也

大屈弓

左传昭七年夏四月楚享公好以大屈注弓名也疏鲁连书曰大屈之弓贾云寶金可以为剑出大屈地乌

嗥弓

家语楚共王出游忘乌嗥之弓注乌嗥弓名

繁弱弓

孔丛子楚王张繁弱之弓载忘归之矢以射蛟兕于云梦

忘归矢

详见上

铁矢弩

国策蕞秦为楚合从元戎以铁为矢长八寸一弩十矢俱发

宛路矰

吕览荆文王得茹黄之狗宛路之矰以畋云梦说苑作筩籥之矰

钩

史记楚庄王观兵于周郊周定王使王孙满劳楚子楚子问鼎大小轻重对曰在德不在鼎庄王曰子无阻九鼎楚国折钩之喙足以为九鼎胡广曰钩楚兵器戈之属正义曰凡戟有钩之喙钩口之尖也

宛巨铁鉞

详见蛟革甲杨倅荀子注云宛地名属南阳徐广曰大钢曰巨鉞与鉞同矛也方言曰自關而西谓之矛吴扬之间谓之鉞言宛地出此刚铁为矛

戚

左传昭十二年楚公尹路请曰君王命剥圭以为戚秘故请命注戚斧也秘柄也玉以饰斧柄也

警鼓

韩非子楚厉王有警为鼓以与百姓为戒饮酒醉过而击之也民大惊使人止之曰吾醉而与左右戏过击之也民皆罢居数月有警击鼓而民不赴文献通考云传曰严警鼓一十二面大将营前左右行列各六面在纛后故大周正乐谓凡鼓施于邊徼谓之警鼓

○赵兵制

带甲 车 骑

蕞秦说赵肃侯曰当今之时山东之建国莫强于赵赵地方二千余里带甲数十万车千乘骑万匹粟支数年西有常山南有河漳东有清河北有燕国臣切以天下地图按之诸侯之地五倍于秦料度诸侯之势十倍于秦六国为一并力西向而攻秦破秦必矣陈傅良曰赵括长平之败丧师四十五万而破燕栗腹尚二十万李牧败匈奴亦车千三百乘骑万三千匹百金之士五万人穀者十五万人

剑士

庄子云昔赵文王喜剑剑士夹门而客三千余人

百金之士 穀者

史记李牧具选车得千三百乘选骑得万三千匹百金之士五万人穀者十万人

选车 选骑

详见上

决水

赵襄子时三国攻晋阳岁余引汾水灌城城不没者三版城中悬釜而炊襄子使张孟谈见韩魏之君日夜期杀守堤之吏而决水灌知伯军智伯军救水而乱韩魏翼而击之见武经旧注又赵肃侯十八年齐魏伐我我决河水灌之兵去见赵世家余按兵法有决水灌城未闻决水灌军王应麟通鉴答问曰或问水攻始于何时曰古有以水佐耕未闻以水佐攻春秋时未之有也其自智伯始欤刘子曰微禹吾其鱼乎圣人思天下之溺由己溺之欲民之免为鱼也争城而战鱼其民以逞不仁哉智伯甚于作俑者也三家之灌晋阳史记世家以为汾水战国策以为晋水按郡县志汾水在晋阳城东晋水在西二说未知孰是智伯之言纔脱诸口而魏驹韩虎之肘足已接于车上不言而喻如矢激驷奔吁可畏也安邑魏邑也平阳韩邑也皆百雉之城犹赵之晋阳也絺庇知韩魏之必反然未有善后之策张孟谈一说而晋阳之水还以灌智氏智氏遂死于凿台之上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尔者反乎尔老子曰佳兵不祥之器其事好还岂不信夫智伯以不仁之资行不仁之事辩士遂以为口实流毒无穷齐魏伐赵而赵人决河水以灌之决荣口魏无大梁决白马之口魏无外黄济阳决宿胥之口魏无虚顿丘纵横之徒口之而弗置其后魏竟以水亡樊哙之灌废丘韩信之壅淮水高岳之浸颍川皆以水攻取胜莫憚乎梁武之淮堰十余万人沦胥于海若观蚁之移穴漠焉不戚于心南唐之臣有献瓦梁之议者谓不止鱼三州海五里不仁之祸甚于洪水言不之恠也汤武救民水火之中曷尝有是哉

胡服骑射

史记赵武灵王十九年春正月大朝信宫召肥义与议天下五日而毕王北略中山之地至于房子遂之代北至无穷西至河登黄华之上召楼缓谋曰我先王因世之变以长南藩之地属屏障溢之险立长城又取藺郭狼败林人于荏而功未遂今中山在我腹心北有燕东有胡西有林胡楼烦秦韩之邊而无强兵之救是亡社稷奈何夫有高世之名必有遗俗之累吾欲胡服楼缓曰善羣臣皆不欲于是肥义侍王曰简襄主之烈计胡翟之利为人臣者宠有孝悌长幼顺明之节通有补民益主之业此两者臣之分也今吾欲继襄主之迹开于胡翟之乡而卒世不见也为敌弱用力少而功多可以毋尽百姓之劳而序往古之勲夫有高世之功者负遗俗之累有独智之虑者任鷲民之怨今吾将胡服骑射以教百姓而世必议寡人柰何肥义曰臣闻疑事无功疑行无名王既定负遗俗

之虑殆无顾天下之议矣夫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昔者舜舞有苗禹袒裸国非以养欲而乐志也务以论德而约功也愚者闇成事智者覩未形则王何疑焉王曰吾不疑胡服也吾恐天下笑我也狂夫之乐智者哀焉愚者所笑贤者察焉世有顺我者胡服之功未可知也虽驱世以笑我胡地中山吾必有之于是遂胡服矣使王继告公子成曰寡人胡服将以朝也亦欲叔服之家聽于亲而国聽于君古今之公行也子不反亲臣不逆君兄弟之通义也今寡人作教易服而叔不服吾恐天下议之也制国有常利民为本从政有经令行为上明德先论于贱而行政先信于贵今胡服之意非以养欲而乐志也事有所止而功有所出事成功立然后善也今寡人恐叔之逆从政之经以辅叔之议且寡人闻之事利国者行无邪因贵戚者名不累故愿慕公叔之义以成胡服之功使继谒之叔请服焉公子成再拜稽首曰臣固闻王之胡服也臣不佞寝疾未能趋走以滋进也王命之臣敢对因竭其愚忠曰臣闻中国者盖聪明徇智之所居也万物财用之所聚也贤圣之所教也仁义之所施也诗书礼乐之所用也异敏技能之所试也遠方之所观赴也蛮夷之所义行也今王舍此而袭遠方之服变古之教易古之道逆人之心而怫学者离中国故臣愿王圖之也使者以报王曰吾固闻叔之疾也我将自往请之王遂往之公子成家因自请之曰夫服者所以便用也礼者所以便事也圣人观乡而顺宜因事而制礼所以利其民而厚其国也夫翦发文身错臂左衽瓠越之民也黑齿雕题却冠秫绌大吴之国也故礼服莫同其便一也乡异而用变事异而礼易是以圣人果可以利其国不一其用果可以便其事不同其礼儒者一师而俗异中国同礼而教离况于山谷之便乎故去就之变智者不能一遠近之服圣贤不能同穷乡多异曲学多辨不知而不疑异于己而不非者公焉而众求尽善也今叔之所言者俗也吾所言者所以制俗也吾国东有河薄洛之水与齐中山同之无舟楫之用自常山以至代上党东有燕东胡之境而西有楼烦及秦韩之边今无骑射之备故寡人无舟楫之用夹水居之民将何以守河薄洛之水变服骑射以备燕三吴秦韩之邊且昔者简主不塞晋阳以及上党而襄主并戎取代以攘诸胡此愚智所明也先时中山负齐之强兵侵暴吾地系累吾民引水围鄯微社稷之神灵则鄯几于不守也先王丑之而怨未能报也今骑射之备近可以便上党之形而遠可以报中山之怨而叔顺中国之俗以逆简襄之意恶变服之名以忘鄯事之丑非寡人之所望也公子成再拜稽首曰臣愚不达于王之义敢道世俗之闻臣之臯也今王继简襄之意以顺先王之志臣敢不拜命乎再拜稽首乃赐胡服明日服而朝于是始出胡服令也赵文赵造周绍赵俊皆谏止王毋胡服如故法便王曰先王不同俗何古之法帝王不相袭何礼之循虚戏神农教而不诛黄帝尧舜诛而不怒及至三王随时制法因事制礼法度制令各顺其宜衣服器械各便其用故礼也不必一道而便国不必古圣人之兴也不相袭而王夏殷之衰也不易礼而灭然则复古未可非而循礼未足多也且服奇者志淫则是邹鲁无奇行也俗辟者民易则是吴越无秀士也且圣人利身谓之服便事谓之礼夫进退之节衣服之制者所以齐常民也非所以论贤者也故齐民与

俗流贤者与变俱故谚曰以书御者不尽马之情以古御今者不达事之变循法之功不足以高世法古之学不足以制今子不及也遂胡服招骑射国策云王破原阳以为骑邑牛赞进谏曰国有固籍兵有常经变籍则乱失经则弱今王破原阳以为骑邑是变籍而弃经也且习其兵者轻其敌便其用者易其难今民便其用而王变之是损君而弱国也故利不百者不变俗功不什者不易器今王破卒散兵以奉骑射臣恐其攻获之利不如所失之费也王曰古今异利远近易用阴阳不同道四时不一宜故贤人观时而不观于时制兵而不制于兵子知官府之籍不知器械之利知甲兵之用不知阴阳之宜故兵不当于用何兵之不可易教不便于事何俗之不可变昔者先君襄主与代交地城境封之名曰无穷之门所以诏后而期远也今重甲循兵不可以踰险义仁道德不可以来朝吾闻信不弃功智不遗时今子以官府之籍乱寡人之事非子所知牛赞再拜稽首曰臣敢不聽令乎至遂胡服率骑入胡出于遗遗之门踰九限之固絕五径之险至胡中辟地千里按礼大司马师帅执提郑司农云谓马上鼓疏云郑盖据当时已有单骑举以况周其实周时皆乘车无轻骑法也春秋正义云古者马以驾车六国时始有单骑司马法孙子无骑战吴起为武侯战以车五百乘骑三千匹而破秦五十万众其书六篇往往皆言骑战蘓秦说燕曰骑六千匹说赵曰骑万匹说魏曰骑五千匹说齐曰骑不得比行说楚曰骑万匹此战国用骑战之验今六韬言骑射决非太公所作杜牧之注孙子曰黄帝险于蚩尤以中夏车徒制夷狄骑士乃知单骑之兵始于黄帝按春秋传秦晋韩原之战惠公乘小驷昭公元年晋中行穆子毁车崇卒败戎大鹵而单骑自此始矣国策注曰武灵王破原阳以为骑邑者盖始教一邑然后行于境内汉刘向曰战国有骑无骑射骑射胡兵也赵武灵王用之又按惠文王三十二年使赵奢将击秦大破秦军阙与下赐号马服军虞喜志林曰马服者言能服马也郭氏曰马骑也服便也言便于骑射廉颇传廉颇思复用赵见赵使者为之一饭斗米肉十斤被甲上马郭氏曰赵尚骑射故被甲上马李牧传李牧居代雁门备匈奴日击数牛飧士习骑射武灵以下世世勿失矣

右军 左军 中军

史记武灵王二十一年攻中山赵昭为右军许钧为左军公子章为中军王并将之牛翦将车骑赵希并将胡代赵与之陔合军曲阳

太子将

史记晋出公十一年智伯代郑赵简子疾使太子将而围郑武灵王十二年赵何攻魏按何武灵王之太子也即惠文王

自将

武灵王二十一年攻中山王自将之详见前【右军左军中军】武灵王二十七年传国于何自号为主父主父身胡服将士大夫西北略胡地而欲从云中九原直南袭秦于是诈自为使者入秦秦昭王不知已而怪其状甚伟非人臣之度使人逐之而主父驰已脱關矣审问之乃主父也秦人大惊主父所以入秦者欲自略地形因观秦王之为人

也惠文王二年主父行新地遂出代西遇楼烦王于西河而致其兵三年灭中山从代道大通还

相将

史记惠文王十四年相国乐毅将赵韩魏燕攻齐孝成王十五年封相国廉颇为信平君是年廉颇为赵将破杀栗腹虜卿秦乐间十六年廉颇围燕十八年延陵钧率师从相国信平君助魏攻燕二十一年廉颇将攻繁阳孝成王十七年假相大将武襄君攻燕围其国余按战国尚兵将相合而为一假相大将武襄君者盖当时将军以相为重武襄未相故假而攻燕也

借兵

赵敬侯六年借兵于楚伐魏取棘蒲见史记按敬侯四年魏败赵兔台五年齐魏为卫攻赵取赵刚平困乏之后故借兵于楚也

田猎

信陵君传魏公子与王博传言赵寇至公子曰赵王田猎耳非为寇也居顷复从北方来传言曰赵王猎耳非为寇也

犀楯 犀櫓

韩非子云赵简子围卫之郊郭犀楯犀櫓立于矢口之所不及注以犀为肋櫓而自卧之櫓楯类也

赵匕首

李诗袖中赵匕首买自徐夫人典论云楚国太阿徐氏匕首上世名器按史记燕太子丹将使荆轲刺秦王得赵人徐夫人匕首使工以药焯之以弑人血濡缕无不立死者

○魏兵制

武力

蕪秦说魏襄王曰大王之卒武力二十余万苍头二十万奋击二十万厮徒十万车六百乘骑五千匹余按武力即荀卿所谓魏氏武卒也

苍头 奋击

厮徒详见蕪秦说魏注云苍头者谓以青巾裹头以异于众唐王某河清颂云魏立苍头秦称黔首厮徒者谓养马贱者亦为兵陈傅良曰魏之兵盛矣至安厘王时秦围大梁悉北县胜兵以上为戍士三十万

步军

孙吴列传龐涓弃其步军

革车

魏革车掩戶縵轮笼轂见吴子

骑车

六百乘骑五千匹详见蕪秦说魏

立大将之制

未学篇云魏制立大将君自布席夫人奉觞亲醮于庙乃授斧钺自立吴起始也太子将

史记惠王九年与秦战少梁虜我太子申见年表【太子将而战故为秦虜也】又三十年魏伐赵赵告急齐齐宣王用孙子计救赵击魏魏遂大兴师使龐涓将而令太子申为上将军见世家

田猎

国策魏文侯与虞人期猎具以饮酒乐天雨文侯将出左右曰今日饮酒乐天雨将焉之文侯曰吾与虞人期猎虽乐岂不一会期哉乃往自罢之魏于是始强

惠王军法

未学篇引魏惠王军法云将自千人以上有战而北守而降离地逃众命曰国贼身戮家残去其籍发其坟墓暴其尸于市男女公于官自百人以上有战而北守而降命曰军贼身死家灭男女公于官五人为伍伍干令犯禁者揭之免于辜知而弗揭全伍有诛十人为什什干令犯禁者揭之免于罪知而弗揭全什有诛五十人为属属干令犯禁者知弗揭全属有诛百人为闾闾干令犯禁者知弗揭全闾有诛自什以上至左右将于令犯禁者揭之免勿揭皆与同罪什长得诛十人伯长得诛什长千人得诛伯人之长万人之将得诛千人之将左右将军得诛万人之将大将无不得诛虎符非有王命出户外者诛将兵而还者诛是北类也虽太子勿赦【按魏世家云将兵而还与北同与此相合乃魏法也】余按尉繚子同岂尉繚所定耶

吴起战法

通典引吴起教战法短者持矛戟长者持弓弩强者持旌旗勇者持金鼓弱者给厮养智者为谋士乡里相比什伍相保一鼓整兵二鼓习陈三鼓趋食四鼓严辨五鼓就行闻鼓声合然后举旗昼以旌旗旛旄为节夜以金鼓为节鼓之则进金之则止一吹而行再吹而聚不从令者诛按汉志吴起四十八篇又尉繚子引吴起与秦战未合一夫不胜其勇前获两首而还吴起立斩之军吏谏曰此材士也不可斩起曰材士则是也非吾令也斩之史记云吴起之为将与士卒最下者同衣食卧不设席行不骑乘亲赢粮与士卒分劳

魏公子兵法

信陵君传魏安厘王三十年公子使使遍告诸侯诸侯闻公子将各遣将兵救魏公子率五国之兵破秦军于河外走蒙骜遂乘胜逐秦军至函谷關抑秦兵秦兵不敢出当是时公子威振天下诸侯之客进兵法公子皆名之故世俗称魏公子兵法刘歆七略有魏公子兵法二十一篇图十卷又孔丛子云子高适魏会秦兵将至信陵君惧造子高之馆而问祈胜之礼焉子高曰命勇谋之将以御敌先使之迎于敌所从来之方为坛祈克于五帝衣服随其方色执事数从其方之数牲则用其方之牲祝史告于社稷宗庙邦

域之内名山大川君亲服誓于太庙曰某人不道侵犯大国二三子尚皆同心比力死守将帅稽首再拜受命既誓将帅勒士卒陈于庙之右君立太庙之庭祝史立于社百官各警其事御于君以待命乃大鼓于庙门诏将帅命卒习射三发击刺三行告庙用兵于敌也五兵备効乃鼓而出以即敌此诸侯应敌之礼也

三属之甲

荀子曰魏氏之武卒以度取之衣三属之甲搯十二石之弩负服矢五十个置戈其上冠■〈革由〉带剑羸三日之粮日中而趋百百中试则复其户利其田宅是数年而衰而未可夺也改造则不易周也是危国之兵不可以直秦之锐士杨惊曰度取之谓取其长短材力中度者复其户不徭役也利其田宅不征众也三属之甲者服虔曰作大甲三属竟人身也蕪林曰兜鍪也盆领也髀禪也如淳曰上身一髀禪一蹀躞一凡三属也属联也又吴子吴起见魏文侯曰今君斩离皮革掩以朱漆画以丹青烁以犀象

十二石之弩

见上沈括曰钧石之石五权之名石重百二十斤后人以一斛为一石自汉时已如此【余按一斛为一石周时已然括言误】于定国饮酒一石不乱是也挽强弓弩古人以钧石率之今人乃以秬米一斛之重为一石凡石以九十二斤半为法乃汉称三百四十斤也今之武卒蹶弩有及九石者计其力乃古二十五石比魏之武卒当二人有余此乃近世教习所致又淮南子曰古之兵弓剑而已矣槽柔无击修戟无刺晚世之兵隆冲以攻渠檐以守连弩以射销车以鬪许慎注连车弩通一弦以牛挽之以刃着左右为机开发之曰销车

■〈革由〉

详见荀子汉书作胄颜师古曰着兜牟也

铜剑

王隱晋书云汲郡冢有铜剑一枚长三尺五寸盖魏剑也山海经注云汲冢中得铜剑今所名干将剑明古者通以锡铜为兵器

虎符

信陵君传侯生屏人间语曰嬴闻晋鄙之兵符常在王卧内而如姬最幸出入王卧内力能窃之嬴闻如姬父为人所杀如姬资之三年自王以下欲求报其父仇莫能得如姬为公子泣公子使客斩其仇头敬进如姬如姬之欲为公子死无所辞顾未有路耳公子诚开口请如姬如姬必许诺则得虎符夺晋鄙军北救赵而西却秦此五伯之伐也按虎威猛之兽故以为兵符汉有铜虎符云烟过眼録云太史杨瑀所藏铜虎符一全体具存背上篆云某虎发兵待行腹下分书十千唯戊癸二字合全余八字皆平腹内作牝牡五窍开合之则一全虎也

烽

信陵君传公子与魏王博而北境传举烽言赵寇至且入界文博曰作高木櫓櫓上

作桔槔桔槔兜零以薪置其中谓之烽常眠之有寇即火燃举以相告

○韩兵制

带甲 厮徒 负养

蘓秦说韩王曰韩地方千里带甲数十万天下之强弓劲弩皆自韩出溪子少府时力距来者皆射于六百步之外韩卒超足而射百发不暇止远者达胸近者掩心韩卒之剑戟皆出于冥山棠溪墨阳合膊【国策作伯】邓师宛冯龙渊太阿皆陆断牛马水截鹄鴈甲楯鞬鍪【音题矛】铁幕革抉■〈拔，口代才〉芮无不毕具以韩卒之勇被坚甲跣劲弩带利剑一人当百不足言也张仪为秦连衡说韩王曰料大王之卒悉之不过三十万而厮徒负养在其中矣为除守徼亭障塞见卒不过二十万而已蘓秦合从匿短举长张仪连衡匿长举短蘓秦知韩地恶不言食货张仪知韩兵劲不论弓弩

溪子弩

见蘓秦说韩南方溪子蛮夷柘弩皆善材

时力弩 距来弩

韩有溪子又有少府所造时力距来二种之弩按时力谓作之得时力倍于常故名时力距来者谓弩势劲利足距来敌也见淮南

铁幕 鞬鍪

见蘓秦说韩注铁幕以铁为之臂衣也鞬鍪一作题

鍪革 抉■〈拔，口代才〉

芮同上革抉射鞬也谓以革为射决■〈拔，口代才〉谓楯也芮谓系楯之纷绶也

棠溪 墨杨合伯 邓师 宛冯 龙渊 太阿 莫邪 干将

晋太康地理记云天下宝剑韩为众有曰棠溪曰墨杨曰合伯曰邓师曰宛冯曰龙渊曰太阿曰莫邪曰干将按魏了翁经外杂抄云蘓秦说韩王曰韩有剑戟出于棠溪蔡州西平县西界棠溪村是也县又有龙泉水可以淬剑九域志云蔡州有冶炉城韩国铸剑之地又琴操云聂政父为韩王治剑过期不成王杀之又桓宽盐铁论云世言强楚劲郑有犀兕之甲棠溪之铤也邓师者龙鱼河图云邓国有工善铸剑因名宛冯者殷芸小说云宛人于冯地铸因以为号

○燕兵制

带甲 车骑

蘓秦说燕文侯曰燕东有朝鲜辽东北有林胡楼烦西有云中九原南有滹沱易水地方二千里带甲数十万车六百乘骑六千匹又王喜以车二千乘攻赵陈傅良曰栗腹之败于赵也二军六十万车二千乘

自将 相将

史记燕王喜四年王命相栗腹约欢赵以五百金为赵王酒还报燕王曰赵王壮者

皆死长平其孤未壮可伐也王召昌国君乐间问之对曰赵四战之国其民习兵不可伐王曰吾以五而伐一对曰不可燕王怒羣臣以为可卒起二军车二千乘栗腹将而攻鄢卿秦攻代唯独大夫将渠谓燕王曰与人通關约交以五百金饮人之王使者报而反攻之不祥燕王不听自将偏军随之

二军 偏军

并详上

上功 中功 下功 报坎

战国阳秋注云乐毅既破齐昭王亲至济上劳苦令军中曰将军得齐祭器谓之下功得齐城郭谓之中功得齐人民心谓之上功上功飨太牢受锐赏其次中功中功飨少牢受钩赏其次下功下功飨乡牢无功不飨赐之壶浆谓之报坎报坎报劳之谓也余按锐赏钩赏义未详易纬乡牢四宋均注云乡牢羽牢也谓鸡鹜之属乐毅列传云昭王亲至济上劳军行赏飨士

七国考卷十一

●钦定四库全书

七国考卷十二

（明）董说 撰

○秦刑法

什伍之法

史记秦孝公既用卫鞅鞅欲变法恐天下议已卫鞅曰疑行无名疑事无功且夫有高人 之行 者固见非于世有独知之虑者必见敖于民愚者闇于成事知者见于未萌民不可以虑始而可与乐成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是以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孝公曰善甘龙曰不然圣人不易民而教智者不变法而治因民而教不劳而成功缘法而治者吏习而民安之卫鞅曰龙之所言世俗之言也常人安于故俗学者溺于所闻以此两者居官守法可也非所论于法之外也三代不同礼而王五伯不同法而霸智者作法愚者制焉贤者更礼不肖者拘焉杜摯曰利不百不变法功不十不易器法古无过循礼无邪卫鞅曰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故汤武不循古而王夏殷不易礼而亡反古者不可非而循礼者不足多孝公曰善以卫鞅为左庶长卒定变法之令令民为什伍而相收司连坐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有军功者各以卒受上爵为私鬪者各以轻重被刑大小僇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已乃立三丈之木于国都市南门募民有能徙置北门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复曰能徙者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辄予五十金以明不欺卒下令谓之什伍之法淮南子商鞅之啓塞许慎注云启之以令

塞之以禁商鞅之术也杜甫诗秦时任商鞅法令如牛毛按连坐者一家有罪什伍皆相连坐罪也至汉文帝元年除收孥诸相坐律令

舍人之法

商君传云商君亡欲宿客舍舍人曰商君之法舍人无验者坐之商君喟然叹曰嗟乎为法之弊一至此哉

弃灰之法

盐铁论注云卫鞅之法步过六尺者有罚弃灰于道者被刑按韩非子殷之法刑弃灰于道者

步过六尺之法

详见弃灰

同室之禁

通鉴秦孝公十九年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内息者为禁胡三省云息止也秦俗父子兄弟同室居止商鞅始更制禁之尧教民以人伦教之有序有别秦用西戎之俗至于男女无别长幼无序商君令为之禁止古道也乌可以例言之

末利之禁

秦法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详什伍

私鬪之禁

为私鬪者各以轻重被刑详什伍

殿上之禁

刺客传曰秦法羣臣侍殿上者不得持尺寸之兵诸郎中执兵皆陈殿下非有诏不得上

肉刑

汉书注卫鞅变法令增加肉刑大辟有凿颠抽胁镬烹之刑令之初作一日临渭论囚刑七百余人渭水尽赤新序云卫鞅内刻刀锯之刑外深斧钺之诛

车裂

商君传秦惠王车裂商君其后始皇车裂嫪毐文选注云商鞅车裂李斯腰斩刑轘之辟二人为首陆子谓秦始皇帝设为车裂之刑以敛奸邪非也

弃市

史记昭襄王五十二年河东守王稽坐与诸侯通弃市注秦法论死于市谓之弃市剖腹

桓谭云秦惠文王剖贤人之腹刑法大坏锤离意别传引周书云秦史赵凯以私恨告国民吴旦生盗食宗庙御桃旦生对曰民不敢食也王曰剖其腹出其桃史记恶而书之曰食桃之肉当有遗核王不知此而剖人之腹以求桃非礼也

腰斩

不告奸者腰斩详见什伍之法许氏说文序腰本作要后人加月

戮尸

始皇初即位遣将成桥击赵反死屯留军吏皆斩及戮其尸注已死者戮其尸见史记

体解

通志刑法畧秦体解荆轲体解即支解也

梟首

始皇初嫪毐作乱败其徒二十人皆梟首车裂殉灭其宗轻者为鬼薪见史记在并天下之前

大辟

自大辟至镬烹并详肉刑

凿颠

一作凿项

抽胁

按晋书刑法志云秦文初造参夷始皇加之抽胁误

镬烹

汉书注云鼎大而无足曰镬以鬻人也

囊扑

史记茅焦曰陛下有狂悖之行不自知耳车裂假父囊扑二弟注以囊盛其人扑而杀之应劭曰秦自孝公以来有此法也

蒺藜

说苑秦始皇太后不谨幸郎嫪毐始皇取毐四支车裂之取两弟扑杀之取太后迁之咸阳宫下令曰以太后事谏者戮而杀之蒺藜其脊谏而死者二十七人茅焦曰陛下车裂假父有嫉妬之心囊扑两弟有不慈之名迁母咸阳有不孝之行蒺藜谏士有桀纣之治

赐死

史记昭襄王五十年十二月白起有罪死注谓赐死也清轩笔记云自周以来有大臣之优刑优刑者赐死之类是也

士伍

史记昭襄王五十年十月武安君有罪为士伍迁阴密如淳曰尝有爵而以罪夺爵谓之士伍自二级以上有刑罪则贬爵自一级以下有刑罪别矣

黥

商君传秦太子犯法卫鞅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师公孙贾又秦法弃灰于道者黥

刖

详见士伍如淳注

宫

列子云孟氏之一子之秦以术干秦王秦王曰当今诸侯力争所务兵食而已若用仁义治吾国是灭亡之道遂宫而放之

劓

商君传商君既变法行之四年公子虔复犯法劓之

收孥

详见什伍之法谓收録其妻子没为奴婢秦法一人罪收其室家盐铁论云纆为炮烙之刑而秦有收孥之法

没家

秦法降敌者诛其身没其家见史记注谓没其一家也

三族

史记秦文公二十年法初有三族罪武公三年诛三父等而夷三族以其杀出子也汉志秦用商鞅连相坐之法造参夷之诛师古曰参夷夷三族张晏曰父母妻子兄弟如淳曰父族母族妻族又范睢传云秦之法任人而所任不善者各以其罪罪之应侯罪当收三族秦昭王恐伤应侯之意乃下令国中有敢言郑安平事者以其罪罪之

七族

邹阳狱中上书云荆轲之湛七族应劭曰荆轲为燕刺秦王不成而死其族坐之湛没刘向曰荆轲刺秦王不中而死秦兵至燕求轲七族一时并杀之也张晏曰七族上至曾祖下至曾孙索隠七族父之姓一也姑之子二也姊妹之子三也女之子四也母之姓五也从子六也及妻父母凡七族也

十族

韩诗外传秦攻魏破之少子亡而不得令魏国曰有得公子者赐金千斤匿者罪至十族按书以亲九族孔注高祖玄孙之亲释文上自高祖下至玄孙凡九族夏侯欧阳等以九族者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皆缘异姓有服左传随季梁曰亲其九族以致其禋祀注九族谓外祖父外祖母从母子及妻父妻母姑之子姊妹之子女子之子并己之同族皆外亲有服者也今秦有十族之法无考

灭宗

详见梟首即族也

鬼薪

详见梟首取薪给宗庙为鬼薪律曰鬼薪作三歳

赎死

杜氏通典秦昭襄王与夷人盟伤人者论杀人得以贖钱赎死何承天纂文曰贖蛮夷贖罪货也贖徒濫反华阳国志作斂人贖死俛钱

罚赋

荀子注云秦国罚赋余按卫鞅之法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疑即罚赋也

罚甲

韩非子秦昭王有疾百姓里出八牛而家为王祷王曰非法也人罚二甲一作訾其里正与伍老屯二甲屯亦罚也

囚

史记秦昭王囚孟尝君欲杀之孔衍春秋后语云秦穆公将兄子三人囚于内宫内宫疑宫中之狱也【尸子云秦穆公明于听狱断刑曰寡人不敏教不至】

迁

史记卫鞅初下令有言令不便者及刑太子师傅有来言令便者卫鞅曰此皆乱法之人尽迁于边城昭襄王时白起有罪迁阴密见士伍

赦

昭襄王二十一年错攻魏河内魏献安邑秦出其人募徙河东赐爵徙罪人迁之二十五年拔赵二城二十六年赦罪人迁之二十七年错攻楚赦罪人迁之二十八年大良造白起攻楚取鄢邓赦罪人迁之庄襄王元年大赦罪人见史记 余读商子秦之法一刑无等级自卿相将军以至大夫庶人有不从王令犯国禁乱上制者罪死不赦有功于前有败于后不为损刑有善于前有过于后不为亏法忠臣孝子有过必以其数断守职之吏有不行王法者罪死不赦刑及三族真少恩矣至为法令置官吏有敢剋定法令损益一字以上者罪死不赦诸官吏及民有问法令之所谓必于王法之吏各为尺六寸之符明书年月日时所问法令之名以告吏民主法之吏不告及告而非法令所谓也即以吏民之所问法令之罪各罪主法者之吏天子之殿中为法令为禁室有铤钥为禁而封之内藏法令一副禁室中封以禁印有擅发禁室中印及入禁室视禁法令及剋一字以上者罪死不赦故桓谭曰秦之重法犹盛三代之重礼乐也初卫鞅学于李悝其严刑峻法皆李悝之教语在魏刑法考中【史记云商鞅凌轹公族伤残百姓赵良曰君之出也后车载甲多力而骈胁者为驂乘持矛而搯鬪戟旁车而趋此一物不具君固不出君之危若朝露而尚贪商于宠秦政畜百姓之怨】

○田齐刑法

锦绣之禁

琐语云齐威王时国中大靡民不衣布于是威王造锦绣之禁罪若诽谤王矣

麋鹿之禁

孟子曰臣始至于境问国之大禁然后敢入臣闻郊闕之内有圃方四十里杀其麋鹿者如杀人之罪

烹

吕氏春秋齐王疾痛使人迎文挚至视王疾谓太子曰非怒王则疾不可治王怒则

摯必死太子顿首强请曰苟已王疾臣与母以死争之愿先生勿患也摯曰诺与太子期而至将往不当者三齐王固已怒矣摯至不解履登床问疾王怒不与言摯因出固辞以重怒王吐而起疾乃遂已王大怒不悅将烹摯太子与王左右急争之不得果以鼎烹摯爨之三日三夜颜色不变摯曰诚欲杀我则胡不覆之以絕阴阳之气王使覆之乃死又史记威王召阿大夫语曰自子之守阿誉言日闻然使使视阿田野不辟贫民日多是子以币厚我左右以求誉也是日烹阿大夫及左右尝誉者皆并烹之释名曰煮之于镬曰烹若烹禽兽之肉也【又齐威王设大鼎于庭中烹无盐令见淮南子】

杀

史记威王三十三年杀其大夫牟辛徐广曰一作夫人又愍王时齐孙室子陈举直言杀之东闾

斲

国策齐负郭之民有狐狐咥者正议闵王斲之檀衢百姓不附

车裂

孔丛子云齐王行车裂之刑羣臣谏争之弗听子高见齐王曰车裂之刑无道之刑也而君行之臣窃以为下吏之过也王曰谨闻命遂除车裂又蘓秦传云齐大夫多与蘓秦争宠者使人刺蘓秦不死殊而走齐王使人求贼不得蘓秦且死乃谓齐王曰臣即死车裂臣以狗于市曰苏秦为燕作乱于齐如此则臣之贼必得矣于是如其言

刖

韩子注齐刖罪人使守门也

金刀

桓谭论齐宣王行金刀之法余按国语云齐桓公重罪赎以犀甲一戟轻罪赎以鞮盾一戟小罪谪以金刀宥闲罪索讼者三禁而不可上下坐成以束矢美金以铸剑戟试诸狗马恶金以铸鉏夷斤櫨试诸囊土是金刀之法或即剑戟赎罪之意也

○楚刑法

鸡次之典

国策吴与楚战于柏举蒙穀奔入大宫负鸡次之典逃于云梦之中昭王反郢蒙穀献典而楚国大治刘向别録曰楚法书曰鸡次之典或曰离次之典离次者朱度之谓也秦灭楚书遂亡矣

宪令

史记楚怀王使屈平为宪令藁草未定上官大夫欲见夺之不与乃谗曰平为令众莫不知王怒疎平宪令者法令也

将遁之法

淮南子楚法兵相战而将遁者诛若不及诛而死乃为桐棺三寸加斧钺其上以徇于国

仆区之法

左传楚文王作仆区刑书名仆隱也区匿也作为隱匿亡人之法

茅门之法

韩子楚庄王有茅门者法曰羣公大夫诸公子入朝马蹄蹂溜者斩其辮而戮其御太子入朝马蹄蹂溜廷理斩其辮而戮其御

僇 戮

史记灵王会兵于申僇越大夫常寿过杀蔡大夫观起索隱曰僇辱刑也与戮异【戮见茅门法】

枝解

韩非子吴起收泣于岸门痛西河之为秦卒枝解于楚汉注云枝解截其四肢也

輶

左传楚子为陈夏氏乱故伐陈谓陈人无动将讨于少西氏遂入陈杀夏征舒輶诸栗门杜預曰輶车裂也又淮南子云吴起刻削而车裂然吴起本枝解非车裂也淮南以吴起枝解于楚作车裂而以商鞅车裂于秦作支解

烹

说苑楚庄王大怒解扬将烹之左传楚白公为乱既死其徒征之生拘石乞而问白公之死焉乞曰此事也克则为卿不克则烹固其所也何害乃烹石乞

贯耳

左传楚子将围宋使子文治兵于睽终朝而毕不戮一人子玉复治兵于蔿终日而毕鞭七人贯三人耳

鞭

详见贯耳

笞【笞王】

说苑荆文王得如黄之狗籋籋之膾以畋于云梦三月不反得舟之姬淫暮年不听朝保申諫曰先王卜以臣为保吉今王之罪当笞匍伏将笞王王曰不穀免于襁褓托于诸侯矣愿请变更而无笞保申諫曰君王不受笞是废先王之命也王曰敬诺乃席王王伏保申束细荆五十跪而加之背如此者再谓王起矣王曰有笞之名一也遂致之细荆一作细箭保申吕氏春秋作葆申余按楚失刑矣夫君治人非治于人者也为保申者可諫諫不可可去从古及今未闻有笞君之臣与受笞之君也周公相成王成王有过则挞伯禽岂敢挞成王哉

墨【墨盜】

昭七年楚芋尹无宇曰吾先君文王作仆区之法曰盜所隱器与盜同罪所以封汝也刘向孟子注曰楚文王墨小盜而国不拾遗不宵行周官墨刑罚五百郑言先刻面以墨室之室墨者使守门尚书刑德考曰涿鹿者凿人顙也黥人者马羈窄人面也郑注云

涿鹿黥世谓之刀墨之民

劓

国策魏王遗楚王美人说之郑褒妬之因说新人曰王爱子美矣虽然子为见王则必揜子鼻新人见王因揜其鼻王问郑褒郑褒曰其似恶闻王之臭也王曰悍哉令劓之王充论衡所谓郑褒劓之者也又左传公子以为王使观从从师于干溪而遂告之且曰先归复所后者劓注劓截鼻也

刖

韩子曰楚人和氏得璞玉于楚山之中献之武王武王使玉人相之曰石也王以和为谩刖其左足及文王即位又奉其璞玉又使玉人相之又曰石也文王刖其右足又鬻拳自刖详见职官

宫

左传楚子曰吾以韩起为閹以羊舌肸为司宫注加宫刑使司宫也

梏

左传楚公子元归自伐郑而处于王宫鬪射师谏则执而梏之注足梏曰桎手曰梏

囚

史记楚平王以费无极之谗囚伍奢又怀王囚张仪

冥室椁棺

秦诅楚文云楚王暴虐不辜戮孕妇幽刺亲戚拘圉其叔父寘诸冥室椁棺之中余按戮孕妇则桀纣故事冥室椁棺楚法之极创者也

弃市

亢仓子楚平王弃左右近习三人于市

入宅

国策郢人有狱三年不决者故令人请其宅以卜其罪注有罪则宅入官故可请卜测知之也

灭家

国策春申君不听朱英及考烈王崩李园先入置死士止于棘门之内夹制刺春申君斩其头投之棘门之外于是楚使吏尽灭春申君之家

夷宗

通鉴楚悼王薨贵戚大臣作乱攻吴起起走之王尸而伏之击起之徒因射刺起并中王尸既葬肃王即位使令尹尽诛为乱者坐起夷宗者七十余家胡三省注夷杀也夷宗夷其同宗也

三族

楚法丽兵于王尸者尽加重罪建三族见应劭汉注

鞫

左传楚共王即位将为阳桥之役使屈巫聘于齐且告师期巫臣尽室以行遂奔晋
晋人使为邢大夫子反请以重币锢之注禁锢勿令仕

○赵刑法

国律

张斐律序云郑铸刑书晋作执秩赵制国律楚造仆区兹述法律之名申韩之徒各
自立制

夷

通鉴公子章之败也往走主父主父开之成兑因围主父公子章死成兑谋曰以章
故围主父即解兵吾属夷矣乃遂夷之令宫中人后出者夷

沈

说苑赵简子与栾激游将沈于河曰吾尝好声色矣而栾激致之吾尝好宫室台榭
矣而栾激为之吾尝好良马善御矣而栾激求之今吾好士六年矣而栾激未尝进一人
是进吾过而黜吾善也

刑徒

山西太原府志三角城在太原县治西北一名徒人城旧志云赵襄子所筑以处刑
徒其城三面故名三角

收家

列女传赵之法以城叛者身死家收

下狱

赵下尹史于狱详见灾异考

大赦

惠文王三年主父自代道大通还归行赏大赦见赵世家

○魏刑法

大府之宪

国策安陵君曰吾先君成侯受诏襄王以守此地也手受大府之宪宪之上篇曰子
弑父臣弑君有常刑国虽大赦降城亡守不得与焉按此是李悝以前魏国相仍之法又
淮南子云惠子为惠王为国会法已成而示之诸先生先生皆善之奏之惠王惠王甚说之
以示翟璜曰善可行乎翟璜曰不可惠王曰善而不可行何也翟璜对曰今夫举大木者
前呼邪许后必应之此举重劝力之歌也岂无郑卫激楚之音哉然而不用者不若是其
宜也

法经

桓谭新书魏文侯师李悝着法经以为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故其律始于盗贼盗
贼劾捕故着囚捕二篇其轻狡越城博戏假借不廉淫侈踰制为杂律一篇又以具律具
其加减所著六篇而已卫鞅受之入相于秦是以秦魏二国深文峻法相近正律略曰杀

人者诛籍其家及其妻氏杀二人及其母氏大盗戍为守卒重则诛窥宫者臙拾遗者刖曰为盗心焉其杂律略曰夫有一妻二妾其刑■〈月或〉夫有二妻则诛妻有外夫则宫曰淫禁盗符者诛籍其家盗玺者诛议国法令者诛籍其家及其妻氏曰狡禁越城一人则诛自十人以上夷其乡及族曰城禁博戏罚金三市太子博戏则笞不止则特笞不止则更立曰嬉禁羣相居一日以上则问三日四日五日则诛曰徒禁丞相受金左右伏诛犀首以下受金则诛金自镒以下罚不诛也曰金禁大夫之家有侯物自一以上者族其减律略曰罪人年十五以下罪高三减罪卑一减年六十以上小罪情减大罪理减武侯以下守为魏法矣一作法禁【唐长孙无忌律疏序云周衰刑重战国异制魏文侯师于李悝集诸国刑典造法经六篇一盗贼二赃法三囚法四捕请法五杂法六具法商鞅传授改法经为律汉相萧何更加李悝所造户輿廐三篇谓之九章之律】

淫禁 狡禁 嬉禁 徒禁 金禁

详见法经

囚

捕自囚捕至及母氏并详法经

诛 左右伏诛

余按左右伏诛者刑不上丞相故诛左右蔡邕所谓秦汉已前有耻辱之刑是也又受金罪薄故仅用辱刑耳

臙

应劭曰臙截足也

刖

应劭曰刖斩趾也

■〈月或〉

古无■〈月或〉刑疑即腐刑也又按断耳曰馘耳月相近或传寫之误世俗寄猥者事露即割其耳岂亦魏法之遗乎

宫

尚书刑德考云宫者女子执置宫中不得出也周刑一曰墨二曰劓三曰剕四曰宫五曰大辟五刑之法疏谓宫刑至隋乃赦崔浩汉律序文帝除肉刑而宫不易书正义隋开皇之初始除宫刑按通鉴西魏大统十三年三月除宫刑非隋也又按蔡质云宫刑者男子腐女子幽闭

戍

应劭曰屯戍古之迁刑也

笞 特笞

特笞不可解疑重笞也

罚金

秦亦有罚甲罚赋之法即籍家

族

族灭宗也又国策云魏王与龙阳君共船而钓龙阳君得十余鱼而涕下于是魏王布令于四境之内有敢言美人者族

夷乡

夷乡之法他国无有果行魏酷于秦矣

及妻氏 及母氏

妻氏母氏犹言妻族母族也【以上载法经】

烹

说苑魏文侯时师经鼓琴魏文侯起舞赋曰使我言而无见违师经援琴而撞文侯不中中旒溃之文侯谓左右曰为人臣而撞其君其罪如何左右曰罪当烹

暴尸

魏法战而怯守而降暴其尸于市详见兵制考又惠王军兵法有全伍全付之诛不重录

黥

孙吴列传龐涓恐孙臧贤于己疾之则以法刑断其两足而黥之按断两足即臧也故司马迁传云孙子臧脚抱朴子李斯之诛韩非龐涓之刑孙臧又作则

流东荒

桓谭新书魏之令不孝弟者流之东荒

丹巾漆领

班固答人书昔者战国之时大梁之法得罪小者别以丹巾漆其领有画衣冠之心射讼【附】

韩子云李悝为魏文侯上地之守而欲民之善射也乃下令曰民之有狐疑之讼者令人射的中之者胜不中者不胜令下而民皆疾习射日夜不休及与秦人战大败之以民之善射故也余按古五刑之禁决闕梁踰城郭而略盗者其刑臧男女不以义交者其刑宫触易君命革輿服制度奸轨盗攘伤人者其刑劓非事而事之出入不以道义而诵不祥之辞者其刑墨降畔寇贼劫略夺攘矫虔者其刑死悝之法经何其深也卫鞅既不用于魏挟法入秦定刑令什伍连坐匿奸同罚为私鬪则被刑怠耕织则收孥较魏法经先后一辙作俑无后悝不免矣魏之法经曰大夫之家有侯物自一以上者族惠王尝乘夏车建九旂诸侯不得奸天子犹大夫不得奸诸侯防已极疎绳人徒急吾恐惠王之世国法不行矣【海滨笔乘云李悝弟子卫鞅得其师书行秦政而伯天下】

○韩刑法

刑符

刘臻孟子注引韩昭侯刑符曰一罪谓之犯二罪谓之干三罪大逆曰凶人按论衡

云韩用申不害行其三符兵不侵境盖十五年其后不能用之又不察其书兵挫军破国并于秦昭侯刑符者即申不害三符之一也史记云申不害者京人也故郑之贱臣学术以干韩昭侯昭侯用为相内修政外应诸侯十五年终申子之身国治兵强无侵韩者申子之学本于黄老而主刑名著书二篇号曰申子刘向别录云今民间所有上下二篇中书六篇皆合二篇已备过太史公所记也阮孝绪七略云申子三卷新序云申子之书言人主当执术以督责臣下其责深刻故号曰术商鞅所为书号曰法王应麟通鉴或问云秦之李斯阿二世以求容其书引申子曰有天下而不恣睢命之曰以天下为桎梏于是行督责严一言丧邦秦之亡也忽焉韩非子定法问者曰申不害公孙鞅此二家之言孰急于国应之曰是不可程也人不食十日则死大寒之隆不衣然亦死谓之衣食孰急于人则不可一无也皆养生之具也今申不害言术而公孙鞅为法术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生杀之柄课羣臣之能者也此人主之所执也法者宪令着于官府刑罚必于民心赏存乎慎法而罚加乎奸令者也此臣之所师也又曰申不害韩昭侯之佐也韩者晋之别国也晋之故法未尽而韩之新法又生先君之令未收而后君之令又下申不害不擅其法不一其宪令则奸多故利在故法前令则道利在新法后令则道之利在故新相及前后相悖则申不害虽十使昭侯用术而奸臣犹有所譎其辞矣故托万乘之劲韩七十年而不至于霸王者虽用术于上法不勤饰于官之患也公孙鞅之治秦也设告相坐而责其实连什伍而同其罪赏厚而信刑重而必是以其民用力劳而不休逐敌危而不却故其国富而兵强然而无术以知奸则以其富强也资人臣而已矣及孝公商君死惠王即位甘茂以秦循国周武王死昭襄王即位穰侯越韩魏而东攻齐五年而秦不益尺寸之地乃城其陶邑之封应侯攻韩八年城其汝南之封自是以来诸用秦者皆应穰之类也故战胜则大臣尊益法则私封立主无术以知奸也商君虽十饰其法人臣反用其资故乘强秦之资数十年而不至于帝王者法虽勤饰于官主无术于上之患也又曰申子未尽于法也申子言治不踰官虽知弗言治不踰官谓之守职可也知而弗言是谓过也人主以一国目视故视莫明焉以一国耳听故听莫聪焉今知而弗言则人主安用假借矣

杀

琴操云聂政父为韩冶剑过期不成王杀之

囚

吕氏春秋云韩氏城期十五日而成段乔为司空有一县后一日段乔执其吏而囚之 余按他国皆有酷刑如秦剖腹凿颠车裂镬烹齐斲燕刳腹赵魏收孥夷乡楚楛棺枝解最为奇惨韩独无考

听讼

韩王有听讼观台详宫室

○燕刑法

截

应劭汉书注引田光谓燕太子丹曰今燕国之法欺上罔国者截截谓腰斩也

刳腹

刘歆七畧云战国之世刑法深苦秦立凿颠燕设刳腹余按国策张丑谓燕境吏曰我言子之夺我珠而吞之燕王必当杀子刳子之腹歆之说岂据是耶

斩

通鉴乐毅围齐二邑三年而犹未下或谗之于燕昭王昭王于是置酒高会引言者而让之曰汝何敢言若此乃斩之

系狱

淮南子邹衍事燕惠王尽忠左右譖之王系之狱

七国考卷十二

●钦定四库全书

七国考卷十三

（明）董说 撰

○秦灾异

雨金

秦献公十七年栎阳雨金四月至八月见六国表正义曰雨金于秦国都明金瑞见也秦纪作十八年一统志云雨金堡在陝西西安府富平县东西三十里秦献公时栎阳雨金后因名堡按其地古栎阳县也又按述异记秦二世元年又宫中雨金秦与金终始者也

雨粟

燕丹子云燕太子丹质于秦欲归秦王曰使日再中天雨粟乃得归太子仰天叹之日为再中天为雨粟秦王不得已遣之春秋潜潭巴曰天雨粟无德者兴有德者不禄

六月雨雪

躁公八年六月雨雪见六国表

雨三月

蜀本纪云秦王诛蜀侯恽后迎葬咸阳天雨三月不通

冬雷

史记秦始皇五年冬雷

雷火化为雀

尚书中候云秦穆公出狩至于咸陵天震大雷下有火化为雀衔绿丹书集于公交车文曰秦伯霸又按鱼豢典略秦伯出猎至于咸阳有大鸟流下化为白雀衔绿丹书集于公交车即其事也

日蚀

秦厉共公三十四年日食简公六年日食惠公三年日蚀献公三年日蚀书晦献公十年日蚀献公十六年日蚀秦武王六年日食昼晦昭襄王六年日食昼晦并见史记

日月食

秦躁公八年日月食见六国表

日再中

详见雨粟

彗星见

秦惠王元年彗星见厉惠公七年彗星见十年庶长将兵拔魏城彗星见见通志六国年谱孝公元年彗星见西方见六国表困学纪闻云星孛东方在于越入吴之后彗见西方在卫鞅入秦之前天之示人着矣武王四年彗星见武王十一年彗星见见史记武王之世彗星三见昭襄王二年彗星见四年彗星见十一年彗星见见通志六国年谱始皇七年彗星先出东方见北方五月见西方将军骜死彗星复见西方十六日夏太后死【索隐曰莊襄王所生母】始皇九年彗星见或竟夭嫪毐为乱觉诛迁其舍人于蜀四月寒冻有死者彗星见西方又见北方从斗以南八十日见史记【按孝经钩命决曰周襄王不能事其母弟彗入斗亡其度也】

星昼堕

太平御览秦孝公十二年星昼堕有声

流星

通志灾祥略云秦始皇二年三月乙未流星大小西行不可胜数至晚乃息

昼晦星见

秦厉共公三十四年日食昼晦星见见史记六国表

太白蚀昴

邹阳狱中书卫先生为秦画长平之事太白蚀昴昭王疑之苏林曰昴赵分也将有事兵故太白食食者干歷也如淳曰太白天之将军也升中纪号对曰秦举长平金精食昴或曰太白蚀昴天告秦母杀伐也

渭水赤

洪范五行传秦武王三年渭水赤三日昭王三十四年渭水又大赤三日集异云秦有连坐之法弃灰于道者黥网密而刑虐加以征伐横出残灭邻国至于变乱五行气色谬乱

鼎飞入泗水

史记昭襄王五十二年鼎入泗水正义曰周赧王五十九年周亡秦昭王取九鼎一鼎飞入泗水余八入于秦先是周威烈王时九鼎震纬略云禹贡九牧之金铸鼎荆山之下民入山林川泽魑魅魍魉莫能逢之所铸九鼎五者以应阳法四者以象阴数使工师以雌金为阴鼎以雄金为阳鼎鼎中水常满以占气象之休咎夏桀之时鼎水忽自沸煎

及传于周周末九鼎咸震亡灭之兆也

地震壞城

昭襄王二十七年地震壞城见六国年谱又始皇十五年地动十七年地动【是年叶阳太后卒】

物化为土

蜀王本纪云秦王以金一笥遗蜀王蜀以礼物答而尽化为土秦王怒羣臣拜贺曰土者地也秦当得蜀矣

马生人

秦孝公二十一年马生人见六国表占曰诸畜生非其类子孙必有非其姓者至始皇果吕不韦子

马生角

燕丹子云燕太子丹质于秦秦王遇之无礼不得意欲归秦王不听谬言曰令乌白头马生角乃可丹仰天叹乌即白头马即生角吕氏春秋云人君失道马有生角京房云臣易上政不顺厥妖马生角

牡马生子

汉书五行志秦昭王二十年牡马生子而死刘向以为马祸也

乌白头

详马生角风俗通作乌生肉角论衡作象生肉角摠一事变易之耳子书多有此弊梓中大特

文公二十七年伐南山大梓丰大特详见祭祀考

五足牛

汉书五行志秦孝文王五年游胸衍有献五足牛者刘向以为近牛祸也先是秦惠王初都咸阳广大宫室南临渭北临泾思心失逆土气足者止也戒秦建止奢侈将至危亡秦遂不改至于离宫三百复起阿房未成而亡一曰牛以力为人用足所以行也其后秦大用民力转输起负海至北边天下叛之京房易传云兴繇役夺民时厥妖牛生五足

媚语

晋太康地志云秦文公时陈仓人猎得兽若彘不知名牵以献之逢二童子童子曰此名为媚常在地中食死人脑即欲杀之以柏捶其首媚亦语曰二童子名陈寶得雄者王得雌者霸陈仓人乃逐二童子化为雉雌上陈仓北坂为石秦祠之搜神记云其雄者飞至南阳其后光武起于南阳皆如其言也一统志云秦之逢二童子者曰阳伯杂事占曰鸟兽而人言主其国有大兵

一虎伤千人

华阳国志秦昭王时有一虎伤害千余人

黑龙见

秦文公出猎获黑龙以为水德之瑞见史记刘氏灾异畧曰秦获黑龙黑龙者秦也天若曰秦毋成虐将为人获秦人昧而谓之瑞

狼入市

秦惠王四年狼入咸阳市昭王六年狼又入咸阳市见洪范五行传余按述异记云周幽王时牛化为虎羊化为狼洛阳有避狼城云幽王时羣臣为狼食人故筑台避之今洛中有狼村是其处也

河鱼大上

汉书五行志云秦始皇八年河鱼大上刘向以为近鱼孽也是岁始皇弟长安君将兵击赵死屯畹军吏皆斩迁其民于临洮明年有嫪毐之诛鱼阴类民之象逆流而上者民将不从君令为逆行也其在天文鱼星中河而处车骑满野至于二世暴虐愈甚终用急亡

蜂食苗

昭王三十八年蜂食民苗民无所食见洪范五行传

蝗蔽天

始皇四年十月庚寅蝗虫从东方来蔽天见史记【自并天下已后并不载】

山木死

昭王三十八年上郡大饥山木尽死见五行传

桃冬花

秦纪献公十六年桃冬花秦别纪孝公立十六年时桃李冬花当是一事孝献音相讹耳姑并存之

新生婴儿言

秦别纪孝公十六年有新生婴儿曰秦且王秦史笔之以为祲祥然不恒为妖故附庸于灾异

○田齐灾异

雨黍

齐威王十六年雨黍见竹书纪年

雨冰

京房云战国时齐地雨冰广者六尺余按夏桀末年冰生于朝

雨血

齐愍王时千乘博昌之间方数百里雨血嬴博之间地坼至泉人有当阙而哭就之不见去则复闻其声淖齿曰天雨血沾衣者天以告也地坼至泉者地以告也人有当阙而哭者人以告也京房易传云佞臣禄忠臣戮天雨血

地坼

见上春秋考异邮云臣恣盛地裂坼纪年云夏桀末年社坼裂

地景长

愍王十一年齐地景长一丈余高一尺见竹书纪年

石行

春秋后传周赧王二十年齐东有二石高三丈余相从而行如海数百步琐语云齐东有二石高八丈广四尺而入于海

尸变为蝉

中华古今注齐王之后怨王而死尸变为蝉登庭树嘒啖而鸣王悔恨之故曰齐女有人当阙而哭

愍王时人有当阙而哭详见雨血

○楚灾异

雨碧

楚宣王六年雨碧于郢见纪年

赤云夹日

史记楚昭王二十七年十月昭王军于军中有赤云如乌夹日而飞昭王问周太史太史曰是害于楚王然可移于将相将相闻是言乃请自以身祷于神昭王曰将相孤之股肱也今移祸庸去是身乎弗听杜预曰云在楚上唯楚见之也

苍云围轸

春秋文耀钩楚有苍云如霓围轸七蟠中有荷斧之人向轸而蹲于是楚唐史画遗灰而云灭故曰唐举之策上灭苍云【按北堂书钞云楚有苍云如霓唐史曰君慢令简宗庙以无礼见患七国皆谋皆坏屠君于是立礼正推祷醮于庙堂之前曰唐史之策上灭苍云谓之神史也不以知道之原星经云角亢郑之分野兖州氏房心宋之分野豫州尾箕燕之分野幽州南斗牵牛吴越之分野扬州湏女虚齐之分野青州危室璧卫之分野并州奎娄鲁之分野徐州胃昴赵之分野冀州毕觜参魏之分野益州东井舆鬼秦之分野雍州柳星张周之分野三河翼轸楚分野荆州也】

地忽长

楚宣王六年地忽长十丈有余高尺半见纪年【土踊也】

人化为蛾

楚莊王时宫人一旦化为野蛾飞去见述异记按刘向说苑楚莊王见天不见妖而地不出孽则祷于山川曰天其忘余与又尉繚子楚将公子心与齐战时有彗星出柄在齐柄所在胜不可击公子心曰彗星何知明与齐人战大破之余谓莊王知不妖之妖者敬也公子心知妖之不妖者智也

○赵灾异

六月雨雪

赵世家成侯二年六月雨雪

月生齿齧毕大星

后汉书天文志注云赵有尹史见月生齿齧毕大星占有兵变赵君曰天下共一毕知为何国也下史于狱其后公子牙谋杀君血书端门如史所言

河水出

赵惠文王二十七年河水出大潦见史记

地坼

赵幽缪王五年代地大动自乐徐以西北至平阴台屋墙垣大半壤地坼东西百三十步幽缪王六年大饥民讹言曰赵为号秦为笑以为不信视地之生毛见史记

○魏灾异

雨骨

述异记梁惠成八年雨骨于赤鞮后国饥时兵疫内记云是谓阳消

星昼墮

魏惠侯十二年星昼墮有声见史记

彗星见

魏惠侯十年彗星见见史记【惠侯即惠成王也】

大风昼昏

史记注云魏文侯卒之岁大风昼昏

山崩壅河

魏文侯二十六年虢山崩壅河见六国表按正义虢山在陝州陝县西二里临黄河今临河有冈阜似是颍山之余也水经注云陝城西北带河水涌起方数十丈父老云石虎载翁仲至此沉没水所以涌洪河巨渎宜不为金狄梗流盖魏文侯时虢山崩壅河所至耳

河水溢

水经注魏襄王六年十月大霖雨疾风河水溢酸枣郭见竹书纪年

女子化为丈夫

鸿范五行传云魏襄王十三年张仪诈得罪于秦而去相魏将为秦而欺夺君是歲魏有女子化为丈夫者天若语魏曰勿用张仪变阴为阳神将为君是时魏王亦觉之不用张仪仪免去归秦魏无害一曰男化为女宫刑滥也女化为男妇政汉哀帝建平中豫章有男子化为女子嫁为人妇生一子长安陈鳳言此阳变为阴将亡继嗣自相生之象余按魏之灾政大庙灾及水旱日食妖祥素服避正殿羣臣素服而吊刘向云魏文侯时御廩灾文侯素服避正殿五日国之羣臣皆素服而吊此其仪也【古者纪事之书凡宫殿灾俱収灾异余所考皆取其不经故不收魏之御廩灾附记于此以志阙遗】

○韩灾异

大雨三月

韩懿侯九年大雨三月见六国表

旱

韩世家韩昭侯二十年旱

○燕灾异

天雨粟

京房传曰燕丹囚于秦天雨粟于燕后秦灭之按燕丹子云燕丹子质于秦秦王遇之无礼急欲求归秦王不听缪与誓曰使日再中天雨粟乃得归太子仰天叹之日为再中天为雨粟乃雨粟于秦也京房当别有据或雨于秦复雨于燕耳

五月下霜

淮南子邹衍事燕惠王尽忠左右譖之王系之狱仰天而叹夏五月天为之下霜江淹书云昔者贱臣叩心飞霜击于燕地庶女告天振风袭于齐台曹植精微篇云邹衍囚燕市繁霜为夏零

白虹贯日

史记荆轲慕燕丹之义白虹贯日太子畏之如淳曰虹臣象日君象烈士传荆轲发后太子见虹贯日不散曰吾事不成矣后闻荆轲死事不立曰吾知之矣诗推度灾曰挠弱不立邪臣蔽主则白虹刺日春秋感精符曰虹贯日国多死孽天子命绝大臣为祸主将见杀沈约史记解白虹贯日大臣亡国燕将灭见此变后客卿荆轲一匕首亡燕矣天官书云天子微诸侯力政五伯代兴更为主命自是之后众暴寡大并小秦楚吴越夷狄也为强伯田氏篡齐三家分晋并为战国争于攻取兵革更起城邑数屠因以饥馑疾疫焦苦臣主共忧患其察襍祥候星气尤急近世十二诸侯七国相王言从衡者继踵而皋唐甘石因以时务论其书传故其占验凌杂米盐二十八舍主十二州斗秉兼之所从来久矣秦之疆也候在太白占于狼弧吴楚之疆候在荧惑占于鸟衡燕齐之疆候在辰星占于虚危宋郑之疆候在岁星占于房心晋之疆亦候在辰星占于参罚

七国考卷十三

●钦定四库全书

七国考卷十四

（明）董说 撰

○秦琐征

霸水

水经注霸者水上地名也古曰滋水矣秦穆公霸世更名滋水为霸水以显霸功秦讖

赵世家赵简子疾五日不知人大夫皆惧医扁鹊视之出董安于问扁鹊曰血脉治也而何怪在昔秦穆公尝如此七日而寤寤之日告公孙支与子舆曰我之帝所甚乐吾所以久者适有学也帝告我晋国将大乱五世不安其后将霸未老而死霸者之子且令

而国男子无别公孙支书而藏之秦讖于是乎出矣封禅书云秦缪立病卧五日不寤寤乃言梦见上帝上帝命缪公平晋乱史书而记藏之府而后世皆曰秦缪公上天

小咸阳

扬雄云秦使张仪作小咸阳于蜀按郡国志秦惠王二十七年使张仪筑城以象咸阳沃野千里号曰陆海所谓小咸阳也

为市

秦别纪秦献公七年初行为市

狗堡

三秦记丽山西有白鹿原原上有狗堡秦襄公时有大狗来下有贼则狗吠之故一堡无患

马城

搜神记昔秦人筑城于武周塞内以脩胡将成而崩者数矣有马驰走周旋反复父老异之因依马迹筑城城乃不崩遂以名焉

龟城

寰宇记初张仪筑成都城城屡坏不能立忽有大龟周旋行走巫言依龟行处筑之城乃得立遂名

浮桥

春秋后传周赧王五十年秦作浮桥于河

机发桥

燕丹子秦王为机发之桥欲陷丹

上计

史记秦昭王召王稽拜为河东守三年岁不上计

檄楚书

文心雕龙曰檄者皦也宣布于外皎然明白张仪檄楚书以尺一明白之文

秦纪

列国纪闻秦史曰纪余按司马迁本纪之名盖因秦旧

博箭

韩子秦昭王使工人施钩梯上华山以松柏之心为博箭长八尺棊长八寸勒之曰昭王尝与天神博于此

钩梯

详上博箭

沐

世本云秦穆公作沐

轻粉

秦穆公作轻粉见物原萧史与秦穆公炼飞雪丹第一转与弄玉涂之今之水银膩粉是也见古今注

男子书年

始皇本纪十六年初令男子书年

斗桶 权衡 丈尺

秦孝公十九年商鞅平斗桶权衡丈尺

白玉虎

太平御览始皇二年骞霄国献善画之工刻白玉为两虎削玉为毛如真矣不点两目睛始皇点之即飞去明年南郡有献白虎二头始皇使视之乃是先刻玉者始命去目睛二虎不复能去事见拾遗记

石牛

蜀王本纪秦惠王欲伐蜀乃刻五石牛置金其后蜀人见之以为牛能大便金蜀王即发卒千人使五丁力士拖牛成道致三枚于城郭蜀道得通三牛力也后遣丞相张仪等将兵随石牛道伐蜀焉

石犀

华阳国志秦李冰为蜀守作石犀五头以厌水精详见河渠杜甫诗君不见秦时蜀太守刻石立作三犀牛志云五犀其说不同

○田齐琐征

栈道

国策田单为栈道木阁迎齐王与后于城阳山中王伯厚云据此非但蜀有栈道也管仲之后

傅子云昔田氏有齐而管仲之后去之或适鲁或适楚汉兴有管少卿为燕令始家朱虚世有名节九世而生管宁

鞞

击苏秦称临淄之中车鞞击以为盛乐府注云齐人本好鞞击相犯以为乐也盖其俗云

斗鸡 走狗 六博 踰鞠

苏秦说齐云临菑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擊筑弹琴斗鸡走狗六博踰鞠以牛衅钟

孟子引胡齧曰王坐于堂上有牵牛而过堂下者王问曰牛何之对曰将以衅钟陈祥道曰古之用衅者多矣若天府衅寶镇及寶器小子衅邦器及军器龟人衅龟圉人衅廡以至社稷五祀与夫师行之主藏约之户或衅于始成或衅于将用其礼岂一端哉然衅有司行事而君不亲犬羊为牲而牛马不预有司爵弁而不冕牲駢而不纯则衅之为礼也小矣后世有以牛衅钟而甚者叩人鼻以衄社此先王之所弃也

○楚琐征

典籍

王子朝以典籍奔楚见左传困学纪闻曰周之大寶河图大训列焉易象在鲁三坟五典在楚周不能有寶矣然而老■〈日冉〉之礼苾弘之乐文献犹存及王子朝之奔楚于是观射父倚相皆诵古训以华其国以得典籍故也

营丘九头图

盛弘之荆州记云衡山南有南正重黎墓也楚灵王时山崩毁其坟得营丘九头图焉

离骚

楚语伍举曰德义不行则迩者骚离而遠者距违注骚愁也离畔也伍举所谓骚离屈平所谓离骚皆楚言也扬雄为畔牢愁与楚语注合

梲机

列国记闻云楚史曰梲机亦曰书曰志曰记梲机兽名或曰木也湘东纪闻云梲机之兽能逆知未来故人有掩捕輒逃匿史以示徃知来故名梲机

夏州

左传楚子为陈夏氏乱伐陈乡取一人焉以归谓之夏州

县

楚灭陈为县见史记县名始此非始于秦也

金陵

立斋闲录云金陵即今南京战国楚威王时以其地有王气埋金以镇之故名

霸山

春秋说文云楚武王猎山自名霸山一统志武王山在枣阳县东楚武王猎于此又名霸山

玉米田

书旧云归州有玉米田屈原耕于此产白米如玉楚人遂名其田曰玉米又见屈原外传

竞渡

隋书志屈原以五月望日赴汨罗土人追至洞庭不见湖大船小莫得济者乃歌曰何由得渡河因雨鼓棹争归竞会亭上习以相传为竞渡之戏

牵钩

隋书志楚又有牵钩之戏云从讲武所出楚将伐吴以为教战流迁不改习以相传钩初发动皆有鼓节羣噪歌謠振惊远近俗云以此厌胜致丰穰

角抵

汉武故事云内庭常设角抵戏角抵者六国时人所造也或曰角抵楚人造

竹卜

楚辞索琼茅以筵篿兮王逸注楚人名结草折竹卜曰筵筵荆楚岁时记曰秋分以牲祠社擲茭于社神以占来岁丰歉或折竹以卜

包茅

左传包茅不贡盛弘之荆州记曰零陵郡有香茅桓公所以责楚穀梁作菁茅也

画羊悬穀

广州记曰州厅梁上画五羊又作五穀囊随羊悬之云昔高固为楚相五羊衔穀萃于楚庭故图其象为瑞【六国时广州属楚】

鸡骇犀

国策楚王献鸡骇之犀夜光之璧于秦王抱朴子云通天犀中有一白理如线置米其上以饲鸡鸡见之惊故名鸡骇犀

夜光璧

详上

明月珠

鲁连子云楚之明月出蚌蜃

和氏璧

楚惠文王时得和氏璧见史记

白珩

赵襄子问王孙圉曰楚之白珩犹在乎见国语

方府金

见莊辛说楚襄王注云方府之金四方所贡之金也

黄金 珠玕 犀象

国策楚王曰黄金珠玕犀象出于楚寡人无求于晋国

朱鹭

诗疏义楚成王时有朱鹭合沓飞翔而来舞旧鼓吹朱鹭曲是也

茹黄狗

吕览荆文王得茹黄之狗说苑作如黄

铁腸兔

异苑云楚王与羣臣猎于云梦纵良犬逐狡兔三日而获之其腸似铁良工曰可以为剑

文绣马

史记楚莊王有爱马衣以文绣

康王谷

青藤山人路史云世传始皇并吞六国楚康王避难谷中名康王谷在匡庐山亦见

一统志

采菱城

一统志采菱城在桃源县东北二十五里其湖产菱肉厚味甘楚平尝采之

○赵琐征

摩笄之山

赵襄子击杀代王其姊闻之泣而呼天摩笄自杀故赵氏有摩笄之山详见音乐按今镇江府城西南五里亦有摩笄山志云刘宋戴颙女于此摩笄誓不适人因名

米山

一统志米山在山西泽州高平县东一十里赵将廉颇积米于此俗呼大粮山

夫人城

郡国志洛州夫人城即赵武灵王夫人筑也

潘吾刻迹

韩子赵主父令工施钩梯而缘潘吾刻蹊人迹其上广三尺长五尺而勒之曰主父常游于此【潘吾山名】

正旦放生

孔丛子邯郸之民以正月之旦献雀于赵王而缀之以五丝王大悦申叔以告子顺曰王何以为也对曰正旦放之示有生也

○魏琐征

径寸珠

史记齐威王二十四年与魏王会田于郊魏王问曰王亦有宝乎威王曰无有梁王曰若寡人国小也尚有径寸之珠照车前后各十二乘者十枚

夜光璧

邹阳书曰白圭显于中山中山人疑之魏文侯投以夜光之璧

君臣相博

史记信陵君与魏王博

乐羊城

郡国志定州博陵县乐羊城魏文侯使乐羊取中山造

上计

韩子西门豹为邺令居期年上计新序魏文侯时东阳上计钱布十倍上计者上其计簿

木鷗

异苑魏安厘王观翔鷗而乐之曰寡人得如鷗之飞视天下如芥也吴客有隐游者闻之作木鷗而献之王王曰此有形无用者也召隐游欲加刑焉隐游曰臣请为大王翔之乃取而骑焉遂翻然飞去莫知所之

○韩琐征

水井

湖南志水井在开封府延津县西南二十里世传韩襄王藏冰之处

韩王之爻

古今万物史魏时凿土得尺铁刻云韩王之爻不知爻为何物或云古大事必卜六爻已莫刻而记之疑亦影说姑附于此

○燕琐征

三九之数

王应麟曰燕三九之数书不传

五位之卦

应劭曰燕昭王作五位之卦是曰燕易

蠡卜

春秋后语曰苏秦事鬼谷学终辞归道乏因行以燕人蠡卜传说自给

黍谷

刘向别录曰邹子在燕燕有黍谷地美而寒不生五穀邹子居之吹律而温气至今名黍谷

龙膏灯

拾遗记燕昭王二年海人乘霞舟以雕壶盛数斗膏以献昭王王坐通云之堂以龙膏为灯光耀百里烟色丹紫国人望之咸言瑞光世人遥拜之灯以火浣布为纒

荃芜香

燕昭王散荃芜之香见拾遗记

销暑招凉珠

拾遗记昭王时有国献珠于昭王王取瑶漳之水洗其沙泥乃嗟叹曰自悬日月以来见黑蚌生珠已八九十遇此千岁一生珠也珠渐轻细昭王常懷此珠当隆暑之月体自清凉号曰销暑招凉之珠也

恒春树

拾遗记燕昭王通霞台左右种恒春之树叶如莲花芬芳似桂花随四时

明真里

拾遗记昭王彻色减味居乎正寝赐甘需羽衣一裘表其墟为明真里也

七国考卷十四